

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講記

丹增嘉措活佛 · 撰寫 益西彭措堪布 · 譯講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大傳簡介.....	1
大傳簡介講記.....	3
法王廣傳前言.....	18
法王廣傳前言講記.....	25
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	67
第一章 於諸聖者境讚頌及立誓撰寫等類.....	69
第二章 色身妙蓮開此刹 童年遊戲真稀奇.....	142
一、降誕之處.....	144
二、降誕的情形.....	147
三、以往的授記.....	150
四、前世晚年在洛若寺時的情況.....	156
五、最初的授記及取名.....	158
六、幼年的情形.....	159
七、騎馬的壯舉.....	161
八、誰承認是化身.....	163
九、初顯稀奇.....	165
十、不凡的預見.....	166
十一、逃學.....	167
十二、修法速得加持而開慧.....	171
十三、喇嘛仁波切賜與傳承.....	173
十四、信心與文殊怙主的恩德.....	175
十五、前世的回憶.....	179
十六、今生的緣起.....	181

十七、攀岩遊戲.....	182
十八、我是新龍上師的化身.....	183
十九、放生人參果.....	184
二十、小上師姿態.....	185
二十一、紡線大師.....	186
二十二、念力召喚.....	187
二十三、變糖.....	189
二十四、無盡的道歌.....	191
二十五、父親去世時的艱難和得到安慰.....	203

大傳簡介

慈誠羅珠堪布·撰寫 益西彭措堪布·譯

**無畏十力自在聖法王，圓滿事業濁世群生主，
今後世諸善源如意寶，恩師請您世世作護佑！**

於此，三世一切佛之體性，種姓海、曼陀羅海之遍主，恩德無等，其名號難言，然若為義利而言，稱為“聖者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迴尼吉祥賢”的尊者您，於浩瀚刹土種種所化面前，所作的不可思議事業遊戲，此誰也無法言宣。然而現今時機成熟，於我等善緣弟子的福德吉祥面前，僅僅須臾間顯現的變化之遊戲的大解脫行傳，無疑使天人在內的世間有情之心充滿萬千歡喜，無疑成為全球東西方所有弟子的心中，永不消失的信情巨浪的猛力之源，無疑將成為未來無數有緣補特伽羅滋潤心靈的稀有妙藥。是故，將大解脫行傳的歷程記載成文，無論如何都是需要做的極其重大之事。

再者，大恩法王如意寶住世之時，我等少數恭敬學徒所寫的一部傳記，乃遠離增損、住真實義如實講述。儘管如此，由於內容過略、且不完整，故無法滿足眾人的欲樂。因此，諸弟子都極懷希望，能得一部廣演的、完整的大傳，而且，若由法友丹增嘉措活佛親筆撰寫，則必定會意義符實、相合人心。是故，一些道友勸其撰著，我本人也多次祈請。儘管當時活佛並未率然應允，謙虛言，若由其他活佛堪布寫則更好，但後來還是著手撰寫。依靠諸多金剛道友和當地前輩的參與、新龍匝熱寺榮欽噶榮翁定提供素材等的幫助，此部《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現今已圓滿完成。

此傳記當中，匯集有法王如意寶事業海中，屬於眾生共同顯現分所現事業之眾多故，義廣；最後的事業以上都涵蓋在內故，完整；不僅如此，許多說法時順帶賜予的重要教授，此前未整理成文，現今亦收錄於此。我想：這一切都已做到斷除增損，心決定可以信賴，故所詮義圓滿。能詮文又是廣而無亂的清淨語言，還是用一切高低人等都容易明白的話宣講，很是清楚。具足這三種特點故，對於我等一切弟子與諸具信之人，成立為超勝萬兩黃金的殊勝敬信之依處。如是之故，對於參與傳記編撰工作的一切金剛兄弟們，包括當地人士，我們所有弟子說一聲衷心感謝！未來出世之人，無疑也能由此傳記，對於無等上師如意寶乃為圓滿正等覺以人之形象出世，尤其是為濁世聖教與眾生勝商主，將獲至心定解，而起深忍之信；又無疑以此之力，將感得上師加持入心，而獲得殊勝共同悉地。

故請諸位盡力參讀、學習。

（於二十年間，頂戴大恩法王如意寶無垢淨足的獲圓劫之善緣者——恭敬弟子慈誠羅珠，寫於火雞年季秋月二十二日天降大日。）

大傳簡介講記

慈誠羅珠堪布·撰寫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大悲攝受具諍濁世刹，爾後發下五百廣大願，
讚如白蓮聞名不退轉，恭敬頂禮本師大悲尊。
明空文殊童子加持力，性具慧辯八藏全體開，
無量教證法藏自在王，祈禱麥彭不敗尊勝前。
金剛降魔妙身所幻變，金剛亥母聖語垂加持，
蓮花生佛本心智慧舞，開深藏門調眾持明尊，
列繞朗巴足前誠祈請。
聖境五台山大淨土中，文殊智慧加持入心者，
晉美彭措足下誠祈禱，降臨證悟意傳求加持。

請大家為了度化如虛空般無邊無際的眾生發菩提心，並且如理如法地諦聽！

今天無上勝緣，我們將學習聖者法王如意寶的大傳。次第是首先學習堪欽慈誠羅珠仁波切對此傳簡要的介紹，之後是活佛丹增嘉措仁波切所寫的《前言》，這樣取得一定的認識以後，我們就要進入很長一段時間的《法王廣傳》的學習，這也將成為我們一生中極其重大的事。

堪欽慈誠羅珠仁波切是大恩根本上師聖者法王如意寶的大弟子，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善知識，也是精通經、續、論的大班智達，也是戒律非常清淨、智慧非常圓滿的高僧大德，也是作不可思議弘法利生事業的偉大上師。這部大傳由堪欽來作簡要的介紹是最合適不過了，如此我們能看到如實的評價，這樣的大意義不是某個人的意想，的確是時代極重大的因緣。接著我們就來學習這篇《大傳簡介》。

祈請護佑 分二：一、憶念功德恩德；二、請師護佑。
無畏十力自在聖法王，圓滿事業濁世群生主，
今後世諸善源如意寶，恩師請您世世作護佑！

首先相合法王名號憶念功德和恩德。初句配無畏，二句配圓滿，三句配來源。“無畏”，按十力來說，就是於一切法無礙而轉的智慧力已得自在，因而於一切法如實照見、如實宣說，如獅子吼般無所畏懼，即不畏懼為他所破，而成為法王。“圓滿”，按事業解釋，興盛聖教、普利群生的事業達到圓滿，成為濁世無量眾生的大依怙主。“來源”，即以此將會出現現前和將來無量眾生心中世出世間的無量善妙吉祥，因此是大如意寶。對如此具大恩德的上師，祈請在一切生當中護佑我們！

再者，第一句十力圓滿指內證究竟，由無上的自利成就而達到佛果，已消盡了客塵障垢，全然顯發了周遍照見的大智慧。第二句事業圓滿指大悲的成就，特別是就濁世眾生而言，在二十一世紀後期五濁增盛、正法淪亡、群生苦難深重之際，為人類為主的眾生作大導師。其深遠影響力，即是現在和未來無數善緣者心中出生萬善的來源。對於這樣二利究竟的法王怙主，誰有信心恭敬祈請，便能如願得到實現，因此是如意寶。這樣因緣極深、力用極大、能賜予無量世出世間的利益安樂，稱為“大恩上師”。正因為真實有這樣的德相，便肯定在一切生當中形影不離地護佑我，因而作大祈請。

也就是說，這是指具足無上智慧力、大悲力的法王，他以十力能當下證知我，他以大悲能格外憐憫我，他不可思議的威力能在盡未來際時期裡，無論現生來世，都作最近的加被，因而發出最大的祈求：願一切生中都在我心中形影不離地護佑我！由此將證得與上師無二的果位。

這裡簡要介紹法王大傳的因緣、德相、力用等，分四點顯示：一、立傳的必要；二、傳記完成的因緣；三、傳記的品質與力用；四、勸請學習。

一、立傳的必要 分二：（一）法王不可思議的事業遊戲，超出語言行境而無法言說；（二）對在此界此期的殊勝應化作傳成文的重要性。

（一）法王不可思議的事業遊戲，超出語言行境而無法言說於此，三世一切佛之體性，種姓海、曼陀羅海之遍主，恩德無等，其名號難言，然若為義利而言，稱為“聖者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迥尼吉祥賢”的尊者您，於浩瀚刹土種種所化面前，所作的不可思議事業遊戲，此誰也無法言宣。

這一段應了解四點：一、事業主為誰；二、事業境為誰；三、事業相如何；四、對此難以言表。

一、事業主為誰

事業主的方面要認識實德和名號兩點。實德即功德同佛、恩德過佛。其中功德同佛又由體性和德相兩方面來認識。

體性是三世諸佛的妙體。所謂三世諸佛，都同樣是這法界的自性，在遠離客塵障垢後徹證本心，因而與三世一切佛的體性無二，即徹證同佛。德相即無量種姓海、無量曼陀羅海的周遍總主。所謂“無量種姓”，譬如分五種姓——蓮花種姓、金剛種姓等等，實際為這如來藏中無量妙德的周遍的主尊；再者，東方西方能依所依等無量的曼陀羅都以其為主尊，因此德相圓滿，同於諸佛。或者，前者體性指法身成就，後者德相指報身成就。總而言之，徹底地彰顯了明空的妙體，顯發了無量功德海。

再者，就恩德而言，我們生在濁世，千佛未能度脫，這是在因緣上有厚薄的不同；而法王親自現身，以最切近的方式救度我等，緣深之故，恩德無與等同。

以此實德所立的名號如何呢？雖然大恩上師圓寂後不敢稱名，因為一說心裡就難受等等，因此說“名號難言”。然而，為了眾生聞名得利之故不得不說，這位尊者就是“聖者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迴尼吉祥賢”。

以上解釋了事業主的實德和名號。

二、事業境為誰

其事業境如何呢？即在法界無量無數的刹土中，應著聖凡所攝的無量群機善心的相感，在淨土教化登地菩薩，在穢土教化六道群生。或者在六道中有天道的所化、人界的所化等，在東方現喜刹土、西方極樂刹土等各有所化。因此，這是法界心大智慧以大悲為俱有緣，應著無數刹海的各類聖凡的眾生而作事業，因此事業境為法界群生。

三、事業相如何

那麼這種事業相如何呢？它是超過分別心行境、無法思量的天然遊戲。“遊戲”，是指天真本性隨緣起用無不自在，或順或逆、或喜或怒無數種的微妙力用。“不可思議”，指超情離見。或者微塵中見刹海，或者剎那中現劫海；或者一中出無量，或者無量卻非二；雖然沒有功用、分別，然而卻完成一切佛事；或一音中演無量法，或一念中見無量相。如是事業之相並非偏執一多、常斷、自他、器情等的分別識所能了解，因而超出分別心的行境。

四、對此難以言表

這種事業相是如此不可思議的緣故，當然有限的語言更是說不到它本身。不但凡人難說，聖者也難說，無數的阿羅漢、學位菩薩等合集起來，用大辯才，盡一個大劫也說不到其中的一分。

（二）對在此界此期的殊勝應化作傳成文的重要性 分二：
1、從大事業海一滴顯示此段應現之相；2、就三大作用認識作傳成文的重要性。

1、從大事業海一滴顯示此段應現之相

然而現今時機成熟，於我等善緣弟子的福德吉祥面前，僅僅須臾間顯現的變化之遊戲的大解脫行傳，所謂“事業海一滴”，即時間方面而言，屬於無量劫海中為賢劫第四佛出世期間、人壽不滿百年、現稱為“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時候；就空間而言，是無量剎海中娑婆穢土、南閻浮提地球的區域；就能感而言，是指善緣弟子我們的福德圓滿作為能感現的因；就時節因緣而言，處於自身的善因與法王智慧力、大悲力的他緣和會的時候。

2、就三大作用認識作傳成文的重要性 分二：（1）法王此生道行事業決定發生三大作用；（2）以此認識立傳的重要。

（1）法王此生道行事業決定發生三大作用 分三：① 天人世間充滿歡喜；② 成為一切弟子信心情浪的動力之源；③ 未來無量群生滋潤心靈的妙藥。

① 天人世間充滿歡喜

無疑使天人在內的世間有情之心充滿萬千歡喜，在五濁惡世，聖教和眾生喜樂衰微之際，法王應運出世。他將帶來世間界極大的吉祥，使顯密聖教興盛起來，無量眾生得到從

現前到究竟的各種利益。因此，這決定使包括天人在內的無量世間眾生的心中充滿萬千歡喜。

② 成為一切弟子信心情浪的動力之源

無疑成為全球東西方所有弟子的心中，永不消失的信情巨浪的猛力之源，這裡要明確四點：一、何者心中；二、持續度如何；三、何種心力；四、何為根源。

何者，是指地球東西方一切弟子的心中。東方包括中國、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包括美國、法國、英國等。持續度，是永遠不會消失。何種心力，就是信心深情猶如波濤的強猛力量。即持續地有這樣的信心深情之力，它不是弱的，而是猛的，是非常大的傾向力量。何為根源呢？由於法王的應現非常地深圓、切近、德重、感染力極大，因此一經加持，就成了永恆的加被。

③ 未來無量群生滋潤心靈的妙藥

無疑將成為未來無數有緣補特伽羅滋潤心靈的稀有妙藥。

要認識兩點：一、何者的心中；二、成為何種妙藥。

這是指未來漫長時期裡具有善緣的無量有情的心中。成為何種妙藥呢？就是成為稀有的、能滋潤他心靈的妙藥。這裡有四相：一、久住；二、稀有；三、普適；四、養心。久住，是指在很長的時間裡會存在這樣的價值。稀有，就是非常深妙的、能加被心靈的作用。普適，是指適合未來各類的有緣者。養心，指法王示現的一生道行事業能滋養隨行者的心靈。如信心、悲心所攝的各種善心；或者出離心、菩提心、無二慧等等；或者往生西方的信願行；或者普賢行願；或者大圓滿的見修行果等等。或者五大願為主的願海心髓；或者以懷業大方便力普攝無數群生歸入極樂淨土；或者眾志成城，

在五濁熾盛的惡世興起聖教和眾生的利樂；或者如善財童子如理依師作為根源，得文殊智攝持而度越普賢行海；或者就此土最切近的未來賢劫千佛出世期間擁護佛法、利益群生。

（2）以此認識立傳的重要

是故，將大解脫行傳的歷程記載成文，無論如何都是需要做的極其重大之事。

總的來說，這是在佛滅度後二十世紀時期裡出現的大事因緣，它有關到整體的聖教和群生的利益。因而就對象而言，上至天人，中至全球東西方為主的極大範疇，對於整體聖教的弘揚，對於現前未來長久的時代都極具大義。因而，為著聖教和眾生，應當將此段稀有的示現立成傳文，這已經成了無論如何都極為重要、需要做的事。

二、傳記完成的因緣 分二：（一）發起；（二）完成。

（一）發起

再者，大恩法王如意寶住世之時，我等少數恭敬學徒所寫的一部傳記，乃遠離增損、住真實義如實講述。儘管如此，由於內容過略、且不完整，故無法滿足眾人的欲樂。因此，諸弟子都極懷希望，能得一部廣演的、完整的大傳，而且，若由法友丹增嘉措活佛親筆撰寫，則必定會意義符實、相合人心。是故，一些道友勸其撰著，我本人也多次祈請。儘管當時活佛並未率然應允，謙虛言，若由其他活佛堪布寫則更好，但後來還是著手撰寫。

這要從略傳說起。從前寫的略傳雖然是斷除了增益損減，按照法王的道行事蹟如實地作了宣說，但是很簡略而且不完整，而沒法滿足眾多希求者的欲樂。弟子們對於出現一部廣而完整的法王大傳懷有很大的希望。而且，如果由丹增嘉措

活佛來寫，決定會出現一個如實的、契合人心的大作，因而對於活佛作勸請。他老人家先是謙虛，後來決定開始撰寫。這是發起的情況。

（二）完成

依靠諸多金剛道友和當地前輩的參與、新龍匝熱寺榮欽噶榮翁定提供素材等的幫助，此部《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現今已圓滿完成。

以活佛為立傳的主因，得到許多因緣的資助，有提供素材等，這樣在因緣和合之下，廣傳到現在已經圓滿完成。

這一段具體將在《前言》中講述，這裡就不作繁述了。

三、傳記的品質與力用 分二：（一）品質；（二）力用。

（一）品質 分二：1、所詮義圓滿；2、能詮文優勝。

1、所詮義圓滿 分三：（1）具廣大義；（2）具完整義；（3）具教授義。

此傳記當中，匯集有法王如意寶事業海中，屬於眾生共同顯現分所現事業之眾多故，義廣；最後的事業上都涵蓋在內故，完整；不僅如此，許多說法時順帶賜予的重要教授，此前未整理成文，現今亦收錄於此。我想：這一切都已做到斷除增損，心決定可以信賴，故所詮義圓滿。

（1）具廣大義

指在眾生心識的共同相分前，攝集了法王此生示現的所有事業相的大多數，因而極其宏廣。

（2）具完整義

包括了從降誕到圓寂之間完整的事業歷程，因而是整、全的行傳。

（3）具教授義

其中還含攝了從前未成文的許多講經說法之餘所賜重要教授，因而，在了解法王道行事蹟之外，還能親領法王聖言的教誨。

這一切傳記的內容，都做到了斷除增益和損減，因而成為極為可信的傳記。無而說有、低而說高、小而說大等是增益，有而說無、深而說淺、大而說小等是損減，這樣宣說與真實義完全是兩碼事，是不可信的。然而，這裡以作者的道德以及因緣的清淨，杜絕了這些虛假成分。這樣完整、廣大的清淨行傳已然出世，滿足了眾多尋求者的心願，也就是說廣大、完整的清淨傳記是如實地詮表出來，因此所詮圓滿。

2、能詮文優勝 分二：（1）篇章宏偉、整齊、無垢；（2）語言明晰，普被群機。

能詮文又是廣而無亂的清淨語言，還是用一切高低人等都容易明白的話宣講，很是清楚。

（1）篇章宏偉、整齊、無垢

“廣而無亂”，是指分了四十章，雖然很廣，但章節很清楚，沒有雜亂。也就是篇章宏偉、規模極大，展開了從法王降誕到圓寂之間波瀾壯闊的行傳事業之相，然而，如此宏偉廣博卻極具條理，絲毫也不亂，也就是一章章、一節節、一句句都是整齊齊，沒有絲毫紊亂。清淨無垢是指語言非常鮮白，各種語言的雜染相都淨除掉了。

（2）語言明晰，普被群機

這是指，使用能普遍適合上下人等的非常容易明了的話語，表達得非常明晰。

（二）力用 分二：1、對現前者發生的大作用；2、對現在和未來人類發生的大作用。

它成為現前弟子們發生、滋養信心和恭敬的殊勝依處。而且，現前和未來的諸有緣者，都將以此生起很深的定解，從而發生深忍信；以此祈禱而感得法王的加持，或者得到法王法脈的加持，速疾成就。

1、對現前者發生的大作用

具足這三種特點故，對於我等一切弟子與諸具信之人，成立為超勝萬兩黃金的殊勝敬信之依處。

這裡要由三點來認識：一、由於何因；二、對於何者；三、成為何事。

一、由於何因

因為這部殊勝的傳記有所詮義圓滿、能詮文優勝的大優點，或者有非常殊勝的文字般若的成就，因而會發生極大的力用。

二、對於何者

即對於一切法王親自攝受的弟子們，以及具有善緣對於法王生信的人，具有普適性的作用。

三、成為何事

即成為殊勝的信心和恭敬的根源。也就是，這樣將法王一生的行業事蹟真實地表達出來了，又使得人心容易明了而非常清楚地看到，由此非常直捷、真實、圓滿的因緣，將使得具緣者的心中發起無法引轉的高度勝解。以此定解了法王是真佛再來、恩德無比的大聖者後，將發起大信心、大恭敬。

由於所詮義圓滿，因此，將在不可計數分上起勝解、恭敬，而且將會綜合起來發生大的觀念，這樣會出現廣博、甚深的勝解。以真實義多故，生信敬多；以真實義廣故，生信敬廣；以真實義圓滿故，生信敬圓滿；以真實義親切表達故，

生信敬直捷。以文義清晰故，生信敬確定；以無疑故，生信敬堅固；以數數故，生信敬恆常猛利。由此，成為殊勝的道之根本信心和恭敬的所依。因而對於具緣者而言，它是一個超過萬兩黃金的大寶貝。

如是之故，對於參與傳記編撰工作的一切金剛兄弟們，包括當地人士，我們所有弟子說一聲衷心感謝！

由於這一切金剛兄弟們，給我們這些弟子提供了這麼好的一部大傳，給萬兩黃金也沒有這種價值。它成為道之根本的所依，就是從這上發生對法王上師的勝解和恭敬。因此，從這上發生的力用來看，它是極其殊勝的。我們得到了這個，當然對於一切工作者、參與者、提供助緣者，真的發自內心要說一聲感謝！

2、對現在和未來人類發生的大作用 分二：（1）生起對法王的深忍信；（2）以此深忍信祈請，能感得法王加持而速獲成就。

（1）生起對法王的深忍信 分二：① 起信之人；② 起信之路。

未來出世之人，無疑也能由此傳記，對於無等上師如意寶乃為圓滿正等覺以人之形象出世，尤其是為濁世聖教與眾生勝商主，將獲至心定解，而起深忍之信；

① 起信之人

不但指這個時代的人，還包括未來的時代。不但見過、親自依止過的人，還包括未見過、未親自依止過的人。只要具善緣，就能領得法王大傳，深入其心。

② 起信之路

這有緣起三連環進展的決定相：一、由清淨傳明真實相；二、由真實相起深定解；三、由深定解得深忍信。以能生因緣無誤、圓滿故，決定會如此發生，因此說“無疑”。

具體獲得認識

這部行傳所詮義圓滿、能詮文清淨，而且，使用大眾容易了達且能動轉心意的行文方式，由於寫傳者的內心、智慧以及取材等都極其清淨，由此就能得到法王一生行蹟的真實之相，因而就會對於法王總別二分的道行事業發生深刻的定解。“總”，指定解法王為真佛，以人相應現於世間；

“別”，指特別成為濁世聖教和無量眾生的大導師。

“深”，指並非表面，而是內心深處；“定”，指決定無疑的信解。這是由傳記總體和細節的引發力所導致的，猶如釋迦行傳。

以定解深故，將對法王總的是真佛以大悲為緣而應世，特別與這個時代有大因緣，成了此時代引領聖教的導師、普度群生的商主，因此，就自身特別深圓、切近的方面，會得到從內心深處深深忍可、根本動搖不了的信心。這是將出生的一個道之根本的成果。

(2) 以此深忍信祈請，能感得法王加持而速獲成就 分二：
① 信心為能感；② 加持為能應。

又無疑以此之力，將感得上師加持入心，而獲得殊勝共同悉地。

這其中兩項又有總說和別說的兩分。總的以深忍的信心作祈請作為能感，法王的加持能直接加被到行者的心，就像水清淨能感得月影現前那樣，或者醫王的譬喻所說。也就是，以上通過閱讀傳記，已經深深地相信法王是大醫王，他的智

悲力等佛，因緣力過佛，由此就會發生祈請了，它是能感的因緣。就好像病人知道那醫王的確是無上無等以後，會發出最大的誠心請他給自己治病，這種祈請就是召感的根本。以此法王的智慧力，明顯地見到，視如獨子，而且無礙能入心，因此，他的大的威神願力就會加被在具信者的心上，這樣成為得成就的根本。

其次差別分依量度來說，這部傳記的殊勝功能，可以使得具緣者的信心充分地拓展。因為從總的一分，功德等同諸佛，月影即是真月，因而無上；從特別一分，就此末世因緣，特別現身來救度我等，因緣最切近，因而恩德勝過諸佛，而成無等。由一中具無量故，圓滿；由圓滿故，最勝；這樣將使得信心無可阻礙地發到極致；以信心大故，加持降臨。也就是，它的量度可以充分發展的緣故，心得了加持以後，就能速疾地得到殊勝和共同的悉地。總之，以心上感應的緣起無謬、圓滿故，果一定出現，因此說“無疑”。

四、勸請學習

分二：（一）為何學習；（二）如何學習。

故請諸位盡力參讀、學習。

（一）為何學習

由上述具大力用故，勸請大家盡自己的力量來學習。

（二）如何學習

“學”指學聖人，包括聞思修的整個過程，這是常隨佛學的具體落實。

一、聞，包括聽聞、披讀、諷誦、開演等等，由此將明了法王一生的行傳，包括總體和細節。

二、思，就是從種種教、種種理、種種事實思維而產生定解，由此將確認法王的功德和恩德。

三、修，就是以立志隨學法王為緣起的樞要，由此對照法王一生的示現，學他如何出離、如何發悲心、如何發菩提心、如何證得無二慧、如何徹證文殊智、如何立普賢行願、如何修無漏戒定慧、如何集資淨障、如何自身起信願行引導無量群生往生極樂世界、如何實證生圓次第、大圓滿等等。由此將法王的教導、法王的以身說法等刻在心版上，時時對照觀摹，而成為隨行者，最終達到與法王無二的果位。

組織團體共學

這裡有四大要點。基於個人因緣的不足、懈怠等狀況，依團體的力量，由法師輔導，下面組織共學、研討等，將力求做到四點：一、意義上了解；二、思維上決定；三、進程上保證；四、宗旨上確定。如此就能成為如普降甘霖般，小草得小益、大樹得大益，發生整體的效果。

也就是，基於團體的共同推進，使許許多多的人真正在意義上認識法王。而在思維上發生決定的了解，產生甚深的定解和深忍的信心。在進程上的保證，就是一階段一階段、一步驟一步驟、一段落一段落、一義理一義理，這樣子來進行。宗旨上確定，就是法王為大導師，以其主要的引領時代的方針作為弘傳聖教、利益群生的大宗旨，決定未來時期裡佛教和眾生事業的大方向。

後跋

於二十年間，頂戴大恩法王如意寶無垢淨足的獲圓劫之善緣者——恭敬弟子慈誠羅珠，寫於火雞年季秋月二十二日天降大日。

堪欽以身作證，有四點：一、時間長；二、師尊勝；三、信敬深；四、因緣大。

時間長，指長達二十年。師尊勝，指傳授顯密大法，賜予世出世間無數法恩，具灌頂、直指、傳法三恩德的如意寶般的上師。信敬深，指將大恩上師無垢淨足放在頭頂上頂戴。因緣大，指雖是處在末世，但猶如佛出世時期般獲得了圓劫的善緣，對自己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時期了，有一種非常大的滿足感。以此引導學人同入此道。

法王廣傳前言

丹增嘉措活佛・撰寫 益西彭措堪布・譯

南無格日阿貝拉江嘎熱耶

（敬禮上師晉美彭措迴尼！）

在此，對於濁世佛教明燈、智者與成就者王、恩德無等的聖者法王如意寶的本部廣傳——《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如何撰著之情形及相關歷程先行作個少分的匯報。

原本，以前法王本人在世的時候，有人祈請過能否將怙主自身的諸事業撰述成文，以及賜與傳記種子的至言等，然而諸聖者無重大必要，則不會輕易顯露自己的功德是其法性之故，很長一段中未給開許的機會。後來，在全體學徒的祈請面前，賜與了開許，可以將其自身少而略的事蹟以文字之道集成。同時，也恩賜了一個攝集關要的撰寫依處的種子。以此為根源後，我們僅僅由粗顯綱要之式所寫的名為《信心妙藥》的一部略傳，多年前已呈獻於大家眼前，如多數人心裡明知的那樣。然而此略傳太過簡略，以及其中除五十七歲以前的諸事蹟外，總體上還有很多餘留沒寫，以如是等的緣故，並未達到能滿足諸深心尋求者所需之量。以此緣故，為了能滋養法王親身所攝受的諸學子的信心，以及為了能成為後代諸追隨者信心、恭敬的所依，需要撰寫一部細而廣、且支分圓滿的怙主一生完整的行傳，不必說是時代賦予的無可推卸的責任。

於如此情形做了思維時，《百五十頌讚》中說：

無常性相連 又憂業損害 以我之此舌 何不取實義

如是所說般，無保信的壽命相應時輪的運行，而以每日迅速之式，正走向死亡之方，不僅如此，於存在多項宿業、驟然緣之障礙熾盛的情況下，現今，為了存活之剎那的自己這個身所依的心、口、手取少許一分實義，對撰寫法王上師傳記的欲樂大。不但如此，許多法友先後不斷做了勸請，從而心中惦記，以此為緣，忽然認為現在是該進入寫作之首一一撰著準備之加行的時候了，這樣一個分別的心念，於意的鏡上現出種種，成了如此。

儘管如此，以我自己俱生與後天修學的功德微小之故，於撰著一種文義雙圓令智者滿足的傳記上能力貧乏，因而不會超出“心雖逐高遠，身不越低處”的狀況，故而不敢草率動筆頭。因此而認為，包括法王傳承弟子在內的活佛堪布們當中，存在很多智者故，以他們那樣一位由高明慧用心精勤善為撰述的話，決定會出來一個無論文義都具有令智者滿足的善妙品性。這樣認為後，於七八年期間當中恭敬以待。而且從我的角度，也私下呈獻了勸請一些法友撰著的祈請，即便如此，如同所欲求不得的譬喻般，他們誰也沒有以大的承當精勤致力於上師傳的寫作。該怎麼樣做呢？作了許多諸如此類的思維，最終，我心裡認為現在還繼續這樣坐著等待的話，從現在開始，耽誤了長短相應的一段時間後，也許過去的很多往事被健忘所控制後，終成無影無蹤。那時候連熟悉的人、問話的對象也都得不到，決定會如此。以此原因，我自己從根本上荷擔起了責任，開始精勤於收集素材等。

然而，法王自身的功德太過偉大，而著者辨析的智慧力太過弱小，故難得出現上師的如量的傳記。就自身的努力來

說，自認為是盡了所有的力量，而且像是有極大認真做的樣子。再者，心中緣念要收集撰著的素材了，隨後法王親自講法的錄音帶也聽過了上百盤。並且，健在的曾親與法王相處而熟悉的那些人，不問僧俗、男女、老少等，都當面拜訪，或者運用電話等的途徑，對諸多往事作了詳細問詢。思維此等情形時，我想就寫傳記的水平方面而言，決定有很多人超過鄙人，然而由非常大的認真的途徑對如此眾多的有關係之人作拜訪、聯絡而詳細探究後，將他們親述的內容合集為一，如此精勤認真勤作這一點，我想是一般人稍微難做的工作。

此傳所詮的整個內容，由先分後總攝入在共四十章的框架裡。法王自身從誕生到涅槃之間的諸事業，納入在三十六章裡；結束又收在匯集聖者十二相而總攝的一章中，其細分分為四章。如是而做了撰寫。

能詮文的組合者，以傳統的撰著方式作為根本，在此前提下，為了將來方便譯成其他文字等，心緣念此後並沒有使用辭藻學的名稱，諸文句的組合儘量相合普通的平常走法，是這樣做後撰寫的。再者，如果用種種修辭學的莊嚴來作修飾，而做到了文句組合優美、含蘊甚深的話，可能會出現成為智者心生歡喜之因，然而閱讀上由一般人難以如實了達涵義的緣故，知道如此無有大的必要。而較此若以所詮義易知、能詮文方便知的走法來講述的話，大多數勵力求法者容易了達所詮的涵義，故唯一著重使用直接敘述法而作了撰寫。

再者，如果按照特別廣述的方式來寫，從一個個地方、一個個山溝來講，細說到此地、住彼地等等的差別，下至一塊布、一條材質平平的哈達，諸如此類，作物品進出相關的詳細記錄，以及以聽聞種種法類等一一領到傳承的記載那樣書寫的話，書本的份量也會出現現今的兩倍以上。然而，當

今的人大多數太過繁忙而散亂因素多故，靜下心來對很厚的書籍細心閱讀後，受取義味者很稀少，因此難保不會成為多數讀者心生疲厭的因素。要出現如同智自在王根登群佩所造的《周遊列國傳·天金原野》那樣的一個，展開，然無繁冗的過失；廣，然無鬆散的過失；多，然無增添的過失，是極難做到之處。是故，恐怕太過展開，將會沾染上繁冗、鬆散、增添的過失及自身積下過失，暫時有如此一個即足矣。

在收集撰寫傳記素材的過程中，相關各類人的親述裡，見到有些像是無來由的稀奇故事；有些雖也有些依據，但以浪漫附會的修飾法作了修飾；有些以自己的所見作依據後傳出神話相的故事；還有些把法王前身傳記裡的一項當作了法王自己的事蹟後，說“太稀有了”等等。然而這一類除了成為被觀察的對象外，難以取信於人，故一概捨置。

如果按照唯一著重於清淨現分而作，那麼自己的上師與圓滿正等覺二者，法爾就會成為在功德的層面沒有差別，而如是作時，整個就成了沒有善知識、瑜伽士、成就者與一切種智者諸多差別的辨別法了。如果上師的諸功德主要著重按實際事相而作，沒有增益損減的話，那會成為多數人易於了達且深信不疑之處，故見唯一注重於此而作方為合理，從而依此軌則撰寫。無等覺沃（阿底峽尊者）云：“我等於功德增損，增損二者過失同”，這一說法在《噶當子法》等當中明顯可見，故不欲隨便無意義而積累過失。因此，斷除增損二邊，從而有時不僅唯說功德，於一般人現似過失的那些方面，也有一類未作顧忌而寫了。

從自己方面，認為是提起了正念，以質直之心由客觀公正的門徑而寫。然而，原本法王其自性就是與凡人不同，具有諸多超人的作行，再者，作為大恩法王的一名恭敬弟子，

絲毫不沾染個人信心、勝解、情感之心的色彩，需要如此百分之百一向斷定其義而說，這是說不上的。但是，對於自己的上師，以欲讚歎的心，唯一著重好的、善的方面後，作無依據的增益和虛誑不實的編輯，而以欲說成事實的語言，由陷溺於估計、臆想、揣測的癡心而安立傳記，作過多誇張的話，將不出嘉瓦揚頓所說：“大多弟子所著之傳記，過誇大故令師落欺誑。”是故，我深知對此類事需要謹慎。

原本法王自身不是需要觀待累世本生及定性為化身等，也不是要最終轉到由眾生的因緣力、時代劫運之力及示現等理由上來作認許的善知識，從法王自身的方面，是眼見、手觸等共同現分上就能看出諸多殊勝功德的聖者上士，因此從根本上沒有增益誇大的必要。因此，這裡凡是所寫的一切，要麼是親聆法王親口所述，要麼是我自己的行境，要麼是與長期在法王身邊的侍者們相熟的諸道友親述當中可信任的部分，要麼是在訪問記錄中心可信任的那些種類，此外未寫之故，自以為遠離了增損。

由於長期中，我時常拜謁法王師尊，聽到相關二規之事的內部談話等稍微多些。然而，傳記中除了不得不說的一兩處外，與個人相關的多類談話，根本未寫在裡面。再者，文間旁述以及為令了解當時的所說義，而作個別備註，這類傳記的支分也並非一貫須要，但相合自己的喜好，也多少寫出了一些。因此，其中若雜有不必要的綺語類，這裡也向讀者道歉，請予寬恕。

有人建議說，若能在每個章節完結前寫些文間偈，會比較好，我也知傳統的寫法中多有這種類型，非無根據。而且，在各個章節之間廣略適宜地寫些文義圓滿、歸攝涵義的偈頌，若很好地交替而寫，會有諸多益利。比如，何須說，定能將

前後章的界線分開，令讀者們心生歡喜等等。但是，採取廣寫文句，以較原來多出兩倍的量來寫很多偈頌，過多著重修辭學的抒情，有時會稍許障礙正文之義。尤其，後來的一些智者太過於注重同音同形文字這類修飾法，導致整個頁面佈滿了圓圈標記，一片斑駁，如此似乎不是特別好。《詩鏡論釋·妙音嬉遊池》裡說到：“當今大多數詩學者特別頻繁地運用疊字修飾法，僅以此就以為悅耳，這並非善妙。本論中也說‘偏一非悅耳’。”如是賜與的教誡，我認為正確，因此不斷地起放下如此廣寫為妙的念頭，以此因緣，本書當中除了在講述法王涅槃的情形時，有特殊的必要需寫個別偈頌之外，僅在開篇和結束處寫有偈頌，其餘全都不需要，是以這種軌則而寫的。

由於自己散亂大、傳文積聚繁重，再者，長期以來四大紊亂之力所致長久失眠的緣，而念不分明，依如是等種種因素致使時間稍微拖延。我想，如果時間能稍微延長，會出現比此稍許優質的一部，然而壽命不定之故，暫時僅僅以此就已滿足。我認為，對我來說，為了報答至尊上師的恩德，作業的能力也暫時僅此而已。此傳記善為圓滿後，從自己方面，人生當中該做的一件重大之事即已做完，是故從此以後，無可信賴的此生命何時運到終點站而出現死亡之戲時，也心中沒有任何缺憾和追悔。現在有這種想法等，順便匯報。

此外，還要說明一點，在撰著這部傳記時，賜與諸多有價值建議的道友們在校勘方面作出了無量幫助，對此深為感恩。又對此傳記的撰寫主要作順緣者，是信心及增上意樂的功德充足不低的道友——新龍噶榮翁定，以他對初、中、後三時的一切事宜擔當責任，初時勸著、中間勸念、最後勸成等等。總之，成辦了此傳記寫作的一切助緣，而且支付全部

費用，因此在這裡對他說一句隨喜的賀詞。另外，先後有諸多勸請者，同樣，亦有許多人從文字或口頭上給與了寫作的素材，若要將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有些我已無法記起，從而難能寫出一份平等完整的名單，若是選擇寫出其中個別人的名字，亦大可不必。如是思維後，此處就不列出完整的名單，對此，請諸位予以諒解。同時，也藉此機會，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謝。

為蒐集寫作的基本素材而請問的眾人當中，大成就者龍多嘉參（阿秋喇嘛）、蔣揚洛珠堪布仁波切（德巴堪布）、喇嘛安蔣、老堪布鄔金丹增、傑釀的允日堪布、喇嘛仁增涅瑪、耶洛父親、阿克卓洛、囊緒醫生、老奶奶耶澈等，先後中色身壽量報滿，而去了其他世界。諸集聚而分離的過去諸事於心中轉的同時，在內心傷感的一種狀況中，我正隨念著他們。彼等眾人當中，喇嘛安蔣和仁增涅瑪二尊曾多次說過，對此法王上師的聖傳，他們二尊有生之年極欲讀一遍，從而很希望能早些撰著完成。然而，時不等人，他們二尊已經色身壽量報滿，對此，我以悲痛之心隨念，與此相連作甚深的祈願，願二尊好去普賢法王上師的足前，於深廣之法的喜宴恆常受用而心心相印，從而於法轉輪王怙主的身語意大解脫行傳海，以幻變的威神隨後而行。

末後，作連接祈願，願一切見聞憶觸此傳的有情相續中，落成解脫的種子，凡一切結緣者都為善知識聖怙主所攝受，而於深廣法的甘露無足受用，以及究竟於威猛父親上師的密意心界中，在一個曼陀羅中同成正覺，從而虛空界盡之間，恆常、周遍、任運成辦有情的義利。

法王廣傳前言講記

丹增嘉措活佛·撰寫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前言

在進入大傳正文之前，雪域自在、尊貴的殊勝化身——丹增嘉措仁波切，首先講述這部大傳相關的重要內容。其中包括傳記完成的始末經過，自己在其中把持的原則、心態，對此所作的祈願等等。那麼，下面我們就恭敬地來學習活佛仁波切的引言講述。

南無格日阿貝拉江嘎熱耶

（敬禮上師晉美彭措迺尼！）

在此，對於濁世佛教明燈、智者與成就者王、恩德無等的聖者法王如意寶的本部廣傳——《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如何撰著之情形及相關歷程先行作個少分的匯報。

作者先行說明撰寫法王廣傳的歷程和軌則，對此分八：一、作傳的因緣；二、傳記的文句、義涵和量度；三、確保傳記的真實；四、尊重讀者；五、省略文間偈的簡要寫法；六、大事已畢；七、感謝與懷念；八、共入法王心海，同壇成佛。

一、作傳的因緣 分三：（一）略傳撰述的情形；（二）撰造廣傳的必要；（三）啟動大傳撰寫的心路歷程。

（一）略傳撰述的情形 分二：1、祈請和開許；2、撰寫的情形。

1、祈請和開許

原本，以前法王本人在世的時候，有人祈請過能否將怙主自身的諸事業撰述成文，以及賜與傳記種子的至言等，然而諸聖者無重大必要，則不會輕易顯露自己的功德是其法性之故，很長一段中未給開許的機會。後來，在全體學徒的祈請面前，賜與了開許，可以將其自身少而略的事蹟以文字之道集成。同時，也恩賜了一個攝集關要的撰寫依處的種子。

這要分前後兩階段講。

前一階段，雖然祈請而未開許。當時法王在世，有弟子祈請：“請您開許將您自身的諸多事業立傳成文，並且請您賜與傳記種子的至言等。”“傳記種子的至言等”，是指內傳、密傳等他人不知的深密的境界，以及科判大綱等。法王未作開許，有原因和情況兩分內容。原因是，聖者沒有大的必要，不會輕易顯示自身功德，這是聖者法的自性。也就是，如同登地後得法性戒自然不造惡那樣，聖者身份不會沒必要而顯露功德。凡夫法則恰恰相反，為自我故，不但炫耀自己，而且沒有功德也顯成有功德，這是由為自我求名的凡夫心之體性決定的。而聖人法是已經徹證無我的緣故，沒有為了自我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的狀況，因此，在沒有利他必要的時候，不會有一念心要把自己顯得光耀。因此，法王在很長時間裡沒作開許。那麼，高深內證的情況常人哪裡知道？

後一階段，由於全體弟子作祈請，在這種大因緣下，法王賜與開許，並且恩賜綱要。這裡要了解兩點：一、開許賜教的原因；二、開許立傳的情形。首先，由於弟子們全體作祈請，這時就到了能對聖教和眾生作大義利的時候，因此，有必要表明身份、成就的歷程、證相等，給眾生作依怙，因此開許立傳。如釋迦如來在有必要時也會說：“我是法王，於法自在”，這是要給眾生信心。其次，開許立傳的情形有

兩點：一、開許把自己一生證道的簡略少分之情形，由文字之道作一攝集，成一個略的傳記（“少”指不多，“略”指不廣）；二、所賜的是撰著的根本種子、從大體上攝集關要的教示。

2、撰寫的情形

以此為根源後，我們僅僅由粗顯綱要之式所寫的名為《信心妙藥》的一部略傳，多年前已呈獻於大家眼前，如多數人心裡明知的那樣。

之後，以法王攝集關要的開示作為立傳的根本，就像枝葉花果都是由根發生的，從根當中出現各種細分的內容，以這個開示作為傳記的所依，而作各方面的展開。作傳的情況，只是粗分以大綱的方式來撰寫。“粗”，指並非精細；

“綱”，是把握大的綱宗、綱要，而沒有作過多細目上的描寫。這部傳記的名稱是《信心妙藥》，指以法王行道事蹟的顯示，能夠入在弟子信心之田中，使得乾枯的心得到滋潤從而增長。這在幾十年前已經公開，大家都清楚其中的情況。

（二）撰造廣傳的必要 分二：1、略傳的不足；2、作廣傳的必要。

1、略傳的不足

然而此略傳太過簡略，以及其中除五十七歲以前的諸事蹟外，總體上還有很多餘留沒寫，以如是等的緣故，並未達到能滿足諸深心尋求者所需之量。

先要明白不足之處，再以此認識到，略傳不能滿足深心尋求者的所需。

不足之處有兩點：一、傳文太過簡略；二、法王行道的歷程不完整。由於略，就缺乏細分的認識；行道的歷程不全，

就缺乏總體、完整的認識，因此，在起信敬的因緣上，量和質都不充足。

這裡未能滿足諸深心尋求者的所需，要了解是哪種人的所需，以及要達到什麼樣的量。尋求者是指真正尋求法王行傳的人，就是特別想求得法王傳記。不是那種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了不上心，或者認為這個傳記與我的修行無關，尋求欲不大，而是真心想求得法王傳記，欲樂非常大，就像大根者希求大雨的滋潤那樣。這是由於道的成就來自信心，而信心來自對於師尊功德和恩德的認識，由此就會敬重師父的法教，能夠一心與上師的心相應。因此，知道了信心是道的根本後，就特別想在信心上有所提升，而這依賴廣傳。因此，對於這類深心的尋求者，上述的略傳沒能達到滿足他們需求的量。

2、作廣傳的必要

以此緣故，為了能滋養法王親身所攝受的諸學子的信心，以及為了能成為後代諸追隨者信心、恭敬的所依，需要撰寫一部細而廣、且支分圓滿的怙主一生完整的行傳，不必說是時代賦予的無可推卸的責任。

這裡有三個內容：一、有何種必要；二、需作何種廣傳；三、成何種迫切狀況。

首先有兩大必要。對於法王親自攝受的弟子們來說，在已有的信心之上，需要有傳記法水的滋潤。信心的增長需要因緣，如果有非常大的傳記，能更多地去了解上師一生的歷程，知道他是怎麼示現的，這樣的話，信心、恭敬就會油然而生。而且，大的方面願隨上師而學、願達到上師果位，整個從發心到成道之間，都會得到充足的信心的支持。再者，要給後代諸追隨者一個大的能生長信心和恭敬的所依。後代

法王法脈下的弟子們，要得到法流的加持、與之相應等等，同樣需要信心和恭敬，那麼，對於前代祖師的行傳就需要有所了解，正如同我們對於龍欽巴的信心那樣。

那麼，需作何種廣傳呢？此傳的軌則，應當有怙主一生完整的、能引導弟子們趣向解脫的自證得成大道、完成二利的敘述，這個軌則應當是細緻而廣演的、支分圓滿的，這樣才能如同降澍充沛的雨流般，絲絲入扣地滋潤弟子們的信心之田。因此，需要具廣大性、圓滿性、細緻性，由此才成為後代學者們發生信心和恭敬的根本。

成何種迫切狀況呢？時節因緣已到，無數群生需要在法王的法流下得加持、得往生、得成就，而這個根源在於信心；信心的根本在於勝解法王從本垂蹟的大功德相、大恩德相。由此將發生無數的善心、善行，它能成為養育無量眾生法身慧命的甘露妙藥。因此，撰寫法王大傳是時代所賦予的不可不完成的天之大任。

（三）啟動大傳撰寫的心路歷程

分七：1、對作傳有大欲樂；2、現起趣入之心；3、期間的等待；4、決定擔荷；5、盡心盡力；6、真實蒐集素材；7、自我評價。

1、對作傳有大欲樂 分三：（1）思維大事因緣；（2）思維無常迅速，應當攝取心要；（3）於作廣傳起大欲樂。

（1）思維大事因緣

於如此情形做了思維時，這是指，對如此的因緣、大的趨勢思維後能斷定，知道這是無可推卸的責任，所謂“時勢所趨，天命所賦”。

(2) 思維無常迅速，應當攝取心要 分二：① 引證；② 解釋。

① 引證

《百五十頌讚》中說：

無常性相連
又憂業損害
以我之此舌
何不取實義

這是引過去印度大德作釋迦讚頌的那種心態。其中講到三個內容：一、命數無常性；二、兼具眾多業緣損命；三、故應珍惜良緣，以舌攝取心要，這是指要以自己的舌來讚頌世尊，作《百五十頌讚》。

② 解釋

接著廣釋這三分要義，來顯明自己作傳的欲樂。

如是所說般，無保信的壽命相應時輪的運行，而以每日迅速之式，正走向死亡之方，不僅如此，於存在多項宿業、驟然緣之障礙熾盛的情況下，現今，為了存活之剎那的自己這個身所依的心、口、手取少許一分實義。

一、命數無常性

這要知道什麼屬於無常性？受縛於無常性的狀況如何？

這是指，如石火電光般剎那即逝的無可保信的壽命，它是跟無常性相連的。也就是，這樣本是由因緣所生的同類剎那相續的此期壽命，就有為法的法性而言，本來就已經連鎖在無常性上，無法掙脫。

其次，認識壽命是怎樣受縛於無常性的。這又要知道，壽命一直相應時輪的運行，一天一天地迅速往死的方向走，過多少時就少多少命，越來越接近死亡，就像這樣，剎那不斷地迅速走向死亡。正是由於落在生滅的世間裡，就決定受縛於這種無常的自性。就像心臟念念不停地跳動，沒有一剎那能夠止息，身心剎那不斷地遷流衰變，在證得無生之前，決定無法脫出這種無常的自性。

二、兼具眾多業緣損命

前面已經了解決定死亡，這裡說剎那會死。重點要知道，已經生在娑婆世界南瞻部洲的業增上地，又處在五濁濃厚的時期，致死的因緣非常多。也就是，由非常多的宿世之業以及現前的驟然緣，所出現的斷命狀況是非常多的。就像四方隨時會起風的廣場中央的油燈，或者周圍埋伏著無數致命怨敵的脆弱者，這樣的命根隨時會受到死緣的侵襲而當即斃命，因此朝不保夕，不知道死亡何時降臨。在這種狀況下，剎那就可能死。

三、應當惜此命緣而取堅實

想到暇滿人身很難得，而這樣寶貴的人身在死緣眾多、活緣極少的狀況下，很快就會息滅，因此有一種迫切感，想到沒有多少時間，應當以這個人身來攝取堅實義。也就是，現在暫時苟活的剎那性的人身，一個剎那當中只要死緣襲擊，就可能息滅。然而，這剎那現的脆弱之身，可以用它來攝取實義。以這個剎那性的所依人身的心、口、手三者，來取一個少分的心要，有這樣一種取心要欲。

(3) 於作廣傳起大欲樂

對撰寫法王上師傳記的欲樂大。

正是為了以這泡沫般的身體攝取心要義，自己對於寫法王上師的大傳欲樂非常大。

這裡身所依是總體，緣在的時候有一個剎那存活的顯現，這世上還有個人的相。“心、口、手”，就是內的意和依止它的身語最主要的兩個方面，這個活活的身體得了這個工具，可以攝取堅實義。因此就要趕緊做，讓這個活的機器整個地動起來，讓它來作法王的大傳，就是用這個心去想、用口去說、用手去寫。心中對於以這個脆沫人身攝取這樣大的大義有非常大的欲樂。而且，作為真正對法王具信的弟子，活佛認為，在我的一生中沒有比這更重大的事，因此具極大的欲樂。

2、現起趣入之心

不但如此，許多法友先後不斷做了勸請，從而心中惦記，以此為緣，忽然認為現在是該進入寫作之首——撰著準備之加行的時候了，這樣一個分別的心念，於意的鏡上現出種種，成了如此。

一切法由因緣生。由作傳者內在具有大欲樂作為因，又由於道友們相續不斷地勸請，促使心裡一直惦記這件大事作為緣，在因緣合會的時候，忽然現起了應該開始著手寫傳的心。也就是自己想到：現在是時候應當開始進入寫傳記前期工作的加行準備了。出現了這樣一個分別的心念，從而心中現出了作傳方方面面的各種事情，成了這樣一種狀況。

3、期間的等待

儘管如此，以我自己俱生與後天修學的功德微小之故，於撰著一種文義雙圓令智者滿足的傳記上能力貧乏，因而不會超出“心雖逐高遠，身不越低處”的狀況，故而不敢草率

動筆頭。因此而認為，包括法王傳承弟子在內的活佛堪布們當中，存在很多智者故，以他們那樣一位由高明慧用心精勤善為撰述的話，決定會出來一個無論文義都具有令智者滿足的善妙品性。這樣認為後，於七八年期間當中恭敬以待。而且從我的角度，也私下呈獻了勸請一些法友撰著的祈請，雖然現起了作傳之心，但不免躊躇猶豫。這是想到自身的功德微小，在寫文義圓滿，能真實地表現出法王行道的狀況，而引導後世學子趣向解脫的令智者滿意的大傳方面，匱乏撰著的能力。所以活佛說：我這不會超過‘心雖然追往高處，身體還處於低處’的狀況，所以，我不敢輕率地寫。

這個比喻是說，心可以想到要飛到非常高遠的地方，然而身體畢竟受萬有引力的約束，它只能在地面上追，沒辦法躍到幾米以上，這是說明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大。理想是想作一個無論文還是義都圓滿的法王大傳，但是，由於俱生和後天修學的功德很小，在如實地撰寫如此高深行證事業的大傳記的能力上很匱乏，也就是實際達不到那樣的高度，因此不敢草率動筆。

因而又想：在法王眾多傳承弟子為主的堪布、活佛等智者當中，假使其中的一位，能夠以高明的大智慧，加上有一個好好寫的心的勤奮，這樣用心來寫的話，決定會出一種，無論文字或者意義，都能讓有智者心生滿足的上乘之作。以這個想法，我在約七八年之中恭恭敬敬地等待著，而且，私下勸請過一些道友來寫這部大傳。

4、決定擔荷

即便如此，如同所欲求不得的譬喻般，他們誰也沒有以大的承當精勤致力於上師傳的寫作。

該怎麼樣做呢？作了許多諸如此類的思維，最終，我心裡認為現在還繼續這樣坐著等待的話，從現在開始，耽誤了長短相應的一段時間後，也許過去的很多往事被健忘所控制後，終成無影無蹤。那時候連熟悉的人、問話的對象也都得不到，決定會如此。以此原因，我自己從根本上荷擔起了責任，開始精勤於收集素材等。

實際上，等待了這麼多年，卻沒有按照所願出現，沒有人以大擔當的心來發起寫上師廣傳的精勤。因此，我就再作考慮，我想過很多，這到底該怎麼好？經過很多的抉擇、思考，最終我心裡認為，不能繼續像現在這樣坐著等待。因為或短或長的一段時間就會耽誤過去，而從前的許多經歷被健忘症控制後，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會徹底地沒有了。那時連詢問的對象、一個知情者也找不到了，決定會成這樣，畢竟都是無常的。以這種緊迫感，我從根本上作了承當，而啟動了作傳的前期工作，也就是對於種子因素的部分或者素材精勤地作收集，以及各種的構思、編排等的辛勤工作已經起頭了。

5、盡心盡力

然而，法王自身的功德太過偉大，而著者辨析的智慧力太過弱小，故難得出現上師的如量的傳記。就自身的努力來說，自認為是盡了所有的力量，而且像是有極大認真做的樣子。

這裡要認識，現實的狀況是作傳難以到量，然而已經盡心盡力了。這是由於事業主法王的功德太過巨大，而撰著者辨析的智慧力太過弱小，因此，活佛作了這樣謙虛的表達：這就好比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或者想用照相機拍到太空的全景那樣，絕對難以出現如同上師本來量的道行事蹟的記載，

也就是無法顯出法王無比深廣的功德事業的原貌。而在態度和努力上，活佛說，我自己不是有所保留，而是所有的力量全數地拿出來了。而且，我在作傳的過程中不是敷衍了事，而是有極大地認真，因此在這上自己算是盡了心。

6、真實收集素材

再者，心中緣念要收集撰著的素材了，隨後法王親自講法的錄音帶也聽過了上百盤。並且，健在的曾親與法王相處而熟悉的那些人，不問僧俗、男女、老少等，都當面拜訪，或者運用電話等的途徑，對諸多往事作了詳細問詢。

活佛說，我心裡想，為了取得作傳的基本素材，我要開始投入大量的時間了，由此就親身去作拜訪或者以其他方式詢問。因為只有這樣親身去做，才能保證傳記的真實，才有它的可信度，於是開始啟動。聽了超過百盤法王說法的錄音帶。對於現存的曾經和法王接觸過、熟悉情形的人，無論是出家在家、男性女性、老的少的，都親自以很近的方式當面來訪問，傾注大量的精力。或者以打電話、寫信等的途徑，詳細詢問有關上師各方面的事蹟、歷程。以上是收集第一手材料的艱鉅歷程。

7、自我評價

思維此等情形時，我想就寫傳記的水平方面而言，決定有很多人超過鄙人，然而由非常大的認真的途徑對如此眾多的有關係之人作拜訪、聯絡而詳細探究後，將他們親述的內容合集為一，如此精勤認真勤作這一點，我想是一般人稍微難做的工作。

活佛說，思維了這個情形的時候，我想雖然在作傳水平方面，決定有很多人超過我的人，但是按照採訪、紀實的認真

狀況而言，一般人也是較難做到的，我是以非常認真的途徑來做這件事的。要知道，這裡採訪的人數相當之多，而且，對每一個人說的每一件事都作了詳細的探究，將他們所說原原本本的話、非常忠實的敘述合集為一體。這樣的勤勵在因緣上是非常不容易的。

二、傳記的文句、義涵和量度 分三：（一）義涵；（二）文句；（三）量度。

（一）義涵 分二：1、主體內容；2、佈局。

此傳所詮的整個內容，由先分後總攝入在共四十章的框架裡。法王自身從誕生到涅槃之間的諸事業，納入在三十六章裡；結束又收在匯集聖者十二相而總攝的一章中，其細分分為四章。如是而做了撰寫。

1、主體內容

這部傳記的所詮，以法王自己這一生從誕生到涅槃之間的各種事業為主體。

2、佈局

首先以三十六章作各分的敘述，最後結歸在聖者十二相當中，這部分細分為四章。以這樣的四十章收盡一生事業的行跡。

“聖者十二相”就是四組：第一組，智尊賢；第二組，聞思修；第三組，講辯著；第四組，智悲力。匯集這十二相，總的攝盡了法王應運出世的一切事業的德相，作為解脫聖傳的結束。

（二）文句 分二：1、以傳統為根本；2、契合時代的權變。

1、以傳統為根本

能詮文的組合者，以傳統的撰著方式作為根本，這是指特別尊重前輩文學家的寫法。譬如，對藏族文學家而言，必須按照《藏語語法三十頌》等中所講那樣來寫。而且，在使用名詞、動詞、形容詞等方面，需要符合語法、詞學等中所講那樣來運用。這樣的話，在藏語語法組合文句上，也是沒有任何不重視傳統的態度。

2、契合時代的權變 分二：（1）排除；（2）採納。

（1）排除

在此前提下，為了將來方便譯成其他文字等，心緣念此後並沒有使用辭藻學的名稱，諸文句的組合儘量相合普通的平常走法，是這樣做後撰寫的。再者，如果用種種修辭學的莊嚴來作修飾，而做到了文句組合優美、含蘊甚深的話，可能會出現成為智者心生歡喜之因，然而閱讀上由一般人難以如實了達涵義的緣故，知道如此無有大的必要。

即排除兩種：一、為了方便將來翻譯成各國文字，排除過多辭藻學的名稱；二、為了達到普及，不採用過多修辭學的修飾手法。

“辭藻學”，是小五明處之一，指對於事物名字方面的論證，就是講如何命名、運用、同義異名等道理的學科。這裡是說，藏文上使用過多的辭藻，而翻成其他文字不便利的話，就不用它。譬如，藏文中月亮可以說成“施甘露王”“太陽的兄弟”或“雲中的天女”等，這一類是屬於文人使用的，常人難以了解。或者，將此翻成其他文字後，別的民族和國家的人難以了解，因而就不作使用。

修辭學上有各種各樣的修飾手法。對於程度深的人而言，當然使用很好的文學能蘊含很深妙的法義，比如有很多譬喻、

很多隱密等等，而不是大白話。但是一般人程度差，就難以讀懂它的意思，而寫這部傳記是為了讓各階層的人都能讀懂，而且要翻成其他的文字，因此，不採用其他的修飾方法。

（2）採納

而較此若以所詮義易知、能詮文方便知的走法來講述的話，大多數勵力求法者容易了達所詮的涵義，故唯一著重使用直接敘述法而作了撰寫。

這裡是採用直接敘述法。也就是，事物的體性如何，就按照那樣直接地說，是一種直截了當或者直白的敘述法。這樣的話，就不必有一個很深的程度、很高明的智慧，才能破解其中的密意、內涵，或者在一句話裡蘊含很多層面的涵義，不是這種高深的事情。那麼這樣就能夠使上下各階層的人，都容易知道要說的意思。因此，採用的方法是在所詮的義上容易認識，在能詮的文字上採取大家共同使用的那些名詞，是很方便能知道在說什麼的，著重使用這樣大眾化的語言、直接敘述的方式來撰寫。

（三）量度 分二：1、排除過廣；2、選取適中。

1、排除過廣 分二：（1）排除過多細節；（2）排除極廣展開。

（1）排除過多細節

再者，如果按照特別廣述的方式來寫，從一個個地方、一個個山溝來講，細說到此地、住彼地等等的差別，下至一塊布、一條材質平平的哈達，諸如此類，作物品進出相關的詳細記錄，以及以聽聞種種法類等一一領到傳承的記載那樣書寫的話，書本的份量也會出現現今的兩倍以上。然而，當今的人大多數太過繁忙而散亂因素多故，靜下心來對很厚的

書籍細心閱讀後，受取義味者很稀少，因此難保不會成為多數讀者心生疲厭的因素。

過去西藏傳統寫傳記的作風，也都有廣述的方式。譬如嘉維尼固尊者寫自傳的時候，他是寫得很廣的。自己收了多少的供養，一項一項都列得清清楚楚，然後，怎麼用這些來作上供下施等等，連一分錢也不亂用；或者曾經是怎麼學法，聽了多少法、受了多少灌頂；或者一年當中半年閉關，半年四處去傳前行法等等，都作了非常忠實的記錄。由此也能讓學人非常受益，可以看到一代大德是怎樣一心專注在法上，事事依法而行，可以看到他一生修行的真實歷程。諸如此類，過去西藏的傳記，好多都是寫得很詳細的。

那麼，如果按這個方式來寫，法王傳的份量會是現今的兩倍以上。再者就讀者來看，已不是過去的人了。今天的人大多數忙得非常厲害。比如大城市裡的人，清早就要坐車出門，夜幕降臨了才回家，這樣在白天的時候，心一直奔波在塵境當中。看到的、聽到的、心裡想的、接觸的人和事等等，發生散亂的因緣非常多，的確是心猿意馬，散得非常厲害。像古代那種細節多、頁數多的廣傳，只有靜下心來，細心地閱讀，才能領受到它的味道。而現在的人連收住散亂都困難，真正能夠靜下心來細心地閱讀、品味，來領受其中法義的人就非常地少了。因此，假使採取這種方式，難保或者說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出這個結果。會有好多的現代讀者，因為心懈怠、提不起很大的心力，導致沒辦法很專注、很細心地去完成這個過程，因而他會畏難，由此會發生疲厭。害怕出現這個狀況的緣故，就不採用廣傳中的廣寫法。

（2）排除極廣展開

要出現如同智自在王根登群佩所造的《周遊列國傳·天金原野》那樣的一個，展開，然無繁冗的過失；廣，然無鬆散的過失；多，然無增添的過失，是極難做到之處。

當然，廣中廣也有高手。像智自在王根登群佩，一方面有無與倫比的智慧，另一方面也有非常特殊的因緣。他曾經周遊過亞洲、歐洲的很多國家，寫下了《周遊列國傳》，名字叫《天金原野》。他的遊記是非常廣的，但的確是一部精妙的作品。本來細節鋪展開來，就會有繁瑣的染污；講得非常廣的話，就會鬆散掉；說得過多，也會增添很多無關的話題等等。但是，在他的遊記裡這些都沒有，所以是廣中廣的傑作。然而要出現這樣的作品，因緣上是很難達到的。

2、選取適中

是故，恐怕太過展開，將會沾染上繁冗、鬆散、增添的過失及自身積下過失，暫時有如此一個即足矣。

如果過於展開，就怕難免會染上繁冗、鬆散、增添的過失，怕自身得這樣的過失的緣故，暫時以這樣一種量就足夠了。

三、確保傳記的真實

分五：（一）排除難以取信之處；（二）著重按人類識前的現相如實作傳；（三）撰寫的心態質直無偏；（四）慎重之心；（五）選材真實。

（一）排除難以取信之處

在收集撰寫傳記素材的過程中，相關各類人的親述裡，見到有些像是無來由的稀奇故事；有些雖也有些依據，但以浪漫附會的修飾法作了修飾；有些以自己的所見作依據後傳出具神話相的故事；還有些把法王前身傳記裡的一項當作了

法王自己的事蹟後，說“太稀有了”等等。然而這一類除了成為被觀察的對象外，難以取信於人，故一概捨置。

這裡首先舉出四類情況：

第一類，無稽之談。所謂“無來由”，就是沒有根據，憑著自己的妄想，隨意地編一些稀奇的故事。

第二類，浪漫修飾。雖然有一些依據，但是這個說話的人喜歡浪漫。浪漫修飾法，就是對於本來平常的事情，卻憑空照著某種非常的狀態來修飾它的言詞。這在傳記上是忌諱的，因為需要真實。而講說者憑自己的第六意識妄加很多內容，有一些非常狀態的描寫，這不是事實，只屬於一種文學的表現形式。比如，說起一個無情的月亮，說來說去好像天下最美麗的就屬它。這是屬於一種遍計的心，這麼誇來讚去的時候，他會有一種非常浪漫的感覺，其實跟事實也沒有關係。譬如，“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這是有浪漫氣息，但是，寫傳記不能說頭髮有三千丈，因此這一類不可取。

第三類，具神話相。指憑藉自己的所見，然後說來說去說得太神奇了。所謂的“神話相”，就像講古代的傳說，比如《封神榜》一樣。這是基於藝人的編造、民間的傳說，講來講去會講成很多神異的事情。這也是把本來人間的顯現，說成超越人間的事情了。

第四類，搬前移後。這是指把前生傳記裡的事情說成了今生，然後說“太稀奇了”。

“等等”，包括其他各種情況。像這些就不真實，或者讓人懷疑，那它就成了一個被觀察的對象。人們會對此質疑：“是這樣嗎？我們要觀察觀察。”它就頂多成了被觀察的對象，難以取信於人，因此一概放在一邊不管。

(二) 著重按人類識前的現相如實作傳 分二：1、排除著重按清淨顯現分作傳的方式；2、主要按人類妄識的共同顯現分真實立傳。

1、排除著重按清淨顯現分作傳的方式

如果按照唯一著重於清淨現分而作，那麼自己的上師與圓滿正等覺二者，法爾就會成為在功德的層面沒有差別，而如是作時，整個就成了沒有善知識、瑜伽士、成就者與一切種智者諸多差別的辨別法了。

為上師立傳的軌則有兩種：一、清淨現相軌；二、應化現相軌，這裡是說明要遵循哪個軌則來寫。

“清淨現分”是指清淨相，這個“相”應該理解為“性”。也就是不屬於虛妄分別的範疇，而是虛妄分別徹底消盡以後的本然的相、清淨的相、實相的相。如果依照這個軌則來寫，當然上師跟佛沒有差別，所謂“法爾就會成為在功德的層面沒有差別”。要知道，所有道理歸根結底就是法爾道理，而法爾無非兩個，名言上的法爾和勝義上的法爾。按照真實的狀況來講，這個法指平等法，不是就差別法來說的。因為真如本身是不二的，一切法都是真如，一切法都是如來，就平等理或者它的真實狀況來說，所現的一切全數都是佛，分不出任何差別，在這個性上，任何邊、任何相都得不到。在這上面連凡夫和聖者的名字都得不到，何況說有一個諦實的相呢？那麼這樣做的時候，當然就無可分辨了，在這上面並沒有這個那個的差別。

所謂的“事相”，指差別相，這在人的判定上有各種的階位。“善知識”，指從凡夫一直到佛之間，凡是能把人引到世間和出世間善的方面，都可以稱為“善知識”；“瑜伽士”，指已經見了性的人，能相應本性叫“瑜伽”，在此

之上的人全叫“瑜伽士”；“成就者”有不同判法，一種說法是在見性以後得了聖果，比如登地以上；“一切種智者”，是指客塵消盡，出現了與法界不二的周遍的智慧，這些就叫“階位的差別”。就平等法來說，那是沒有差別的，在那個層面上也沒法安立階位的差別；然而就現相而言，有各種的差別。這裡說明，如果唯一著重在清淨的現分上來說，那當然是一個平等法，所以法爾就會成沒有差別，也就是在這上面無法區分各個階位的差別。

那麼這樣的話，針對有情妄識前的現相而言，就成了沒有給他講什麼。這樣對於少數上根者固然可以，但對多數一般人而言，就沒有發生認識的時候，導致難以登上信心的階梯。因為一般人都還處在唯常識見當中，當講到眼耳等所及的現相時會產生認同，由此會發生信心。如果是超越妄識的清淨顯現分的境界，那屬於大多數人的盲區，由此講與不講相同。對常人來說，不必說修持，就連聞思上對於清淨顯現分起勝解，都因緣難聚，即使能生，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因此在這種狀況下，若採用這種方式，那大多數人就沒有發生信心的因緣。

2、主要按人類妄識的共同顯現分真實立傳 分二：（1）主要為多數現代人著想，而決定隨此軌則立傳；（2）斷除增損二邊，儘量真實撰寫。

（1）主要為多數現代人著想，而決定隨此軌則立傳

分二：① 見合理性；② 決定此種撰寫軌則。

如果上師的諸功德主要著重按實際事相而作，沒有增益損減的話，那會成為多數人易於了達且深信不疑之處，故見唯一注重於此而作方為合理，從而依此軌則撰寫。

如果對上師的功德，不是著重按清淨現分，而是主要著重按人類妄識的實際事相，不增不減如實地敘述，那麼由於本是人類根識境界的緣故，當然就成了多數人容易了達的事，而且成為生起甚深信心的根源，對大眾起了大的作用。從緣起上觀察，見到唯一著重在這一點上做是合理的，因此，決定按照這種軌則而立傳。

這裡的“事相”或“現相”是指眾生識前的現相。這裡是“主要”，而不是所有，是說側重點在這上面，當然也會有一分說到清淨的現分上。但是，為了俯下身來去接引一般的眾生，按照大家都能見得到的那些相，出現什麼就說什麼，這叫“按照實際事相”；在這上不加一分、不減一分，叫做“沒有增益損減”。

以釋迦佛為例來說明。就清淨現分而言，此世間見到的一切佛的現相，實際都是毘盧遮那如來智慧的妙用，在這上沒有任何差別，高低、前後、一級一級的增進等這些差別都是沒有的。那這樣去說的時候，它就只是一個平等法、大寂滅的法，所以真實悟了性的人就會知道一切皆如來，但是，在眾生程度不夠的時候，就不會這樣說。

比如，在共同乘中會說，他最初是如何出世，少小的時候如何，後來一段一段的生活經歷如何，以後又是怎麼厭離、出家、苦行、降魔等等，在這上面會有一層一層的顯現，這也是在人類的同分識前顯現的。那樣的釋迦傳就是在如實地講述，並沒有增益損減，不會對沒發生的事杜撰一通，也不會把已發生的事情抹殺掉，就像這樣，叫“如實客觀”。在當時的印度人為有的人們面前，感覺這是真實的，而且很生信心，的確佛的示現就是如此。這樣的話，大家都會相信，覺得導師是這樣示現的，具有非常超勝的德相。但是，如果

從毘盧遮那佛的層面，他本身就沒有苦，也沒有什麼要學的，也不會出現各種增進的相等等，那這樣就沒有什麼可辨別的了。

(2) 斷除增損二邊，儘量真實撰寫 分二：① 斷的原因；
② 斷的狀況。

① 斷的原因

無等覺沃（阿底峽尊者）云：“我等於功德增損，增損二者過失同”，這一說法在《噶當子法》等當中明顯可見，故不欲隨便無意義而積累過失。

因為阿底峽尊者在《噶當子法》等中明顯說到，對於功德作增益和作損減，過失是相同的，所以，我不想隨意於無意義中積累這個過失，在作傳時決定儘量斷除增損二邊。

② 斷的狀況

因此，斷除增損二邊，從而有時不僅唯說功德，於一般人現似過失的那些方面，也有一類未作顧忌而寫了。

因此，我在傳記內容的選擇上，決定要遠離增益和損減兩種不如實的邊的相。有時不是唯一對於功德，就連常人似乎見為過失的那些，也沒有作顧忌而寫了。這裡“現似”是指實際並非過失，但常人看起來像是過失。

(三) 撰寫的心態質直無偏 分二：1、心上正直的路；2、自我檢討。

1、心上正直的路

從自己方面，認為是提起了正念，以質直之心由客觀公正的門徑而寫。

而且，從自身方面來說，自認為每次撰寫都是提起正念，用質直的心，由客觀、公正的門徑開啟寫作。因此，無論內容或者心態都在儘量保證真實。

反面也告訴我們，如果在意義上誇大或貶低，那當然不如實；而心上不質直，有偏執、失念等的過失也將失去真實性。如果杜絕了這些，那就是純正的立作。

2、自我檢討

然而，原本法王其自性就是與凡人不同，具有諸多超人的作行，再者，作為大恩法王的一名恭敬弟子，絲毫不沾染個人信心、勝解、情感之心的色彩，需要如此百分之百一向斷定其義而說，這是說不上的。

這裡說明談不上絕對真實，這是指在理智上不能達到完全照見。一方面法王太高，自己的理智不夠；另一方面自己有情，當情感有一點加入的時候，就障蔽理智，而無法如實地照見。就好像沒有帶有色眼鏡，就能非常客觀地見知事物的真相，這叫“不沾染情感色彩的理智”；假使沾染了情感，那就像戴上了有色眼鏡，看什麼都帶有色彩，這就不客觀。由於在境上法王本身極高，自身能見的理智不夠，其次自身有情，不敢說完全沒有沾染感情色彩，由這兩個原因，說做不到絕對真實。

（四）慎重之心 分三：1、過於虛誑的做法；2、導致的嚴重後果；3、由此我明白需要謹慎。

1、過於虛誑的做法

但是，對於自己的上師，以欲讚歎的心，唯一著重好的、善的方面後，作無依據的增益和虛誑不實的編輯，而以欲說成事實的語言，由陷溺於估計、臆想、揣測的癡心而安立傳

記，作過多誇張的話，這要從心上欲的發動到最終整個過程，來看到它的虛誑性。也就是，首先起於對上師作讚歎的欲，而決定心的方向唯一著重宣講好的方面、善的方面，隨後卻作了毫無依據的增益和虛誑不實的編輯。再有就是以誑語和癡心配合起來，立了虛假的傳。也就是，自心有一個想把這些說成事實的虛誑的語言，處在著於一種估摸、臆想、揣測等的第六意識癡心的狀態中，這樣立出這個、編寫那個而傳播出來。

2、導致的嚴重後果

將不出嘉瓦揚頓所說：“大多弟子所著之傳記，過誇大故令師落欺誑。”

這樣的話，就像嘉瓦揚頓尊者所說：因為弟子們作的傳記，大多數過於誇大的緣故，而將上師推到了騙子的行列中。

這是由於不如實讚得過分即是罵得過分。當讀者等知道它不真實後，就會說：“那個上師原來不是那樣的。”等等。這樣就將上師整個推到欺騙的深坑裡去了。決定不會超出這種情況。

3、由此我明白需要謹慎

是故，我深知對此類事需要謹慎。

基於對此種心上虛誑的做法，以及由此導致的不良後果的認識，我很清楚，對於這一類心上、語上不正的做法需要謹慎防護。

（五）選材真實 分三：1、根本上拋棄誇張；2、唯一取真實的材料；3、自以為做到了遠離增損。

1、根本上拋棄誇張 分二：（1）說明無需誇張的理由；（2）決定做法。

(1) 說明無需誇張的理由 分二：① 從反面說明；② 從正面說明。

原本法王自身不是需要觀待累世本生及定性為化身等，也不是要最終轉到由眾生的因緣力、時代劫運之力及示現等理由上來作認許的善知識，從法王自身的方面，是眼見、手觸等共同現分上就能看出諸多殊勝功德的聖者上士。

三類善知識

這裡說到了三類善知識：第一類，高而不高善知識；第二類，低而不低善知識；第三類，能見到有殊勝功德的善知識。

第一類，顯現功德不高，就需要觀待說：此人前世一一生的事蹟是非常偉大的，第一世如何、第二世如何……所以他是殊勝的。或者觀待這已經定性是化身了，雖然看起來不高，但他是諸佛菩薩的變化，當然是善知識。這叫“高而不高善知識”。

第二類，顯現功德較低，或者大家看起來似乎還有很多煩惱等，這時就會說：這雖是低但不低，原因是，善知識的顯現都是以眾生為緣而出現的。眾生的緣上有三點：第一點，眾生能感的心不清淨，就像水污濁的時候，現不出明顯的月影那樣，這是由於作為能感方的眾生低了，以此所感得的上師方的狀況就是不高的。第二點，由這個時運或者時代，整體的眾生心識狀況非常差，在這種時代感現不了具殊勝功德的善知識。第三點，就特別所化的狀況來看，對於貪者現貪相、對於瞋者現瞋相等，或者要示現愚癡顛倒等作為反面教材，因此就顯現得很低或者還有煩惱相等。但這是低而不低的，以這樣的道理來認定這個是善知識。

以上這兩類狀況都有真實的，而且有非常多的情況。就像在人壽十歲時，彌勒菩薩現為只有一肘高的人，也只傳一個斷殺的法。像這樣，有非常多的現低劣相的狀況，比如在狗中現狗，在牛中現牛，或者也現妓女、獵人等的相，這些全數都是真實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論，說這些都是不對的。但另一方面，虛假的也非常多。比如有天魔化現的假善知識，也有由於一些世間眾生的虛妄狀況，有非常多的虛假認定。比如本來沒有什麼功德，但是，由於人們傳說得太離譜，或者以一種因緣力，會有很多假的善知識盛行於世，這一類也要特別警惕。

第三類，大家共同能看到具有殊勝功德的善知識。這是在共同顯現分上，也就是眾生的識有同類的善習氣，以這種福德的吉祥，會感得具有高位功德的善知識，這個就不必借助前面兩種來作認定。譬如，漢地的很多成就者，沒有所謂活佛的認定，大家也不知道他由什麼化身而來，不必去看前世，也不必去說因緣的力量、時節的力量或者示現等上，大家都會知道這是一位開悟的大德。為什麼呢？就是在共同顯現分上，大家都能夠見得到他的殊勝功德。比如我的耳朵聽到他是那樣講法，當時就會知道他的智慧、慈悲等，或者我的手可以觸摸到他，知道他具有功德，等等。那麼法王就像這樣，不必觀待前面的情況，而且顯現出非常巨大的功德相，就像群星中的明月、眾山中的須彌山王那樣。以這個原因，那當然根本不必借助其他，無數的人自然會認為這是一個大聖者、大士夫。

（2）決定做法

因此從根本上沒有增益誇大的必要。

以這個緣故，從根本上沒有虛誇的必要，將法王此生真實在人類識前的顯現如實立傳就可以了。

2、唯一取真實的材料

因此，這裡凡是所寫的一切，要麼是親聆法王親口所述，要麼是我自己的行境，要麼是與長期在法王身邊的侍者們相熟的諸道友親述當中可信任的部分，要麼是在訪問記錄中心可信任的那些種類，此外未寫之故，由於對以上情形的判斷，所以，我選擇的方式是完全紀實。這裡只有四類，沒有第五類：一、是親自聽法王說的；二、是我自己親自見到的；三、從跟法王侍者相熟的道友親口轉述當中，採用可信的部分；四、在諸多採訪中，採取可信的方面。

3、自以為做到了遠離增損

自以為遠離了增損。

由以上的原因，自認為是沒有增益損減的如實的傳記。

四、尊重讀者 分二：（一）不雜私人話題；（二）對旁述、備註的說明。

（一）不雜私人話題

由於長期中，我時常拜謁法王師尊，聽到相關二規之事的內部談話等稍微多些。然而，傳記中除了不得不說的一兩處外，與個人相關的多類談話，根本未寫在裡面。

為了保證傳記的真實性和讀者的信任度，活佛表明寫傳的做法。其實，在一段時期裡，活佛是法王最主要的私人秘書，那時候常常七天、十天或者一個月去拜見一次。因此活佛說，我在長期中，時常去法王本人足下拜謁的緣故，當時去的時候，與世間和出世間二規之事相關的內部談話等，聽的次數稍微多一些。也就是，當時法王有一些事情要活佛撰

文，比如要給某些大德去信，或者寫一些文章等，談到很多有關世出世間法規上的事等等。這些談話雖然很多，但是考慮到傳記的純正度，因此活佛說，除了必要的幾處之外，其他跟私人相關的話題類，根本沒有寫。

（二）對旁述、備註的說明

再者，文間旁述以及為令了解當時的所說義，而作個別備註，這類傳記的支分也並非一貫須要，但相合自己的喜好，也多少寫出了一些。因此，其中若雜有不必要的綺語類，這裡也向讀者道歉，請予寬恕。

“旁述”，指在章節的分節之處作一些評述；“備註”，是為了使讀者能了解當時的所說義而作出一些備註。這些傳記的支分不一定是一向決定須要的，但是相合自己的喜好，也就多少寫了一些。

我們會在傳記裡看到，在一些章節結束之前會有一些評述。比如活佛自己有什麼感想，在此理解了什麼，對現在和未來的學人們將成怎樣的教誡。或者在此點出法王的德相；或者各種法教上的要點；或者提出自身的建議；或者說明當時自己的感覺如何，後來果然應驗等等。所謂的“備註”，比如在說到某個聖地、某位大德、某段歷史等時，為了使讀者有具體、清晰的認識，作了一些小注。

活佛說，如果其中摻雜有不必要的綺語，在這裡向讀者道歉，這樣來請求寬恕。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活佛的心一直是很低的，對讀者特別尊重。他心裡想的是法王，寫這個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讓讀者對傳記生起特別大的信任，由此與法王相應。他非常重視的是把法王的真實傳記告訴我們，其他一概都不採納，給人的感覺是前前後後乾乾淨淨地在介紹法王的德相，凡是私人方面的話題一概杜絕。他說，假使

在寫旁述、備註的時候，有不相關的話就是綺語，如果有的話還要給我們道歉，而請求寬恕。他是心態上最低的、最尊重人的態度，他的人品是如此高潔！

這是為後世標明純正的立傳態度，也是標明弟子為上師做事的態度。而現在的問題出現得非常多，人為了突顯自我、謀私利，會利用法王來求得自我的實現。比如，曾經做過法王的侍者或者門衛，就利用法王和法王的道場，到處說：法王曾經跟我講過什麼，如何重視我，還拍了照，吃過飯等等。就是想利用這一點，好像自身就在法王身邊，讓別人認為他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樣去求得恭敬利養，使自我突顯得更加偉大，這是非常邪惡的。總之，活佛以身說法，教導學人應當一心為上師、一心為眾生，而不能摻雜個人的私心。

五、省略文間偈的簡要寫法

分四：（一）有人提出的建議；（二）傳統寫法的利益；（三）此處不採取的理由；（四）因而以簡要的直接敘述法來寫傳記。

（一）有人提出的建議

有人建議說，若能在每個章節完結前寫些文間偈，會比較好，在作傳的時候，有人建議，在每個章節結束之前，寫一些文間詩或章末詩會比較好。

（二）傳統寫法的利益

我也知傳統的寫法中多有這種類型，非無根據。而且，在各個章節之間廣略適宜地寫些文義圓滿、歸攝涵義的偈頌，若很好地交替而寫，會有諸多益利。比如，何須說，定能將前後章的界線分開，令讀者們心生歡喜等等。

在傳統的規矩裡有很多這樣的寫法。比如，西瓊·慈誠桑波尊者所寫《列繞朗巴大師傳》，每個內容寫完就會來一篇偈文，佛經中也多有使用先長行後偈頌的手法，毋庸置疑，這樣做有很多好處。舉例來說：一、能夠分界，也就是在章節之間寫些偈頌交叉進行，可以很明顯地分出界線來；二、令讀者歡喜，在長行結束以後有非常靈活的偈頌，看的人會很喜歡。“等”字，包括以偈頌可以作歸納、可以作補充、可以畫龍點睛，可以以它特別的文體闡顯出特別的妙義，或者以詩歌可以抒情等等。

（三）此處不採取的理由 分二：1、內容過多，可能致使妨礙領取傳文的真實義；2、致使書面不整潔，以及偏向一種寫法也並非悅耳。

1、內容過多，可能致使妨礙領取傳文的真實義

但是，採取廣寫文句，以較原來多出兩倍的量來寫很多偈頌，過多著重修辭學的抒情，有時會稍許障礙正文之義。

活佛在傳文的體裁上作了這樣的抉擇：假使唯一採用廣寫的方式，在長行後又來大篇章的偈頌，內容會多到兩倍以上。這樣過分地著重修辭學的抒情等，將有可能妨礙對傳文真實義的領取，也就是說人的心會跑到抒情的偈頌上，從而沖淡主題。

活佛一直關心的是法王大傳如何在讀者心中明確地建立起來。他想：這裡抒情的、帶色彩的一類一律不要，不然讀者的心在念到這些的時候，可能會牽到其他地方而忘掉傳記本身，所以直接採取正面敘述法。

這裡對比來看。現在的人心太膚淺，有點感想就馬上發表。連吃個飯、看到什麼、有什麼新聞等等，都要立即寫個

微博、發朋友圈，唯恐別人不知。個人的小議論、小感覺、小話題特別多，這都是人性淺薄的表現。由於自我的那種小欲求在得不到滿足時就不安，所以一心就想突顯自我，就想搞一點自我的小動作、小表現。然而，在活佛大德的身上絲毫不會有，他一概徹底地扔棄掉這些。

2、致使書面不整潔，以及偏向一種寫法也並非悅耳

尤其，後來的一些智者太過於注重同音同形文字這類修飾法，導致整個頁面佈滿了圓圈標記，一片斑駁，如此似乎不是特別好。

《詩鏡論釋·妙音嬉遊池》裡說到：“當今大多數詩學者特別頻繁地運用疊字修飾法，僅以此就以為悅耳，這並非善妙。本論中也說‘偏一非悅耳’。”如是賜與的教誡，我認為正確，這裡說到，尤其是西藏後期的文風，發展成著重喜歡用疊字修飾法，就是用同音同形的字來修飾，而且在這些文字下面畫圓圈。這樣整整一面佈滿了圓圈的標記，使得頁面斑駁，而非齊整乾淨。因此活佛說，這樣做似乎不太好。

第二個看法。假使著重地偏向用疊字修飾法來寫偈頌，按照全知麥彭仁波切在《詩鏡論釋·妙音嬉遊池》（《詩鏡論》是古印度格律法的總述，翻譯成藏文，成為最重要的寫詩的典籍，全知有對此的解釋）中所說，那裡特別針對疊字修飾法有這樣的評論：當今的大多數詩學者，特別多地在運用疊字修飾法，僅僅以這個就認為悅耳，這不算是好的，因為《詩鏡論》本身就說到‘偏一非悅耳’。活佛說，對於全知賜予的這個教誡，我心裡非常認同。

（四）因而以簡要的直接敘述法來寫傳記

因此不斷地起放下如此廣寫為妙的念頭，以此因緣，本書當中除了在講述法王涅槃的情形時，有特殊的必要需寫個別偈頌之外，僅在開篇和結束處寫有偈頌，其餘全都不需要，是以這種軌則而寫的。

活佛這樣表明自身的心跡：我很贊同這些想法，因而，我的心裡一直起這樣的念頭，“放棄這種廣的寫法為好”。以這個作為因緣，我是採用這樣的寫法來行文的。除了在描寫法王涅槃情形時有特殊的必要須寫偈頌，以及在開篇和結尾時須寫之外，其餘全部的部分都不必要寫。我是定了這樣的軌則來寫傳的。

總之要知道，活佛的重點，是將大恩上師的德相敘述圓滿就算很好了，根本不是想顯示自我、表達某些抒情或者浪漫氣息等等，這點與凡人不同。

六、大事已畢 分三：（一）耽延的原因；（二）即此已滿足；（三）我的心裡話。

（一）耽延的原因

由於自己散亂大、傳文積聚繁重，再者，長期以來四大紊亂之力所致長久失眠的緣，而念不分明，依如是等種種因素致使時間稍微拖延。

活佛說：由於我自己散亂大，以及文字積聚成篇的任務重，還有長期四大不調的作用力導致很久以來都失眠，以此緣故念心所不分明，由以上三個為代表等的因素，致使傳記完成的時間稍微拖延了一些。

“等”字還包括，比如活佛回到學院時，要在大圓滿班級中傳講《七寶藏》等的法，而且要提前備課；每天中午都

要接見很多信眾，為他們做念經加持；以及每天做早晚課、入座修行等等，有很多因素。

這裡也可見因緣的不易。比如，撰著成文要對於從法王誕生直至涅槃之間一生的行業事蹟，這上面作非常多的材料收集、遴選、用心抉擇。單從收集上，要有多少的採訪、打電話、捎口信，每一個地方都要自己去看、去抉擇、去把關。這些上面有可用的，有不可用的，在可用的裡面又要怎麼把握它的內涵、怎麼表達等。按照那麼多個時間段編排的時候，要確保材料的真實、具有要義，以及自身的抉擇、編寫成文、加以評述，讓它成一個很好的篇章等等。那麼這一切都要付出心力，這種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再者，身體很不好。睡眠要依靠地水火風四大種界調和，然後在那個時辰才能安然入睡。如果水火不濟等等，四大種分之間沒有達到平衡狀態的話，就導致無法入眠。長久失眠的緣故，致使念的心所不明了，在那種狀況裡，顯現上用心抉擇、寫作等也都有困難。

像這樣，憑著自身的願力和報恩之心，在決定撰寫以後，經過六七年時間，終於完成了大作，但相對來說延遲了一些。我們也從中可見這部大作完成的辛勞。

（二）即此已滿足

我想，如果時間能稍微延長，會出現比此稍許優質的一部，然而壽命不定之故，暫時僅僅以此就已滿足。

假使比這個時間能更寬裕一些，那會有更好的效果。譬如，在若干章節上還可以精益求精，達到更深妙的文字般若的境界。然而，壽命是不決定的，也就是在這生滅的世間，又是地球上的人類，隨時會有死緣到來。因此想到，這件事

暫時這樣完工也就可以了，因為拖延下去，假使人命不保，那這件事就完不成了。

（三）我的心裡話

我認為，對我來說，為了報答至尊上師的恩德，作業的能力也暫時僅此而已。此傳記善為圓滿後，從自己方面，人生當中該做的一件重大之事即已做完，是故從此以後，無可信賴的此生命何時運到終點站而出現死亡之戲時，也心中沒有任何缺憾和追悔。現在有這種想法等，順便匯報。

活佛說，法王上師親身攝受、賜與了法身慧命的大恩德，就自身的情況來看，我也只能做到這些了。自己不可能出去管很多事，或者教學等，而法王的事業很大，在講、辯、著當中，自身的能力就是在“著”上，而“著”的方面，能寫圓滿法王的傳記，我認為一生中該做的一件大事就做完了。因此從今往後，假使什麼時候自己的壽命運轉到了終點站，出現了死的那一幕的話，自己心裡也沒有什麼遺憾的，也沒有什麼後悔的。這是寫到這裡的時候心裡真實的想法，順便給大家匯報。

突出廣傳的重大

大法脈的源頭在法王，無數弟子成就的根本在對法王的信心，產生信心的充分燃料在法王的廣傳，這個成功了，基本上就成功了，因此說，隨時死都沒有缺憾和追悔。原因是活佛心裡認為這是極重大的事，做完了就是大事已畢，它概括了其他各種大大小小的善事，因此，隨時死也不會感覺還餘下了什麼。再者，已經成辦了大義，這樣的人生是有價值的，不會感覺後悔，比如心想“我還有好大的事沒完成，我空耗了人生”等等。因此要知道，如果不是一件大事、不是

一個大的成功，活佛是不會這麼說的。這也是給我們學人一個啟發，應該感覺到這件事非常重大。

七、感謝與懷念 分二：（一）感謝；（二）懷念。

（一）感謝

此外，還要說明一點，在撰著這部傳記時，賜與諸多有價值建議的道友們在校勘方面作出了無量幫助，對此深為感恩。

活佛在傳記完畢之際，對於賜與恩德者都作感謝。

首先要匯報的是，撰著這部大傳的時候，有許多法友賜與了有價值的建議，也就是，他們在校勘的方面作了不計其數的幫助。比如，活佛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才到學院，之前許多事情沒有親身經歷過，因而為了保證傳記的真實性，曾經多次請很多法王的老弟子等集聚一堂作集體的校勘會議，活佛在一旁聆聽，針對某時某事的方方面面大家要去講述。譬如，八十年代初期，在什麼時候，法王傳過什麼法，當時是什麼情形等等，那麼在場有法王的老弟子，包括諸多的大德，他們就再集體勘對，以確保傳記的清淨。這本是一個需要很多人心力合作的大的工程，因而，對於校勘方面做過幫助的所有道友們作大的謝恩。

又對此傳記的撰寫主要作順緣者，是信心及增上意樂的功德充足不低的道友——新龍噶榮翁定，以他對初、中、後三時的一切事宜擔當責任，初時勸著、中間勸念、最後勸成等等。總之，成辦了此傳記寫作的一切助緣，而且支付全部費用，因此在這裡對他說一句隨喜的賀詞。

其次，是對於主要祈請者的感謝。在祈請作傳記的順緣方面，主要者是在信心和增上意樂的功德上都充足不低的法

友——新龍的噶榮翁定。他是新龍人中的代表，對法王有特別大的信心，而且是特別發心的。無論是跑東跑西，還是作各種的傳話、辦事等等，都非常有意樂，因此他發心上還是很不錯的。那麼，由他在初中後一切階段中擔當了這個責任，最初的時候是他來勸我撰寫，中間的時候他也多次來提醒，最後也是他勸請要完成大傳等等。他在成辦傳記的順緣上費了很大的心，而且他支付了其中全部的費用，因此，在這裡對這位協助者要說一聲隨喜。

另外，先後有諸多勸請者，同樣，亦有許多人從文字或口頭上給與了寫作的素材，若要將他們的名字一一列出，有些我已無法記起，從而難能寫出一份平等完整的名單，若是選擇寫出其中個別人的名字，亦大可不必。如是思維後，此處就不列出完整的名單，對此，請諸位予以諒解。同時，也藉此機會，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謝。

為蒐集寫作的基本素材而請問的眾人當中，大成就者龍多嘉參（阿秋喇嘛）、蔣揚洛珠堪布仁波切（德巴堪布）、喇嘛安蔣、老堪布鄔金丹增、傑釀的允日堪布、喇嘛仁增涅瑪、耶洛父親、阿克卓洛、囊緒醫生、老奶奶耶澈等，先後中色身壽量報滿，而去了其他世界。諸集聚而分離的過去諸事於心中轉的同時，在內心傷感的一種狀況中，我正隨念著他們。

第三、對於諸多的勸請者、提供素材者總的作大的謝恩。由於中間做過這些方面幫助的人數非常多，沒法真正給出完整、無誤的名單，因此，就總的在請求諒解的同時，作一個特別特別大的感恩。

在這當中，亞青怙主大成就者阿秋喇嘛仁波切、多芒寺德高望重的德巴堪布仁波切、傳出列繞朗巴尊者灌頂和傳承

的新龍安蔣喇嘛、學院覺姆上座老堪布色達的鄔金丹增、石渠傑釀地的允日堪布。還有新龍的成就者喇嘛仁增涅瑪，耶洛父親（門措上師的父親），以及色達卻充村人、對大幻變網壇城的設置精通者阿克卓洛，又有色達的囊緒醫生，在法王降生時，鄰居的老奶奶耶澈等等。他們在此世報體的壽量完畢時，先後已經離開這世界了。

（二）懷念

特別對二位尊者作甚深的求願，有兩個內容：1、二位尊者在世時的願望；2、為補缺憾作甚深的求願。

1、二位尊者在世時的願望

彼等眾人當中，喇嘛安蔣和仁增涅瑪二尊曾多次說過，對此法王上師的聖傳，他們二尊有生之年極欲讀一遍，從而很希望能早些撰著完成。然而，時不等人，他們二尊已經色身壽量報滿，在眾人當中，特別要提及尊貴的安蔣上師和仁增涅瑪上師。他們二位多次談到，自己的色身住世的時候，對於讀一遍這部法王上師的聖行大傳有很大的欲樂，為此想“你稍早一些寫完”，有很大的希望。然而時間不等人，大傳還沒寫作完成，二位尊者色身的壽量已經報滿。

2、為補缺憾作甚深的求願

對此，我以悲痛之心隨念，與此相連作甚深的祈願，願二尊好去普賢法王上師的足前，於深廣之法的喜宴恆常受用而心心相印，從而於法轉輪王怙主的身語意大解脫行傳海，以幻變的威神隨後而行。

活佛說，對此，我的心情頗為悲痛而隨念二位尊者，與此相連，心裡這樣作甚深的求願：願二位尊者能很好地去普賢法王上師的足下；恆時受用深廣大法的喜宴，而與法王上

師達成同一心意，也就是在徹證本性上完全無別，從此能跟隨法轉輪王大怙主身語意大解脫的佛行事業之海，以神妙的幻變而跟隨不離，永遠常行佛道！

對後學的教導

圓成普賢行願海的道的關鍵，在於依止不離上師佛，由此達成心心相應，隨後與上師無別，展開無盡的利他事業之海。

“普賢法王上師”，指究竟無學道的普賢果位。所謂的“常不離佛”，最切要的就是不離上師佛，因此，第一個求願是二位尊者能很好地去普賢法王上師足下。

依師不離，關鍵是受用大乘妙法，因此，第二個求願是能到受用身妙土，於受用身法王如來座前，常常受用甚深廣大的大乘妙法，其中的關鍵是要得到上師加被，從而心心相應，完全無二。在這樣得了文殊智以後，要周遍地流現普賢行，從此就與上師完全不離，而一切時隨行，出現不可思議大解脫的普賢行海。這昭示的是成佛之道的最大關鍵。

深意

由於二位尊者沒能在人間看到文字所寫的這部法王大傳，因而以甚深的心這樣求願：他們能真正到普賢法王上師足下，親領甚深層面的法王大傳！

所謂的“大解脫行傳海”，是指聖者身語意不住二邊的不可思議的解脫行境。那麼，到了法王座前聞法，徹證本心，證得與上師同一心意，那時是真實地能親見法身如來大依怙主法王轉身語意無盡的大解脫事業海的大法輪，而同位、同相、同行。這是最深徹地神領法王大傳、最莊嚴地隨學法王大傳，因而以甚深之心作此求願，來彌補人間的缺憾。

法王大傳

真實的法王大傳，是出世間消除了分別、執著障礙的大解脫的行境，它就是普賢行海的實現。這當中他的行境就是身如“一身復現刹塵身”等，語如“一音圓演無量法”等，意如“一念遍知三世”等。所謂“相脫”，指事事無礙的大解脫，完全沒有一多、廣狹、延促、自他、器情等的事與事之間的障礙，這叫“相大解脫”。這就是徹顯了文殊本智之後，應法界群機而現無數的教化事業，這是真正層面的法王大傳。而祈願二位尊者能速疾前往普賢法王上師足下，這樣恆時聞法，徹證本心，隨後的隨行叫做“幻變的威神”，這是指作用解脫。就如同在宣說《無量壽經》的法會中，有無數的大士一同相助法會，他們都同行普賢大士之德一樣。也就是，普賢法王上師遍法界無數刹海，於無數群生前，示現報化所攝的無數色身事業的時候，都同行相助，這是真正地與法王的事業海合為無別。

這也是引導我們後學，學習法王大傳的最究竟的大義之處。也是普賢願王依師、聞法、證文殊智、出普賢行，以至達到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真實大道。

八、共入法王心海，同壇成佛

末後，作連接祈願，願一切見聞憶觸此傳的有情相續中，落成解脫的種子，凡一切結緣者都為善知識聖怙主所攝受，而於深廣法的甘露無足受用，以及究竟於威猛父親上師的密意心界中，在一個曼陀羅中同成正覺，從而虛空界盡之間，恆常、周遍、任運成辦有情的義利。

最後，作者為一切有緣者作大祈願。包括兩個方面：一、為何人；二、作何願。

一、為何人

指四類有情所攝的一切有情。也就是對於這部法王的大解脫行傳，眼睛看到了文字、耳朵聽到了聲音、心裡憶念法的影像、身體等有所觸及，以這四類所攝的一切有情。

二、作何願

這是指以法王為根本增上緣，而得以實現普賢行海的全程的發願。包括五分：（一）種下道種；（二）得師攝受；（三）受用妙法；（四）同壇成佛；（五）普賢利生。

所謂“佛種從緣起”，這裡緣是關鍵。佛性是人人平等的，眾生都有一樣的如來藏，這上沒有賢劣等的差別，就看遇到什麼緣來決定是否甦醒，或者決定入哪種道，成為五種種姓裡的哪一種，決定入的道是大是小、是快是慢、是正是邪等，這就可以看出緣的重要。也就是，碰到的老師是怎樣的，以他教授的教法而熏染的力量就會成為那種種姓，而入那種道，這就叫“藏性隨緣”。

當前很多人與法王有甚深的因緣，如果能以法王為增上緣，那就極好了，那麼這裡傳記就是一個媒介。假使對於傳記有所結緣，所謂“一歷耳根，永為道種”，那麼當這個輪迴中昏睡的有情，聽到有這樣的大解脫行傳，這樣因緣一和合，他就會落下解脫的種子，就有不同程度的起信心、增上信心等等。

如果發生了這個根本，再向法王祈求，那就會得到攝受。由於法王是最高的佛果位的量，因此會攝受這個有情，終將其引入到解脫道中，或者在因緣逐漸成熟時，他就會在怙主身邊聽聞各種妙法。因此，就助緣的狀況來說，法王是最高

的，在因緣上又是很切近的，而一旦為他攝受又會是最合適的，因此，這裡有特別大的緣起情況。

從緣起深遠的進程來觀察。只要在接觸傳記以後生了信心，而且信心發展到一定的量，那決定為法王的智慧力所攝受，因緣冥冥之中就會逐漸地往這上進展。這樣為法王攝受之後，將無有厭足地受用大乘深廣妙法。那麼如來藏隨著非常深、非常廣的大乘法的助緣力量，就會逐漸地開顯。因為藏性本來就有，而當這個迷夢中的人，不斷地聽到非常有力量的招喚他醒來的法音以後，他就會速疾地甦醒。悲心、菩提心等的大乘種姓會發出來，會發出大乘行願，會往真實成就三身果位的方向走，這就叫增上的種姓越來越開發出來了。

像這樣，如來藏在離客塵障蔽的情形下會越來越顯發，和怙主之間的相通感應會越來越深，聯繫得越來越緊密、深厚。當達到極致的時候，當然就心心相印，自身的本心和法王的本心剎那間就已經不二了。由此將在大威猛的上師父親的密意心界中（指真心），一壇而成正覺。也就是，同樣在這樣的法界體性裡現前本來的正等覺。

那麼以此將真正地實現普賢行海。也就是乃至虛空界盡之間，時間是“恆常”，指念念不斷；空間是“周遍”，指盡法界虛空界；行相是“任運”，指無分別、無功用；以悲願為緣，展開的事業是成辦一切有情一切現前和究竟的義利。

這是整個大傳緣起上所希願的、從始至終的極其深廣之處。所謂的“作連接祈願”，實際是作三方感通規則上的發願。“三方”，指祈願方、結緣方和攝持方。祈願方是活佛，他在有緣者和法王之間起連接的作用。所觀照的是所有跟法王結上了緣的眾生，特別指跟這部大傳結上了緣。比如耳根聽到了描述法王行傳的聲音，眼睛看到了這一類文字，

心裡憶念法王不可思議的行傳事蹟，乃至作過思維、作過隨學的發願，或者自己開始這麼去學，或者對此事產生了好樂等等。那麼這樣就結上了緣，他在這個甚深層面上已經為法王的願海所攝受了。攝持方是普賢法王上師，他徹證了法界，具有最不可思議的量，任何眾生的心想都在他的心中反映，只要有一點善心傾向，就必然為他的智悲力所攝受。

然而，眾生對於這條道路還處在迷昧不清的狀況裡，那麼活佛作為明眼者，他要為這一切的結緣眾生作從始至終的一種祈願。一切緣起的樞要就在願心上，有願必滿。就像地藏菩薩的公案裡所講的那樣，那些作為連接方的人向菩薩祈願時，那股力量必然會加到所祈願方上面。現在活佛這樣祈願，就是要把一切有緣者的心和法王的心連通起來，這決定了未來非常廣大、深遠的緣起走向，因此，我們要認識這樣的大事因緣。

再者，從我們自身來說，活佛作了一個指引，而我們也應該發出主動力來。我們自己也是見聞憶觸到這部大傳的有緣者，而在這個緣上光有種子還不夠，還要不斷地用水去滋潤它，讓它速疾地開發。也就是出現了信心和恭敬以後，要向法王祈求，這樣就能得佛力的加持，從而在生生世世中得到護佑，或者入到非常好的緣起裡。那麼對我們來說，要隨學的地方就是自身要這樣祈願。

當前關鍵的一步

而且，我們也要祈願，一切有緣者都能共同入到法王心海，同在一壇中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這樣的話，我們就要跟隨活佛，為了讓無數眾生都能真實地結到殊勝的緣，而且，讓這上面的種子得到滋潤以後，速疾地達到相應的量，那麼我們應當從根本上邁出一步，那就是要展開對這部大傳具量

聞思修的法行。充分地去講解、認識、思維、決定、隨學等等，當這一系列的過程發生以後，那麼深廣大道的緣起就會充分地展開，無數具緣者的心識會匯入到法王心海當中，那的確將在因緣成熟之際實現這樣的所願。也就是，一切有緣者會在同一個曼陀羅裡成就無上正覺，會同樣地行持普賢行海，乃至虛空界盡之間，沒有休息地以幻變的神力，作一切法界眾生暫時和究竟的義利。要像這樣認識到緣起的甚深之處。

藏曆火猴年三月八日撰於喇榮

2016年藏曆三月八日，撰寫於聖者法王如意寶的根本道場——聖地喇榮。

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

丹增嘉措活佛·撰寫 益西彭措堪布·譯講

波瀾壯闊的法王大解脫事業行傳，下面我們沿著大傳精妙文字的指示，開啟認識之門。

智者見經題便知全部義，此部大傳的名字是《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

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

開頭就是“真實”二字，這是與“虛妄”相對。真實才是可貴的，無數個假不如一個真，尤其在末世五濁熾盛、聖法光明黯淡、群生苦難之際，有一個真實光顯聖教者的法王出世。

這個“真實”有三個真實：一、真實智慧；二、真實之願；三、真實之力。“真實智慧”，就是徹見光明大圓滿的本性或法性，而且通達引導眾生間接、直接成佛的法道，這樣的真實智慧。“真實之願”，就是指普賢大願，“願持諸佛微妙法”等，或《願海心髓》所說“無垢聖教興盛常住世，無偏眾生利樂恒吉祥，心中所願恆時唯有此”。

“願”是指悲，由於這樣的悲願，當然示現在這個時代作為群生的怙主宣演大教。“真實之力”，正是由於此智悲雙運，以明見法道之心，應著群生的機緣而給他們指明道路，使得一切有緣眾生入到聖教的大道裡，得到無量的利益安樂。

“聖教”，指法報化三身如來應法界群機，所宣說的能直接或間接將眾生引回法界本地的無上聖言。廣說有無量無邊的支分，概括起來歸攝在九乘聖教當中，再概括攝為顯密二教。對此，如日輪的光明出來能夠明晰地看見天下萬物那

樣，以大智慧之光能夠顯示出如來聖教的真實涵義，稱為“光顯”。

由於弘揚聖教，使得佛教的日輪如旭日東昇，在中天之中照耀群品，由此眾生都識得安樂之路，從而能發生現前和未來一切世出世間所求的安樂，稱為“寶”。或者對其一心祈求，都以智悲力無礙的力量決定能實現，稱為“如意寶”。他是誰呢？他就是真佛親自在二十世紀示現在人間的無上聖者，於一切三乘、九乘的無量諸法無不自在，以無等的智慧、徹底照見萬法的力量無礙宣說的大法王。“聖者法王如意寶”這一全稱有極大的緣起，它是由如日月般的兩位大怙主所賜與的名字。一是“法王”，二是“聖者”，再加上怙主上師自身安立了“如意寶”的尊名，此三名稱的涵義將在本傳記中講到，這裡就不繁述。以上解釋了真實光顯如來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的涵義。

對此，以廣而細、支分圓滿的方式，詮表此生佛行事業大解脫的行境，稱為“廣軌行傳”或“廣傳”。

善法堂天鼓妙音

這表示這個法很妙。普賢法王上師的法身智慧以大悲為俱有緣，應著五濁深重時期、娑婆世界地球人類為主的眾生善心的感召力，而在無分別、無功用中任運示現佛的事業，這就是“妙”。這裡面的任何事業都是大圓滿大智慧隨緣的流現，譬喻為“天鼓妙音”，全稱是“善法堂中的天鼓之音”。

正如《華嚴經》所說，忉利天有一面天鼓，是由天人們的業報而感得的，當了知天眾放逸時，空中自然會出妙音，宣說四法印的正法。比如宣說一切五欲都是無常的，如同水中泡沫般體性虛偽，一切諸有都如夢幻泡影浮雲水月一般等

等。三十三天的天人們聽聞了這樣的法音後，都共同升於善法堂。之後天王帝釋宣說妙法，使得他們都隨順寂靜，除去貪愛。這裡要看到，天鼓無心、無功用，是由天人們的福報自然感現這樣的法音，這表示如來作事業的相。普賢法王上師就是應著眾生的緣，自然地流出這樣的身語意無盡的事業之相，完全脫離了生死涅槃兩邊，沒有任何事相上的障礙，而出現的大解脫行傳，所有這一切猶如天鼓妙音。

丹增嘉措大活佛 造

作者丹增嘉措仁波切，為當代寧瑪派高僧、成就者、法王佛行事業的勝妙補處、大圓滿灌頂傳法金剛上師、《法王全集》的重要整理編輯者，戒律清淨，智慧圓滿。以他的發心和精進力，在太陽照耀下的廣闊區域，為人類留下了珍貴的《法王廣傳》。（關於作者功德，詳情請閱讀《丹增嘉措活佛仁波切略傳》。）

傳承的情況：我在活佛仁波切前親自領得近傳。目的是想，自己翻譯、傳講以及將來法師們弘揚有近傳加持的話將富有力量。

下面就開始逐章進入《法王廣傳》的講解。

第一章 於諸聖者境讚頌及立誓撰寫等類

這可以說是《廣傳》的序分。在這裡將首先讚頌傳承祖師，接著就要說明作者撰寫這部大傳的許多因緣，“等”字包括傳記體裁的取捨等等。

頌文 分二：一、讚頌諸聖者境；二、傳記的發起因緣。

其中，一、讚頌諸聖者境，又依次分為：（一）讚頌三寶祈賜吉祥；（二）讚頌悲心之王釋迦本師；（三）讚頌智慧之王文殊聖尊；（四）讚頌威力之王無死蓮師；（五）讚

頌金剛降魔歷代化身；（六）讚頌文殊化相遍知麥彭大師；
（七）讚頌遍主法王上師大解脫事蹟。

喻 願吉祥（祈願一切吉祥圓滿）！

（一）讚頌三寶祈賜吉祥

**具十力德無盡莊嚴主，無主滅道湛寂甘露法，
持法明脫之藏眾中尊，三尊諦實願賜普吉祥！**

這一頌首先讚頌三寶的真實功德，之後祈願以三寶的諦實力賜與一切種類的吉祥。對此先要明確所謂的疊字寫法，接著分句解釋教主佛殊勝、寂靜法殊勝、聖眾僧殊勝，最後祈願以三寶的威力普賜吉祥。

略說疊字

疊字法，是指前一句的最後一字，和後一句的最初一字相疊。這裡有三個疊字：一、主；二、法；三、尊。主以真、妄而疊，前一字講真，後一字講妄；法由人、法而疊，前一句講法，後一句講人；尊以總、別而疊，前一句講別，後一句講總。

主就是我，有主宰義、自在義；法就是道，有妙理義、天理義；尊就是殊勝，有無上義、最勝義。總之，由這個巧妙的疊字法，能顯示出聖法界的德相，就主一分，稱為“佛”；就道一分，稱為“法”；就眾一分，稱為“僧”。以具無上的緣故，的確能滿足一切具信心者的所求。從而祈求賜與一切種類的吉祥。

教主佛殊勝

第一句說全真無妄。當以無明為體性的虛妄分別的客塵無餘消盡時，本來的大光明的智慧徹底顯出，這是與法界體性無二的智慧本明，因而能遍知一切法，稱為“一切種智”。

具體的德相，就是對於眾生的因緣、欲樂、道行等等，盡十方三世的量一切無礙而轉，稱為“力”，以“十”表示圓滿。以此大智慧徹底地顯發，無礙地起用為主體，開發出了身語意的無盡莊嚴。譬如，身可以應法界群機現無數的色身相；語可以隨眾生意樂流現無量的音聲；意徹底地遍知眾生的心行狀況、法門狀況等，能夠無礙而轉。諸如此類，出現了無盡的、永無壞滅的大無為法的功德之相，這就是如來藏大我開發的狀況，稱為“萬法之主”或“法教之主”。這裡的“主”就是大自在義，於一切法無礙而行，它是沒有了我和無我兩邊卻非斷滅，以周遍的本明無礙起用的大自在心，這就是佛。

寂靜法殊勝

這樣已經成道的諸佛要教示眾生什麼法呢？就是要教導我們離妄返真。佛自身已經證到了真我，而且，知道眾生落在什麼樣的虛妄分別當中。也就是，在一念妄動之後出了能所，那時根本上把那個妄見者當成了我，從此以後，從細到粗發展出龐大的私我體系，這就是一切苦的根本。眾生一直在虛妄當中流轉的時候，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無意義的、是苦的，卻始終認為這個我有自在性、主宰性。諸佛宣示的法道就是要息滅它，因此說“無主”。

雖然同樣是用“主”字來表示，但卻有真妄的不同。前者是真實的主中主、萬法之主，真實大我如來藏恒沙功德的顯發，不被任何客塵所繫縛，那是天然性德的開發，是真正的自己。而後面這個主，卻是落入了能所以後，執取那個妄見者作為“我”，從此總以為這個我可以有自在、有主宰，可以任性而為等等。這上面又有自我和自由兩分。自我就是認為要為這個我，出了私我的執著以及私欲，這是生死的根

本。再發展到更加狂妄的時候，就認為這個我是可以自由的，沒有什麼天理要依的，憑著私我的智巧等等就可以去實現自我。那麼這樣就是以私我的見解作為根本，以私我的欲作為動力，再加上一種不信天理的狂妄作為，這就是惡趣的根本。那麼這個範疇全成了以苦集為內涵、以熱惱為體性的生死大病的法，這些全都不是大道、不是妙法。因此，諸佛證得了真實的自性以後，要教示的就是以無我或者無私我主宰性為根本，以滅諦、道諦為內涵，處在湛寂無事當中的大安樂，能夠除滅生死苦患的甘露妙法。

這裡要辨析真妄。落在無明狀況裡，就感覺自我是有主宰性、有自在性的，錯覺中會認為這一套全是真實的。而諸佛揭示的法道，告訴你所謂的“我如何、我要如何”等等，在自我這個根本上建築的所有見解系統、思想系統，都處在一種緣著我的分別執著中。以私我起的自他對立，以私欲出來的不甘心，以及自我被否定、肯定等等，這些就是所謂的非非法。而能夠將此一切全數揭示為本來虛妄，而且證到沒有這種私我主宰性的時候，那就出現了純真的法。當這些都沒有的時候，就自然合到法、合到本來的天理了，這是天然的。到了這個果上就叫做“滅”，與它相合的就是道，即是以無我空慧為主的無漏的道。這樣安靜了、全然無事了，就是“寂”；它是發揮心的靈明，所以是“湛”；能夠起死回生，把死人救活，叫做“甘露”。諸佛所開示的妙理法道，就稱為“法寶”，這是他自身證悟到的，也是我們本來具有的。這樣所說的法就是道中的，它就是殊勝。

聖眾僧殊勝

持這個法的人，當然達到了明、脫兩分所攝的大功德藏。“脫”，就是一切我執妄動全部息掉了；“明”，指本明出

現了，出現了真實的如所有、盡所有的智慧。這樣的眾是眾中的殊勝。

祈願三寶普賜吉祥

那麼，這樣的主、法、眾三者都是所謂的“殊勝”或“尊”。超出一切，叫做“諦實、真實”。不同於外道還處在無明愚暗裡、絲毫沒有顯出身語意莊嚴的教主，也不是所說的有我、並非能寂滅苦的苦惱之法，也不是學有我之法、落在虛妄分別裡的外道徒眾，因此稱為“三個殊勝”或“三尊”。由於三寶具有殊勝，聖法界毫無虛妄，智悲力本身融通為一個大體系，這樣的話能夠無障礙地遍入具信心諸有情的心中，因此有真實的加被力。

三寶完全具有救護的能力，在外支上是圓滿的，自身這樣憶念功德產生勝解信以後，那當然至心地祈願三寶賜與一切吉祥。這裡的“普賜”，就是指能賜與現前、究竟所攝的所有利益安樂，的確三寶是無上的歸依處。

（二）讚頌悲心之王釋迦本師

瞻部牽藤果穗垂，落海聲相作美稱，
南洲器情普攝取，發心白蓮千葉開，
極縈繞至娑婆際，受生釋族天中天，
此期教法唯一主，能王日親您得勝！

略說頌義

這裡憶念大悲之王釋迦本師。釋迦佛遠在恒河沙數劫前，發五百悲願攝取娑婆穢土，在福慧圓滿時於此界示現成佛，以此出現了最光明的正法時代。這裡認識的關鍵在大悲白蓮花願上，對於這個悲願，要認識對象、特徵、範圍及程度、成滿的情形，由此才知道是真實的讚歎。

對象，是南洲器情為主的娑婆穢土。特徵，是對於千佛不攝取的穢土，釋迦佛的前身寶海梵志，以極重的悲心特別要攝取這個苦難世界而成佛，因而悲願如白蓮花。範圍及程度，範圍是盡娑婆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區域，程度是極為繫念。諸佛都有大悲，不捨苦難有情，而釋迦佛不共的大悲，尤其悲憫苦難深重的穢土諸有情，他的心極為牽繫縈繞著這個苦難的世界。成滿的情形，是指經過大約二恒河沙數的大劫，積集無量福慧資糧，終於在賢劫人壽百歲之際，從兜率天宮降生，受生在釋迦族的有緣父母家中。由此成為天中之天，也就是這一期的無上導師，他是這一期教法中的唯一教主。由於他超越了聲聞、緣覺、菩薩的地位，心極為堪能，沒有一念的妄動，而且大雄大悲大願力能普度穢土裡的一切眾生，這個極為稀有難得的因緣終於實現，它是這個穢土的最大事件，因而歡呼釋迦牟尼佛得到了全勝。

具體解釋

“瞻部牽藤果穗垂，落海聲相作美稱”。

遠劫前的寶海梵志，悲心所觀緣的對象是什麼呢？那是一個具有美麗名稱卻極度苦難的世界。在那海岸邊上長著一棵大樹，詩學的修飾法說就像牽連的藤一樣，表示樹非常地高。在那上面又有麥穗般的果子，法喻合稱為“穗果”。那果子非常大，所以一掉到海裡就會發出“瞻部”的聲音，由此取名為“瞻部樹”。以樹而稱那個世界為“瞻部洲”。

“南洲器情普攝取”。

它是一個小世界日月照臨的四洲當中的南洲，苦難尤為深重。《悲華經》裡講述了，世尊過去做寶海梵志的那個時候，勸了很多的人發菩提心，他們都發願要攝取清淨的世界。那時，一千零四尊佛所放捨的就是那些具有深重煩惱的

有情，在五濁惡世裡，作殺父、殺母等的五逆重罪，毀壞正法，誹謗賢聖；專門行在邪見當中，遠離聖者七財，不孝父母，對於沙門、婆羅門等的修道人沒有恭敬的心；因果律上顛倒而行，不應作的作，應作的不作；不去作福德之事，不畏後世，對於布施、持戒、修定這三種福業處沒有一點想作的心，不求人天善趣果報，非常勤勇地造各種的十惡業，趣入三不善處；遠離善知識，不知道親近真實的智慧，這樣入在生死的牢獄裡，隨著不正的欲、有、見、無明四種瀑流，淹沒在如熾熱灰河般的苦燼當中，三苦極其熾然，他們就處在這種像瞎眼一般的癡心盲人的狀態，沒有善，專行惡。這樣的眾生叫做“善根燒滅者”，叫做“顛倒行惡者”，叫做“無藥可救者”，諸佛世界不能容受，因此被擯棄而集中在這樣的污穢國土裡，尤其處在南瞻部洲。正由於遠離了善業、行不善業而行在邪道中，所積集的深重罪惡像須彌山王一樣大。那個時候，寶海梵志興起了悲願，要攝取南瞻部洲器情等的整個刹土，這是娑婆世界的重點所在，總的範圍當然是娑婆穢土。

那麼，那時他是怎樣“普攝取”的呢？寶海梵志的特別大的悲心著眼在娑婆世界到了賢劫人壽一千歲的時期。一千零四尊佛都沒有發起這樣的悲願，也都不攝取這個非常惡劣的世界，使得那些眾生都流轉在生死裡，像陷在機關牢籠裡一樣，沒有人救護，沒有依靠的地方，沒有安身之處，沒有明燈給他們照明道路，受著各種極重的苦惱。寶海梵志認為：這樣的苦難眾生，一千零四尊佛不作攝取反而捨放，各個願取淨妙世界。那些淨土的眾生已經能夠自己善自調伏，心地清淨，已經種了善根，在道上勤加精進，已經供養了無數諸佛，他們還去攝取。因此他說：“我現在的心像緊花樹葉一

樣在顫動，我在大憂愁中，身體的一切支分都憔悴了。這些菩薩們雖然生起了大悲心，卻不能攝取五濁惡世，使得這無量的苦難眾生墮在愚癡的黑暗之中。”由此，寶海梵志特別地生起不共的悲願，他說：“乃至來世過一個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入第二個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在劫後分的賢劫人壽千歲的時代，我就要在那時行菩薩道，長久地在生死中忍受各種辛苦，以菩薩三摩地的力量，決定不捨這些有情。”這就叫“南洲器情普攝取”。

“發心白蓮千葉開，極縈繞至娑婆際”。

這個攝取穢土器情的悲心一動，菩提心的發心白蓮的千葉就打開了。也就是以這個心驅使，當時寶海梵志就在寶藏如來面前立了五百悲願。他的著眼點非常特別，就是要對那些善根燒滅者，不惜一切代價來作救度，因此具有白蓮花的特點。他特別要在穢土裡攝取罪苦有情，以此把這些有情都攝到解脫等的地位，這是一個非常艱鉅的任務。因此，這個千葉的白蓮打開來以後，代表這個願真實地開發了，這是非常有力量的，他的攝取成了一個極大的發願境界。也就是，他的心一直關注在穢土的器情上面，不是要在淨土成佛；時間上跨越了無數的阿僧祇劫；而他所作的修行是各種各樣的，哪怕為了讓一個眾生種一個善根，他都是一切可以捨、一切可以修；而且以歷劫的行道，念念憫憐眾生來作發願等等，這都是非常具體的。

在五百白蓮花悲願裡面講到，在前期的無數阿僧祇劫裡，自身要勤修六波羅蜜多，把眾生都安置在六波羅蜜多的大行中。為了讓眾生種下些許的善根，自己可以代受無數的苦，可以作無數供佛等的修行，等等。再者，到了近前的賢劫前三佛時期，自身要做大法將，要與眾生大量地結緣等等，有

非常多的攝取眾生的因緣狀況。之後，在人壽一百二十歲之前世上沒有佛法的時候，要示現為外道導師，比如八臂天等來攝取眾生。之後上升兜率天。在這之前根本不求人天的福樂，一直都在生死最苦難的地方，和眾生在一起，以最近的方式來結緣、來攝取眾生的心。

升了兜率天以後，在人壽一百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就要受生在這個南瞻部洲，來最近地攝取有緣眾生，而這種攝取也是非常具體的。最初怎麼從兜率天降下來；怎麼在印度選擇迦毘羅衛國釋迦種姓的父母，之後受生；然後怎麼住胎；怎麼出胎；出生以後怎麼學世間技藝、享受五欲，之後捨離國政妻子等，現出家相來引導眾生出離輪迴；之後要示現苦行的相來攝取眾生，對於一切外道的修道過程全部都要經歷，見為不究竟，之後示現降魔、成道，這樣來讓眾生能夠趣向真實的菩提道；之後要開始轉三乘法輪，以這種事業妙相來攝取眾生；最終還要示現涅槃，以此讓眾生警悟無常，趣向解脫之道。

涅槃以後，在正法壞滅之前，還要以舍利來攝取眾生。正法滅了以後，還要在很長的時間裡，讓舍利發生各種變化來攝取眾生。這一切弘大的悲願都是要攝取穢土的有情，就是要在這個世界集聚無數的因緣，就是要在這個世界成佛，這樣以最近的方式把最苦難的眾生引導到佛道上面，這樣就叫“發心白蓮千葉開”。

那麼，寶海梵誌發完大願後，寶藏如來讚歎說：“善哉！善哉！大悲淨行，你為無量無邊眾生，發起了這個大悲弘願，能作大饒益，在世間中作大光明。梵志！譬如一片成就的花田裡有好多蓮花，各種色、香、觸等以及種種花葉、花莖、花根等，都成就了各種的功德和藥效。這眾多的蓮花，有的

寬廣一百由旬，有的寬廣兩百由旬、三百由旬，乃至像一個天下那麼大的形量，所發出的光明和妙香也是與此等量的。如果盲聾啞啞等諸根殘缺的眾生，見到這些蓮花的色相、嗅到香氣等，諸根都得以具足。假使眾生有四百零四種病，在發作的時候聞到花香，這些疾病當即就能除癒。或者眾生有顛狂、放逸、狂癡、睡眠、心亂、失念等，聞到花香都能得到靜定一心。

這片大花田裡還生長了白蓮花。這個花像金剛一樣堅牢，以琉璃作莖，花台上有一百蓮子，純金作花葉，瑪瑙作花萼，紅珍珠作花須，花高有八十四億由旬，寬廣度是十萬由旬。這個花的所有色、香、觸等都遍滿了十方剎海，如同一個佛剎裡的極微塵數那麼多的諸佛世界，這可謂是其中的花王。如果眾生四大不調，有非常重的疾病，諸根缺損羸弱，或者內心顛狂、放逸、狂癡、睡眠、心亂、失念等等，見到這白蓮花的光明、嗅到它的花香，一切疾病都得以除癒，獲得靜定一心。假使眾生才命終，身體還沒有爛壞，被這個花的光明一照觸、香氣一熏到，隨即就能恢復而重得命根，和眷屬們一起在園觀中游玩，以微妙的五欲彼此享樂。假使一定要命終，也不會生在其他地方，而是生在梵天，在那裡長久安住，壽命無量。”

這個比喻是說，假使菩薩具有四法懈怠：一、願攝取清淨世界；二、願在善心調伏的白淨大眾中施作佛事；三、願成佛後不說聲聞乘和緣覺乘的正法；四、願成佛後壽命無量，這一類菩薩就像其他的蓮花。假使有菩薩具足四法精進：一、願攝取不淨世界；二、願在不淨眾生中施作佛事；三、願成佛後宣說三乘法要；四、願成佛後得中等壽命，不長不短，這一類菩薩猶如白蓮花。

大悲世尊就是這樣的白蓮花。他的悲願特別關注濁世無人救度的罪苦有情，一心要攝取穢惡世界，發了如花葉般的五百支分大悲願海。而且，他宣說大悲不斷善願，給未來的諸菩薩成就大悲樹立法幢。這樣就知道，這個白蓮花的極其廣闊的大願，覆蓋到了佛刹極微塵數的世界。就此世界來說，這個周遍的大悲當然也就普覆到乃至娑婆世界的邊際之間。

“極縈繞”，是指悲心深重，一直在這個世界的無數劫裡示現各種身相來作調伏。或者一心修集無量的善根，捨棄無數的頭目腦髓，修集無數的波羅蜜多大行等等，只為濁世惡苦眾生故。或者說，“極縈繞”是刹那也不離開。又可說是以最大的悲心自己代無數的苦，來給眾生修集成佛的因緣。或者在任何時處都一心為了眾生，乃至在這個世界裡，從前期到中期，到因緣成熟時怎麼來示現八相成道，以及涅槃以後留舍利等來普作佛事等等。總而言之，盡了最大的心，一點都不捨眾生，全分的心就是要救度苦難眾生。另外，“極縈繞”三字還要由《六度集經》等釋迦佛的本生傳來得到了解。的確自從發願以後，願成為力，以願驅使，無數生當中都在這個世界裡現各種身份，普度無量有緣眾生。

“受生釋族天中天，此期教法唯一主，能王日親您得勝”。

（“日親”是釋迦佛的另一個名字。）

那麼這樣經過無數劫，資糧積累到圓滿的時候，就在我們這個世界，兩千五百多年前示現成佛，因此說“受生釋族天中天”。整個成佛的歷程，先是以釋迦種姓的淨飯王為父、摩耶夫人為母，這樣生在釋迦的族姓當中。之後有一系列的成道歷程，在人們面前出現了天中天，也就是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

從此開始宣說出世的解脫和成佛的法要，歸攝為三轉法輪。要知道，在一個教法期裡只有一位圓滿教主，這是由一世間不能出現二轉輪王、不能出現二如來的法則所致，因此叫做“此期教法的唯一大導師、唯一教主”。這樣直到這個世界法滅之間，所有三寶的根源就是釋迦本師。

這樣的能仁之王——日親，他以大悲的白蓮花願，終於得到了最輝煌的勝利！

（三）讚頌智慧之王文殊聖尊 分二：1、讚頌功德；2、緣念後頂禮。

**德字紅黃光明青春精，成熟相好幻聚青春相，
一切佛智自色妙語天，彼擁藍色劍者吾頂親。**

文殊聖尊是智慧之王，因此讚歎的重點在“智慧”二字。第一句講智慧性，第二句講智慧相，第三句講智慧身語意，第四句前半句講智慧作用。

首先，智慧性文殊又要由四分來了解：一、能生種子字；二、紅黃光明；三、青春；四、精。“德”，是能生文殊聖尊的種子字，法界的法則就是從這個字出現文殊本尊。這個本心的光明就說成“紅黃光明”。就像早上太陽從海邊升起，那是一個帶有黃暈的紅太陽，這代表生氣，表示智慧永遠都是光明的、燦爛的。“青春”，是無為法，因為本性的智慧非因緣所生，因而沒有老、沒有衰，這是本具的無為法的青春之性。“精”，是指這一切的虛妄去掉以後會出現一個精，這個就是本性的精華、大智慧的光明。這是性文殊。

其次，智慧相是指此性應著眾生的善緣現出來的表相，這也是啟發眾生往智慧的本體回歸，往青春的本性回歸，往

無生無滅的常然無為法回歸，往本自無苦、天然大樂上回歸。因此，性文殊或真實文殊應著有緣眾生的善習氣的心，會現一個青春童子相的文殊，來引導眾生往智慧上回歸，或者往智慧上靠。這是一個幻變的相好聚成熟的青春相，也就是十六歲童子相，非常年輕，而且有非常多的妙相和隨形好，這個層面一切分的內容都現出成熟的青春相。譬如皮膚細嫩、眼睛有神、頭髮青黑、身姿矯健等等，總而言之，身體從上到下，五官的每一分，身體狀貌的任何一分，全數是青春相，充滿活力，這個顯出來的相是表達青春的本性。假使一個人衰老了，尤其心已經變老了，那是不理想的，他已經落入到非常重的虛妄分別當中了；而真實的大智慧的相永遠都是年輕、樂觀的，永遠都是歡喜的、都是妙力無窮的。

第一句和第二句的連接很重要。比喻就像一個種子，會成熟而出現一種青春相，比如草之綠、花之紅。但要注意，譬喻上是有為因果的相，也就是因上的種子或種姓是生滅性的，而且是由因緣和合造作出來一種成熟的相；但意義上是無為的種姓，本自圓成的。也就是青春精是本來的心要，他的成熟不是造作出來，而是從法身出報身，自然地應著眾生的緣就這麼顯相，這中間沒有生滅性。詩學的描述是喻和義兩個放在一起來講。那麼第一句比喻裡是種子字、青春精，它不是從現出來的相來說的，而是從本來無為法的青春的精妙、諸佛的智慧、無為的自性上面來說。“成熟”兩字，比喻上是成熟出來，意義上是顯現出來。金剛乘的教法裡講有八種幻變網，“文殊幻變網”是其一，就是諸佛的智慧——德字紅黃光的精華顯現為文殊聖尊相好幻變的相，這是不可思議的報身的相。這個相表現的狀況，就是相好的一切分都成熟的青春的色相。

再者，這個智慧的身語意，就說這是一切諸佛智慧自己的色、妙語天。配身語意來說，一切諸佛智慧的心要，這是意；由此自然會現出一個青春的色身相，這是他智慧的色，這是表身；妙語天是表語，實際這是文殊十五個名字之一，“妙語”，是說明從這個天真本性的智慧裡，會出四無礙的慧辯，在任何時處都沒有障礙，妙語滔滔不絕。

這樣的智慧尊，他的作用以具藍色劍來表達。這表示有能斷的作用，大智慧能頓時揮斷一切戲論網，根本不纏縛在裡面，或者遠離一切二邊耽著，這表示他慧劍的銳利。

對於這樣的智慧本源，心想一切時不能離開，因而就不由自主地以頭去親近他，這表示由衷地頂禮。

（四）讚頌威力之王無死蓮師 分二：1、讚德；2、禮敬。
千葉妙蓮花蕊綻笑頂，一切佛智同變遊戲行，
力伏現有海生佛王尊，住心不壞明點為莊嚴。

略說頌義

在讚頌功德上，要認識蓮師的生處、體性、威力、名號四個方面。生處，是達那郭夏海的千葉蓮花花蕊綻笑的頂端，不是從母胎出生。體性，是一切諸佛的智慧共同變出的大遊戲之行。這就像四個人舞獅子，兩個人在前，兩個人在後，共成一個獅子，這邊耍耍，那邊玩玩，這就叫“遊戲”，實際他是一切諸佛智慧共同力用的顯現。威力，是成為王者，他能勝伏一切現有或器情，這種力量能轉一切物，不被一切物所轉。他是沒有絲毫無明的，因此不會被其他任何法所攝伏，任何反方的力量、無明方的力量等等都會被他征服。他是海生佛之王，在穢土化身的狀況裡成了無與倫比。“海生”表示不是胎生，而是化生。所謂“佛王”，要知道在娑

婆世界的無數小世界裡都有先釋迦、後蓮師的示現方式，而且後來居上。釋迦佛的後身即是蓮師，但他以無死虹身的示現成為佛中之王。

這樣緣念功德後而作禮敬。傳統上表示很恭敬時會這樣想：“把您的腳放在我的頭上，把您放在我的心中。”那麼這裡是請住在我心中，如果蓮師住在我的心輪當中，那是多麼莊嚴。猶如觀音奉彌陀為頂巖，蓮師就住在我的心中，那是無上的莊嚴，這樣來行禮敬。所謂“請住心輪中的不壞明點”，這是指勝義明點，無為法故沒有壞滅，永遠與我的本性合為無別。或者最深的，就是請住在我的童瓶身中，成為我的莊嚴。

具體解釋

“千葉妙蓮花蕊綻笑頂”。

其實蓮師有無量的化現。就我們這個剎土來說，須彌山南方南瞻部洲六個處所等的種類當中，屬於西方持明者的處所——鄔金空行淨土西北方的達那郭夏海，那是具有八功德的無垢水藏。本來是具一切勝相的空性法界的白色，在共同的所化前，就顯現成具有很多圓滿功德的水域。那個地方有個蓮花園，在那中央有一朵花中之王，在花葉、花蕊等莊嚴具足的那個莖上，這就是蓮師的出生之處。

“一切佛智同變遊戲行”。

這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合作而作事業。就像太陽放出的無量光明，沒有分別，和合一體，這些光明恆時沒有不同的所作，共同具有讓大地上的五穀成熟、照明萬像等等的作用。那麼，安住在無漏清淨法界裡，只是以過去的身相立了不同名稱的無量諸佛，在真如法身的本體中一味無別，所以，

他們作調伏眾生的事業是一致的。這裡是就特別的方面，需要出現一位主要弘揚密咒教教法的大化身，因此，諸佛的智慧共同幻變出一種大遊戲之行，這樣就化現出了蓮師。

也就是說，調伏眾生的因緣成熟時，無量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所攝的諸佛，身語意三密的一切加持的功德，攝入在一個“唵”字當中，從阿彌陀佛心間的無漏大寶藏吉祥圓滿的一個“唵”字形的真金金剛杵當中，帶著五色光明的蘊發了出來。這個時候，十方無量的諸佛菩薩拋散妙花，十方一切刹土裡的勇父、勇母和護法們，都唱著金剛歌、跳著金剛舞，為了能給三世一切眾生的內心賜與歡喜的安慰而作慶賀。那麼，這個“唵”字就降到了達那郭夏海中央蓮花的花蕊當中。這樣諸佛的智慧共同幻變的大遊戲，就出現了三界無與倫比、無所畏懼的大雄猛如意寶上師持明王的妙身。也就是由此出現了相好莊嚴的八歲孩童之相、手持金剛和蓮花、不由母胎的自然化身——蓮花生無上大佛。

“力伏現有海生佛王尊，住心不壞明點為莊嚴”。

“力伏現有”，表明蓮師是大力之王，“現有”即一切器情萬法，或者說顯出來的一切萬象。這四個字在蓮師廣傳裡有詳細的記載，比如能役使鬼神、消滅魔障、調伏羅刹、水不能淹、火不能燒，而且無礙地能轉一切法等等，諸如此類都是大力之王的表相（具體請看《蓮師廣傳》）。總之，具有眾多殊勝的功德，以大福德身調伏眾生，以語教誡調伏眾生，以心的光明本性調伏眾生。

總而言之，他是以不可思議的神變，將眾生引導至解脫的海生佛中之王。這是講在化身的地位上顯示到無與倫比的地步，乃至虛空界盡之間，常住無死虹身當中，而且應法界的群機化現無量。

對此作甚深的禮敬，也就是請蓮師住在心間的不壞明點中，與自己無別。

（五）讚頌金剛降魔歷代化身 分二：1、讚頌第一世功德；2、普禮多世化身。

得彼加持成就禁行王，雪域持橛眾中奇勝士，
任轉心境納蘭持明者，歷代應化出世悉禮敬。

第一世多吉登炯作為蓮師的後裔，親得佛王的加持，成了成就禁行的王者。他是白衣大瑜伽士，在密法的行為上著重修不共的禁行，成了成就者王。

蓮師所傳的金剛橛，傳人主要是多吉登炯和益西措嘉，雖然修金剛橛得到成就的人很多，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他們了。多吉登炯手中拿橛，就像今生法王現出家相卻在腰間插著金剛橛，如同文殊的寶劍成了文殊的標誌，金剛橛是他的標誌。所以，由丹增活佛設計而製作的法王像這個特點很突出，叫做“班智達的裝束、瑜伽士的橛”。

能夠自在而轉心境所攝的萬法，這是表示懷業的無上成就，也就是他能轉一切而不被一切轉。“納蘭”是他家族的名稱，“持明”是身份，他已經見了本性，而且常持而不離，稱為“持明者”。

從第一世多吉登炯開始，次第應現在世間的多世化身，都是我禮拜的境，對此全部作敬禮。

第一世的情形

多吉登炯生於藏地香·納蘭家族，年輕時作了法王赤松德贊的教法大臣，他也是迎請蓮師的使者之一。蓮師親自攝受的二十五大弟子，一個個顯示了不同的稀有成就相，多吉登炯是其中之一。如云：“多吉登炯如風無阻礙。”當師君

三尊在桑耶開光時，他以智慧眼見到。他把脖子上戴的金剛槩插入山崖。由於他的風心得到自在，能通徹地走過山崖，至今還存留有他過山崖過道的痕跡，能親自指給你看。他由普巴金剛門獲大成就，那時桑耶黑波日山起火時，他持著金剛槩把火息滅，黑波日山中，也有他插金剛槩的印跡，至今可見。他以神變力在空中無礙而行，能一時環遊四大部洲。有很多這樣稀有的事業相。

這裡順帶講述普巴金剛法門的威力。越是末法時代魔力越強，而在降伏諸魔上，金剛槩法門尤其威力。從前，蓮師在印度與尼泊爾交界處的楊列秀山洞，依尼泊爾公主釋迦德哇為修行所依，修吉祥真實義赫魯嘎時，有三個具大力量的鬼神來作障礙，使得當地三年沒下雨，發生了很大的饑荒，瘟疫橫行。蓮師派人去印度求除障法門。所派的兩個人帶著金剛槩續法門剛到之時，障礙自然息滅，天上降下大雨，消除了饑荒和疾病。因此有這樣的說法，“真實義如同商主般富含悉地，金剛槩是必要的護駕，猶如保鏢”。當時派的其中一位就是多吉登炯，他是這個法門的重要傳承者。（到了此世，法王開發金剛槩法門也是有極好的緣起。）

蓮師在《上師密集》授記的保密文中說：“多吉登炯，你從無始以來積功累德，現在得到了真實的果。將來在藏地一方，聖教只剩下灰燼的時候，你會讓它重新盛燃起來。”在作八大法行秘密圓滿的灌頂時，蓮師說：“多吉登炯，你轉世經歷許多時期，最後在扎桑山，轉為仁增果德堅。那一世打開藏山的伏藏門，灌頂的水流從中而降。”

蓮師給多吉登炯指示心性，多吉登炯頓時解脫，獲得成就。他是蓮師座下特殊的一位作事業的法將。蓮師要離開藏

地的時候，在家瑜伽士排成一行，行列裡敲鼓最厲害的是多吉登炯。

多世的情形

那以後，多吉登炯又經歷多世的轉生。第一世是仁增果德堅，第二世是仁增拉登多吉，第三世是仁增阿格旺波，第四世是仁增班瑪稱列，第五世是列繞朗巴大師，等等。

（六）讚頌文殊化相遍知麥彭大師 分二：1、讚德；2、禮敬。

等空智慧摩尼寶鏡中，智藏第一知遷遊戲變，
由麥彭巴悅耳大名聲，遍傳刹海怙主尊前敬。

在讚德中，要認識化現的根源、殊勝的遊戲幻變以及名稱遍揚刹海。

從等如虛空的大智慧的如意寶鏡當中，出現了智慧藏第一知遷入的遊戲的幻變。這裡揭示了大遍知的本源。“等空智慧”就是法界智慧。藏人通用的說法是“等空”，因為看到了虛空周遍一切，所以常常說“等虛空界”，如果是漢地大德，就會說這是全法界量等等。由於這個智慧本身就是法界的體性，而法界遍一切法的緣故，因此智慧遍一切法，在任何地方都有這個明知的智慧，因而無不了知。所謂在徹證的時候，諸佛都具有照見十方三世一切所知法的遍智，就是這個道理。“摩尼”是如意。在這樣如明鏡般的大智慧或者大圓鏡智當中，萬法就像海中呈現的影像一樣，了了分明，再者，應緣而出現無數的權巧智慧。像這樣，實智和權智無二具足，或者盡所有智和如所有智無別具足，那麼他就是智慧藏第一知。這是文殊的名號，無盡的智慧叫做“藏”，成為知中的第一，沒有比他更大的智者了。他當然也是應法

界的無數群機會有無數的化現，因此，他遊戲的幻變就出現了麥彭大師，也就是麥彭巴。

“麥彭”，是不敗的意思，“巴”，是者或人，這樣的不敗者響亮的名稱傳遍了剎海。也就是，智慧第一的身份在任何時處不為所敗，他的立宗是無比正確的，他的智慧是無比善巧的，因此，對於世出世間的一切所知萬法無礙照見，能摧破邪宗，不為邪宗所破，故為“不敗”。此殊勝的變現不局限於娑婆雪域的一角，實際上在無數剎土裡有無數的麥彭巴，有無數的不敗的示現，有無數的智慧的頂峰，因此他的美名傳遍剎海。

對於這樣的無上怙主，充滿信心地向您禮敬。

（七）讚頌遍主法王上師大解脫事蹟 分二：1、前世；2、今生。

1、前世

這裡憶念上師累世的事蹟而行禮敬 分二：（1）憶念大解脫聖德；（2）重重禮敬。

**以彼無緣智慧幻身攝，隨緣調化水月諸戲舞，
隨意遊戲遍主上師尊，憶尊宿生起信重重禮。**

憶念大解脫聖德又有兩分：一、得何者攝持；二、現何種事業之相。

一、得何者攝持

得到彼大遍知麥彭仁波切無緣智慧幻身的攝持。這裡幻身的本源是大遍知的無緣智慧，也就是沒有任何人我、法我所緣相的本來的智慧。由於沒有任何所緣的緣故，這個智慧遍一切處，沒有任何二取的相。再者，他在法王的淨相中現為幻身，實際這是大遍知的無緣智慧和法王的信心等的緣和

合，就現出這樣的身直接地來攝持。這情形就像彌陀法身本來無相，然而應著眾生的心會現出幻身，直接地在他面前作攝持。像這樣最直接地來加被、來傳法等等，直接就抓住了所化，這叫“攝持”。

二、現何種事業之相

由於遍知父子之間本身心和心已經相應了，形影不離，因此實際就是文殊智慧在攝持，由此出現的作事業的相是一種隨機應化的狀況。那麼，出現的差別的狀況如何呢？叫做“應以何身調伏就現何身”，如同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那樣。這樣在無數群機前現無數的相，就好像天月在無數水器裡現無數的月影那樣，東邊有緣東邊現，西邊有緣西邊現，而且現得恰如其分，這叫“水月諸戲舞”。“水月”，是指在眾生的心水前會出現一個幻相，“諸戲舞”，就是應著眾生的心，出現種種威儀、語言、表情等等身口意的相。這就像一幕幕的戲劇，在一類前現這樣，在另一類前現那樣，這各式各樣的戲劇就叫“幻戲”。由於自身已經達到無著無礙的狀況，因此，這就是一種隨心自在的遊戲的境界。比如，在天上、在人間、現男、現女，或者在漢人前現漢相、在藏人前現藏相等，無不隨心自在。可以說任何的語言，做任何的表演，有各種各樣的表演等等，這叫做“隨意遊戲”。

所謂“遍主”，是指這所有的戲劇都是由一個智慧在演，所有的都是他，只不過應法界無數刹土、無數群機，會現出無數報化所攝的色相、音聲相等。就像所有水月的戲舞都是一個不二的光明月輪應緣在現那樣，這就攝到不二上去了，這就是遍主上師的力用。

那麼，這裡不單單是對於法王在此時期、此人間示現的現相，而是對於大遍主普賢法王上師的自性，應著法界無數

的機、在無數時空界裡出現的所有本生事蹟，心裡憶念以後，以甚深的信心作重重無盡的頂禮。

2、今生

分六：（1）讚頌妙緣尊勝；（2）讚頌釋迦教善說賢者；（3）讚頌無等智語自在；（4）讚頌蓮花大灌喜金剛；（5）讚頌大寶聖者法王；（6）讚頌無畏圓滿。

疊字法的使用

這裡是結合法王不同的名號而作種種讚歎。譬如第一個名字是“嘎讓南傑”，翻譯為“妙緣尊勝”，在偈頌裡疊有“妙緣”和“尊勝”兩字作為主體而行讚歎。其他以此類推。下面各偈頌的最後一句，所謂“持為頂莊嚴”“心開顏”“盛讚”等等，都是禮敬的表達，這些都是一貫的格式。

（1）讚頌妙緣尊勝 分二：1）讚德；2）禮敬。

第一個名字是“嘎讓南傑”，翻譯為“妙緣尊勝”，是法王幼年時的稱謂。

妙緣妙智韶華羽翼力，俱生天成卵殼中已圓，
尊勝諸方洛貢金翅鳥，持為五部佛冠頂莊嚴。

“妙緣”，就是福緣、良緣、好機會。一般的凡人由於過去的善業和願力，在今生就會碰到很好的因緣。比如，生在好的家庭，從小遇到好的老師等等，方方面面法的助緣都自然地雲集。但就聖人而言，他是由自身的悲願和眾生的善緣和合，而出現的一種天之良緣、非常好的因緣。就像釋迦佛來到這個世間時，由於他無數劫來積集資糧，到了此界此時人類的善根福德因緣成熟時，自然就生在淨飯王的王宮裡、入在摩耶夫人的腹中，他入胎、住胎的相都是不可思議的。然後一出胎就能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隨後就有

龍王諸天來承事等等。他從小到大一路的過程都是天之良緣，法界因緣的安排自然就會這樣呈現。

那麼，這裡是什麼樣的妙緣呢？“妙緣”二字以下三句，都是在說明這個問題。他是一種天縱之才、天生的聖者，不是後天學的，由於人類的福德成熟，自然就這樣顯現。比如，一出胎就念文殊心咒，之後無論辦什麼，都是自然智慧的流現。雖然是聖者，但如果眾生的感力不強，也表現不出這麼不可思議的狀況。然而，他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由於無量眾生的福德因緣已經積聚，而必然感生的這樣一位聖人，因此他的表現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一般的鳥在蛋殼裡不可能有非常雄厚的羽翼的力量。它要在出了蛋殼以後，首先在樹枝上攀著枝頭練習，不斷地增長羽翼的力量；經過很長時間的練習，才開始試著初步地飛行；之後才能更大幅度地飛；最後才能夠在虛空中翱翔。這個譬喻的意義是說，一般的人出生以後需要媽媽教說話、寫字等等，一級一級地學，學了很長時間之後，才能開出一些智慧；之後這個智慧還要不斷地提升，要有很大的努力等等，那麼這要經過很長的時間。而法王不同，他青春的羽翼具有非常大的力量，這個力量不是在誕生之後才圓滿的，而是在住胎時就俱生天成了。這是由人類的福德感現這樣的真佛應世，而出現的一種極殊勝的功德之相。

這樣的話，他剛剛誕生以後，還那麼小的時候，就能尊勝諸方。在一切方當中他都能得勝，他是第一的，他是出類拔萃的，他是群星中的月輪、群山中的山王，就像這樣，他的力量已經圓滿了。這就像金翅鳥一拍翅膀就可以飛到九天之上，要去擒拿龍的時候，從非常高的樹上一飛下去就能夠吃到，這證明力量非常地大。法王就是這種狀況，他叫“洛

貢金翅鳥”。 “洛貢”是寺院的名字，叫做“洛若寺”，這裡為了詩歌念起來好聽，所以說“洛貢”。這個大金翅鳥，我們把他持為自己五佛冠冠冕上面的莊嚴。

最後一句是禮敬句。就像把金翅鳥放在五佛冠上面作裝飾，比如在忿怒本尊的唐卡上，最上面都有一個金翅鳥，意思是我們把法王當成自己頭頂上的莊嚴。

(2) 讚頌釋迦教善說賢者 分二：① 讚德；② 禮敬。

第二個名字是“土登拉謝桑波”，翻為“釋迦教善說賢”，是法王出家受沙彌戒時，堪布阿闍黎賜給的法名（後來受比丘戒也未改名）。

**釋迦律教淨戒甘露海，攪生善說賢德光散發，
僧伽中王持戒月天子，自在天我頭髻心開顏。**

略說頌義

在釋迦佛的教法中，毗奈耶律經詮釋的是淨戒甘露海。由於持清淨的戒能使煩惱的火清涼下來，不為犯戒之垢所染，得到無死之果，因此稱為“甘露海”。攪拌這樣的毗奈耶律經之海，從中生起了聖教賢妙的光明而發散，這表示生起了戒德，也就是由教而起證。聖人的言教告訴我們怎樣守持淨戒、調伏煩惱，身口意都安住在清淨的律行當中；“攪拌而生”，是指在學教的時候，提取到它的心要以後放在自心上去修，從而自身成就的是聖教所發生的賢妙的光明，這表示出了德行。所發出來的光非常清涼，表示法王的戒守得非常好，因此成了僧伽中王持戒的月天子。因此，我大自在天心的髮髻上綻開了笑顏。這是形象化的修辭法，月亮是自在天髮髻頂上的莊嚴。就像髮髻頂上如果有月亮，髮髻就開顏而笑一樣，我就是那個自在天，我的心是那個髮髻，我的心上

有了法王釋迦教善說賢的月輪，那太開心了，是這樣而生歡喜。

有趣的比喻

天人和阿修羅商量，在大海裡取長生不死藥。他們用龍的身體做繩子，以須彌山做攪拌器，在大海裡經過攪拌，出來了日、月、酒、毒等，最後取出了長生不死藥。結果天人們沒有給阿修羅眾，直接拿來給天人們分。於是，阿修羅眾就派羅睺羅假扮天子而分到了藥。但後來被發現了，月亮天子就用一個飛輪把羅睺羅的頭砍了下來，因為羅睺羅吃了長生不死藥只到喉嚨的地方，所以身體死了，頭還活著。後來說的日蝕、月蝕也是羅睺羅吃掉的，但由於他沒有身體，所以吃進去後到了喉嚨處就又出來了。

此處的意義

這裡對於法王戒功德的成就以譬喻來說明。要注意它的層次，就像從甘露海中攪拌會出現月亮，第一句是講能生這個持戒月的教法；第二、三兩句是講由教法的攪拌所生的持戒月。這個持戒月是怎樣的呢？就像散著清涼光輝的月輪那樣，它散著由世尊戒律教法所發生的賢德的清涼光輝，是這樣的僧伽中王的持戒月。

“賢德光”，是指學了毗奈耶戒法以後，由於它是調伏之學，因此心非常清涼，沒有煩惱、罪業的熱惱，這個戒光就叫“賢德的光”，它的產生就是要去學釋迦佛的律經教法。

“攪拌”，就是善於提煉，從裡面萃取精華。學戒學得很好，對於因果起了勝解信，之後對於如來所制的戒起了珍愛的心，然後，在自身上身口意守持得非常好。就像這樣，學了導師釋迦佛所傳的戒律善說以後，這個人會改變，會出現賢德的清涼光輝。那麼，學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已經出現了一個持

戒的大月輪，成為僧伽中的王者。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論比丘戒、菩薩戒、三昧耶戒，都是清清淨淨的，就像這樣，的確是極為尊貴的尊者。

由於具有這種功德，法王成為真正的持律上座。別解脫戒方面，他在身口意上處處防護，沒有犯戒的罪染；菩薩戒中，一心都是利他，處處都是以大悲心、菩提心來攝持；三昧耶戒，時時住在清淨見中，住在大智慧的行境裡，就像這樣是不可思議的尊者。這樣念德以後，將這樣的大月輪作為我們心上的莊嚴。

(3) 讚頌無等智語自在 分二：① 讚德；② 禮敬。

這是法王九歲時，全知賜給的名號，叫“阿旺洛珠聰美”，“阿旺”即阿格旺波，語自在之義；“洛珠”為智慧；“聰美”是無等，意思是具無等智慧的語自在。

**妙語自在百千教扼要，三觀神力開解勝智力，
無等任運圓滿勝乘音，善巧演說盛讚當今師。**

讚德的重點在“語自在”三字，從“百千教扼要”到“善巧演說”之間都是在解釋語自在。那麼，有各種各樣的語自在，他是何種語自在呢？是善巧開演妙法的語自在。他是怎樣的善巧呢？是在智慧上無等的善巧。是怎樣的無等呢？在宣說妙法的時候任運圓滿。無論講什麼樣的殊勝法乘，有因緣需要講的時候，直接任運圓滿地就流出來殊勝的法音而善巧開演，在這一點上沒有人能比得上，這叫“無等”。原因又是什麼呢？是由於他得了一種大智慧力。什麼大智慧力呢？就是對於百千經教的扼要，以現量、比量、教量三觀察的神力開解了的大智慧的力量。總之，讚歎處是語自在，根

源是大智慧力，境界是無等。以下就“大智慧力”和“無等”這兩個重點再細緻地解釋。

一、於百千教扼要，以三觀察的神力開解的智慧力

這裡關鍵在“開解”二字。分三點認識：一、於何處開解；二、以何者開解；三、開解的結果如何。於何處開解，指對於百千經教的扼要開解。以何者開解呢？以現量、比量、教量三觀察的神力開解。開解的結果如何呢？就是出現了通達無礙的大智慧力。

在各種經續論的教典中，都記載著諸佛菩薩祖師們所宣說的甚深廣大的正法心要。然而在通達之前，這些都是留待要通過的扼要。軍事上常說的咽喉重地，就是指這個地方如果過去了，那就徹底地擊敗了對方；如果沒有過去，那就被擋在關外，所以它又叫“關口”。那麼在學教的時候，最頭痛的、抉擇不了的很多難題，很多甚深秘要之處、難解之處，這些就叫“扼要”，或者它是根本處。

對此一旦解開了以後，那當然就豁然開解了，對於大的要義一下子貫通；如果沒有解開扼要，這裡學一點，那裡記一點，好像學了很多，但實際根本沒有出現通達的智慧。那麼在因緣聚合時，豁然間就像結打開了一樣，或者疑團消失了，一下子青天朗日現前一樣，這種就叫“開解”。當然這上面有各種各樣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地方。譬如，從最開始的對於無常、業果、四諦等等，這上面都要一層層地開解，或者對於空性、對於甚深的法界等等，有各種要開解的地方。

怎樣開解呢？就是運用現量、比量、教量三種觀察的一種神妙的力量。三觀察當然要有如來的教，要有無誤的理，這個理也是本來法性上的理、緣起上的理，還要有根識的現量、瑜伽的現量，這些都聚合起來，在法王身上就叫“神

力”，不是常人的力量。超出常人的智力範疇，這就叫“神”。就好像一個非常神妙的鑰匙，一下子就把門打開來了，打開來以後，整個領域的事情都完全清楚了。我們都知道，在童話裡常常會講到有一個鑰匙，一打開大門以後，那麼大的殿堂，對裡面的一切都見得清清楚楚的。就像法王當年對於《釋量論》，睡了幾天以後豁然開解，《釋量論》裡大大小小的內容全數都貫通了。就像這樣，有非常多的這上面的解悟、開悟。

開解的結果當然是出現了很大的智慧力，無論見到什麼都是清清楚楚的，要說什麼，塵說、剎說、橫說、縱說無不自在。或者開解又像開了眼，所謂“大開圓解”“廣開群解”，在深廣的各個層面，智慧的眼目已經極其開闊了，洞然明白，這樣就有了智慧明照無礙的力量。

這樣的大智慧力的境界如何呢？接著要認識第二點。

二、無等任運圓滿勝乘音善巧演說

這裡扣住“無等”二字。在什麼上無等呢？在任運圓滿上無等。佛法的智慧有兩種：一、根本智；二、差別智。開悟見了本性就得到根本智了，但是差別智還有待開啟。大差別智一出來，那就像開門見山一樣，對於萬法各種各樣的體性、種類，各種甚深的法理、廣大的法相都了了明見，由此能夠無礙地說法，這就叫開了差別智。

那麼法王在這上達到了任運圓滿的地步。因為法王是大證量者，他已經達到了證量的頂峰，所以出現的不是一般成就者的相，也不是一般大法師的相。《華嚴經》裡講，九地菩薩才成真正的法師。那麼他說法是絲毫不費勁的，要解答某個法義，要辨析某個差別，要開演某種法教，任運就圓滿了。“任運”兩字，是指不需功用。比如，這個問題我

還要想一想，我再翻一翻書、問一問、再琢磨琢磨等等，這些都絲毫不需要，在後得位的時候可以無礙地說法。從喉間的受用輪已經打開的角度來講，是滔滔不絕無障礙地說法，這就是四無礙的大辯才，在這上是無與倫比的。別人碰到這種問題時非常費勁，而他是一點都不費勁，別人只看到非常狹小的地方，而他像大日輪普照群品一樣，就像這樣，是無與倫比的。

那麼，在這個無等的說法境界，或者大的差別智打開的境界裡面，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就這樣任運流出來，而且渾然天成。每當出來一篇法句言教時，不必經過分別，自然成篇，而且是沒有錯誤的、圓滿的、精深的、微妙的、具加持的。殊勝乘的妙法音聲就是差別智的境界，對於大乘、密乘等各個乘，來表詮它法句的音聲，就這樣從大智慧海中流出來了，這就叫“善巧演說”，這是說法的境界。

由以上根源和境界兩個方面合起來，就會真正地體認到法王是語自在尊者。由此，從內心深處無比地敬仰，而讚歎為當今時代的大善知識、無量群生的大導師。

(4) 讚頌蓮花大灌歡喜金剛 分二：1) 念德；2) 禮敬。

第四個名字是“班瑪旺欽寂巴多吉”，翻譯為“蓮花大灌歡喜金剛”，這是法王上師取蓮師的普巴金剛法門伏藏等時用的名號。

**蓮花生心精華大王位，傾頂明體力用大灌頂，
傳心大密意藏極開解，持密歡喜金剛我思念。**

念德，是以蓮花生佛心的精華的大王位，從頂上灌下得到明體力用自在的大灌頂，從而傳了心，極大地開解了心意

的大秘密藏，從此持著秘密藏就成了歡喜金剛。對此思維而憶念是禮敬的方式。

所謂的“灌頂”，按照古印度授王位的儀式，要給太子灌頂，之後他就接受了王權。跟這個譬喻相似，這裡的“得灌”，就是得了心地大國土的王權，得灌就是得了自在、得了權利。這是怎樣一個心地的大的王位或者王權呢？這是指蓮花生佛心的精華的大王位，所謂“心地法門誕生王”。這個是本來的心地上具有自在的，就叫做“心地之王”。而蓮花生佛意的心要，不是在這些外在虛妄的法上，它透到最秘密的層面上就是法界本來的面目，就是本來安住的法界的地位，就是這一念沒有無明、沒有一念落入能所二取妄相之前，這就是本來的心地，稱它為“大心要”。

所謂的“精華”，不是說有個什麼精華的東西，而是就一切法真妄的層面來說，那些由虛妄分別所現出來的能所二相，無論是境還是心等等，都是不具精華義的，因為它是個錯亂；而這些錯亂消失了，那就是本來清淨的地位，它是一個堅實之地。比如《首楞嚴經》裡面說“一切事究竟堅固”，或者講一真法界，或者講秘密心地的莊嚴殿，或者法界的本地，或者本來的常寂光土，或者妙明真心等等，都是指這個本來的心地，這就叫做“精華之義”，或者叫“心要”，或者叫“一切事究竟堅固之處”。在這上自在了，就叫做“王”，這是最大的王。

這個王位怎麼才能傳給具信心的人呢？他是作一個明體力用的、得大自在的一種灌。“灌”的意思就是說給你一個自在，就像印度國王作灌頂的時候，就是給你一個王權的自在，從此以後你就是王。在心地的王國裡，由於得了明體力用的灌頂，它這個本來的明自然起用的時候已經自在了，

從此之後從虛妄的圈脫出來，回到了本來。在這之前，自己是一直隨著虛妄分別在轉的，都是無明力在起作用。如果得了灌以後，心一傳的時候，明了心以後，這個就佔據主要地位了，它就成了心地國土的王，所以說“心地法門誕生王”，其他的都是外圍功勳位。這個灌已經得到了，就是已經在這上得了自在，或者說蓮花生佛的心已經傳給了法王，法王的心也就是蓮花生佛的心，沒有兩樣。

以這個力量從此就大開密藏。這有兩層。第一層，“意”指心意，是指真心的層面，不是虛妄的心，它有一個大秘密藏，這是有待發現的。一切眾生都有，但沒有見到它的面目的時候，無論是凡夫、外道、二乘，或者沒見本性的菩薩，所有的這些人都是在門外，沒看到它，所以稱為“秘密”。它是由於妄識達不到，所以叫“深”；還沒解開，就叫“密”；裡面是無盡的本來心地的寶藏，所以就稱為“藏”。但是已經傳心，心開了以後，對此就大開密藏。第二層，就是開悟以後，這樣的意的伏藏就可以開出來了。

由此成了持密的歡喜金剛。因為這個秘密意已經持住了，說“持明”也是持住了本明，不會忘失。因為念念之中不是隨著妄分別去走，而是天然的本性，這個光明的本性不迷失掉。到了任運的地步，無論是醒覺位還是在夢裡，各種的境界裡都不會放掉，對這個秘密持了以後是真正的歡喜金剛。好比登了極喜地是大歡喜，為什麼呢？因為他見了法界。已經見到了心的大秘密藏，就是本來面目，他就成了歡喜金剛，這種歡喜是不會退的。因此，他就是真實地到了大安樂之地、大休歇之地、大自在之地。那麼這是說法王的證量，在心這個上面已經是大開密藏了。

思維法王的功德，想到他是徹證本性者、大開密藏者、持秘密意者、歡喜大金剛，這樣看到上師勝義的層面，並非世俗上的這種虛妄心識運行的狀況。這樣心裡在甚深的層面憶念，叫做“禮敬”。

(5) 讚頌大寶聖者法王 分二：1) 讚德；2) 禮敬。

第五個名字是“秋吉丹巴耶意諾沃”，翻譯為“大寶聖者法王”，這是由如日月般的兩大怙主等賜與的名號。

**具千稀奇妙法輪轉王，真佛親臨至尊大聖者，
示人身相如意寶於您，語輪恭敬韻海興供養。**

略說頌義

讚德分三：一、法王；二、聖者；三、如意寶。其中重點在“法王”二字；由於是這樣的大法王，就認定他的身份是真佛親臨的大聖者；從他的作用上來說，就成了能如意出生一切所願的大如意寶。這是說，具有一千稀奇的轉大法輪的王者，他是真佛親自降臨的最尊貴的大聖者，又是現人的身相，給人類眾生為主做依止處，成了人可以直接祈求而能滿足所願的大如意寶。對此作最大量的讚歎供養，這是禮敬。也就是，在語言的技藝或者門類上，以大海那麼多的恭敬的音聲來作供養。

廣解

名號的三個方面，關鍵要從“法王”上得到理解，由此後兩個都能迎刃而解。

“具千稀奇妙法輪轉王”，這句是解釋“法王”兩字。“法”指妙法輪，“法王”，就是轉妙法輪上的王。為什麼稱為“王”呢？因為具千稀奇。“千”是泛指詞，可以從各個方面去說。譬如，所轉——九乘的無量法輪；能轉——

具有高深的證量、四無礙解的辯才等；轉——具有大的威德力、福德力，能攝引無數聖凡眾生的心；或者轉的實效上，能夠一下子盛燃起佛教的火焰，能出現非常大的正法上的力量，或者能像風一樣迅速地、大範圍地推行聖教等等，諸如此類，可以講出無量無邊的內容。那麼，我們現在只從大體上怎麼把聖教托起來，使得無量的法輪流通起來這個層面來說。比如，他從小就在洛若寺能夠輔導；後來跟托嘎如意寶學法，回到洛若寺後講很多經論；不久到了非常時期，在二十多年當中，一年四季到處搬遷的時候，甚至在會被關進監獄的最危險之時，都不間斷地給有緣者說法；佛教政策開放後，更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講法，培養了許多繼承佛法事業的弟子眾。這樣就了解到，他完全超越常人的範圍、一般的層次，諸如此類都叫“稀奇”。他完全是自在而轉的，這種轉法輪的力量不為任何違緣、障礙、邪方的力量所勝而能勝他等等，可見是極稀奇的法王！

從這一個方面，有智慧的人就能看到，是那麼黑暗的時期，在根本上讓大教興盛起來，讓眾生得到利樂，不是佛的話，是無法成辦的。要看到，作了那麼大的興教利眾的事業，護持聖教後給眾生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利益安樂，又是那麼黑暗的時代，障礙重重，然而就像太陽一出來，光明就無法遮蔽地現出來那樣，這個大的施予利樂的威力是無法阻擋的。在這個後末邊際的時代，竟然能這樣興盛聖教，那當然不是一般的上師、堪布做得到的。能這樣地大轉妙法輪，可見他不是一般的再來人，而是眾生所有的願望都可以滿足的無上聖者。從他的地位上來說，可以判斷這是真佛順著末世的因緣，親自降臨的一個無上尊貴的大聖者，這是解釋“聖者”二字。由他顯現的大事業相，可以認定絕對是大聖者，絕對

是真佛再來。再從他的功用上來說，已經到了人間示現為人相，所有人類大的願望，他都可以徹底地滿足，因此是大如意寶，實際就是無上寶王。

那麼這樣從“法王”兩字過來，由此就會理解他是真佛親臨的大聖者、無上的大寶王。

對此作最大的讚歎供養。就像《普賢行願品》所說，以勝過辯才天女的微妙舌根，出無盡的音聲海，一一音聲出無盡的言辭海，用恭敬的音韻，對真佛在末世出現的大事業的相、大功德的相作最大的讚歎。

(6) 讚頌無畏圓滿根源 分二：1) 讚德；2) 禮敬。

第六個名字是“晉美彭措迥尼”，翻譯為“無畏圓滿根源”，這是洛若寺班瑪諾吾活佛所取法號。

無畏三密遍空界，無盡莊嚴網變幻，
具五圓滿色身業，種種遊戲應化舞，
光顯佛教今時燈，大能仁王親語讚，
利樂之源聖法王，遍主上師最為勝！

這是總的讚歎。“無畏”，指無上的力量；“圓滿”，指無上的事業；“根源”，指無上的力用或作用。在這樣認識以後作無上的尊重，就是禮敬。

“無畏三密遍空界，無盡莊嚴網變幻”。

這裡“無畏”是心要字，它表達的是身語意三密沒有任何不堪能的畏懼。無論說什麼、現什麼、明知什麼，都可以在全法界量當中作無盡莊嚴網的變幻，身可以變無數的身相，口可以出無盡的言辭、出無量的意樂音，意可以遍知十方三世一切法等等。諸如此類，在盡虛空界的範圍裡，作沒有邊際的、具有無量自性妙德的、不可思議的無礙變化，這叫

“無畏”。這是由於本性徹現，完全沒有了妄執的障礙，因而達到了事事無礙的境地，是這樣的金剛三密大無畏的威力的境界。

再細緻地認識何者是大無畏者。這是指身語意三密或三金剛，這三個已經全部在金剛自性當中，由此不會局限在某一個色身、某一種音聲，或者某一種有所緣的意識心的狀態裡。由於全是這個本性的緣故，它的範疇就是盡虛空界或者盡法界的量，而它力用的發揮是無邊際的萬德莊嚴的網的變幻。一個光也是具有無邊際的功德，一個音聲也是具有無邊際的功德，沒辦法測度，而“網”，表示本身在一個裡面圓具一切。就像這樣，應著法界眾生的各種狀況，出現這樣無礙救度的力量。

“具五圓滿色身業，種種遊戲應化舞”。

“圓滿”，是從色身的事業上來講。由前面所講的金剛無礙的力量，他的確應著法界清淨和不清淨兩種所化的機現報身、現應身，由此作無盡的圓滿事業。因此，這裡要扣住色身，他達到了最究竟的利他成就。而色身的內涵是具有五圓滿。假使要充當西方蓮花部的教主，那他就是阿彌陀佛，就有蓮花部種姓勇父勇母的眷屬，就是由妙觀察智宣流無邊的法音，以及就處在這樣的清淨時當中、這樣的清淨土當中。或者，在東方現喜刹土就是金剛薩埵佛，就是常轉這樣的無遷變法輪，就有金剛部種姓勇父勇母的眷屬等等。諸如此類，可以從方方面面去了解。

總而言之，他成了無量種姓海、無量曼陀羅海總的大遍主。由此具有時、處、導師、眷屬、法門五大圓滿的大色身，出現無數身語意的遊戲，應著眾生的機來現出相應的量，它是法界的大遊戲。這表示無上的事業相，因為無論從時、處、

師、伴、法哪個方面來看，都達到了最極圓滿的地步。因為真佛沒有任何不堪能、沒有任何不能作，因緣一到自然現出這樣圓滿的相，因此是作事業當中的第一，稱為“圓滿”。

“光顯佛教今時燈，大能仁王親語讚，利樂之源聖法王”。

“利樂之源”，指無上的作用，他是能自在地轉顯密無量法輪的大法王，以此使得眾生都能生起現前、究竟的無量利益安樂。總的是指，在法界的無量刹土中，賜與無數眾生現前和究竟的所有利樂，因此成了大利樂之源。特別地就我們這個地球來說，二十世紀前期以後近百年左右，他是最大的光顯佛教的明燈，他是大能仁王釋迦如來以金剛教圓滿讚歎的佛教當代的明燈。就最切近的方面來說，是包括我們在內的這個時代無量眾生的大利樂之源；而且，對於未來時代的無數具緣者，也都將給予無量的利益安樂。這是讚歎作用無上。

“遍主上師最為勝”。

認識了這樣的威力無上、事業無上、作用無上後，當然心裡完全認定：他是一切曼陀羅的遍主、大上師，因而頂在我頭上成為至高無上。這是作無上的敬重，由此將讚歎推到了最高峰。

二、傳記的發起因緣 分二：（一）奇特的大聖傳海；（二）發起立傳的心路歷程。

（一）奇特的大聖傳海

秋夜空中莊嚴行，施清涼王月輪尊，
不捨本處虛空道，無方無量普分身，
千江稀奇歡悅影，不動法界幻無邊，

普門層出隨機調，大隨求戲真稀奇！

秋季寂靜的夜裡，在虛空莊嚴而行的、施清涼之王的光明輪，不捨自處虛空道的同時，沒有方向的偏向性、無量地、普遍地分身散影，在千江當中出現了稀奇的、令人歡悅的月影。與此相同，在法性界中安住不動的同時，出現了無邊的幻變的相，從一切門類層出不窮地現出來、隨機調伏、有什麼希求都隨願賜與的遊戲，實在稀奇！

這裡是以比喻顯示奇特的法王傳海的總相。對此分兩分解釋：一、法喻略顯；二、意義別顯。

一、法喻略顯

比喻有三分：（一）作者之相；（二）不捨之相；（三）無方應顯之相，對此都稍結合意義而說。

（一）作者之相

“秋夜空中莊嚴行，施清涼王月輪尊”。

時間是秋季的夜晚，表示清涼、寂靜，意思是到了最寂靜的佛位。處所是空無一物的虛空道中，表示深寂離相的法身界。“莊嚴行”，就是無著無礙的普賢妙行。“施清涼王”，指光明的作用。就像月輪發出的清涼光輝照到空間裡，萬物都能得到清涼，表示徹證的聖人所起的作用，是施予眾生寂靜涅槃的安樂，讓眾生心中煩惱和苦的熱惱得以止息。

“月輪尊”，指圓滿的光明。這是作事業的作者。

（二）不捨之相

“不捨本處虛空道”。

指不捨自身所在的虛空道，實際是說，天上的月亮從來沒有離開它的道而飛到水中去。表示一直住在無相的法身界裡。

（三）無方應顯之相

“無方無量普分身，千江稀奇歡悅影”。

“無方”，指沒有偏向性，譬如說無方大悲、有教無類。在法界量的虛空界中並沒有偏袒之心，不會說我只應這一方、不應那一方，一點點的自他、貪瞋等的偏向性都沒有。所謂何處有水何處現，由此無方而普現，也就是，無量的分身散影，應著大地上的千江万水而現出奇特的、歡悅的影像。

“稀奇”，有多種涵義。一方面說，月亮從沒有離開過虛空道，而千江裡面都現出了它的影子，月亮沒下到水裡去，但水中現了它的影，這是一個稀奇。再者，月亮只有一個，而千江裡面現出了無數個月影，也就是一和多沒有障礙，因此稀奇。那麼，大事業的相也是如此，法身界裡絲毫分別、偏向也沒有，然而在全法界量裡隨緣而現。

“歡悅影”，指現出來的月影讓人非常喜歡。這是講現的每個影都適合眾生的心，十分相宜，所謂現同類身、出意樂音，總是恰如其分地隨著眾生的心而現。

二、意義別顯

分五：（一）不動的相；（二）不動而普現的相；（三）普門隨機調伏的相；（四）大隨求的相；（五）總說稀奇。

（一）不動的相

“不動法界”。

這是指在法性界中絲毫不動。所謂“動”，就是落在無明當中，以為有一個面前的境，由此由所而立能，這樣就叫從法界中出去了。實際本來也沒出去，但是由於心已經迷掉了，落在二取的妄相中，就叫脫離開了；而現在法界就是本身，對此絲毫也沒有脫開過，沒有落在無明的幻覺裡。

(二) 不動而普現的相

“不動法界幻無邊”。

這一句要理解，是不動法界的同時而出無邊的幻變，所謂住第一義而不動，普能應現無數身。由於不動法界，絲毫的妄動都沒有，因而，在全法界量裡應著群機能現出無邊的報化兩種色身。用相似的比喻來說，譬如處在很喧鬧的地方，由於心完全不動，因此，無數的聲音一時都能夠聽到。就像這樣，由於心不動，所以妙真如性應著群機能就能夠起無邊的幻用；心一動的時候偏向一方，就不可能出無邊幻變的相。總之，正是住法性界剎那不動的緣故，因而，能隨應法界無量聖凡的善因緣而分身現影，出無數幻變的相。

接著就要看，這樣出現的幻變的相，作調伏眾生的事業有何種的效果，這要由（三）和（四）兩分來說明。

(三) 普門隨機調伏的相

“普門層出隨機調”。

“普門”即無量無數的門類。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應以何法得調即說何法，應現何相而伏即現何相，這叫“隨機調”，就像普門大士那樣。正是由於無方，因此能普門。“層出”，是指應著時空中無數的緣層出不窮。“隨機”，是指恰如其分，應現貪相調則現貪相，應現瞋相調則現瞋相。“調”，包括身語意三方面，身，就是具威德、威儀等，能夠攝化；語，說各種隨類的音、應機的音來作調伏；意，由無礙的智慧力，能夠當下影響對方的心而作調伏。所謂的“伏”，就是使得那種虛妄的力量歇下去，這是他力的加被。

(四) 大隨求的相

“大隨求戲”。

“大隨求”，指眾生有什麼希求、願望，都隨之而能夠賜與。“大”，指法身界不可思議的智悲力，它是大如意寶，隨著你希求什麼就能夠賜與，這是事業無上的相。

“隨求”，就是你想聽什麼聲音，想見什麼形象，喜歡什麼姿態、什麼表現等等，就按照你心的喜好現一個相應的相，現得非常地好，它就像戲劇一樣。所謂的“戲”，就是指到處演戲，這邊演，那邊演，有什麼需要就演什麼，這樣的大戲劇是真正的大自在。

（五）總說稀奇

“真稀奇”。

法界是個大舞台，無量的聖凡眾生是觀眾，現身說法是演戲，同類應機是“悅意”，也就是眾生看得相當歡喜，然後心就轉掉了，無不自在是“奇特”，因此總結說“真稀奇”。

稀奇在哪裡呢？在時空界裡剎那沒動過，然而在無數眾生前都現無數影相。也就是他與法界無二，沒有絲毫的動搖，因此沒有一點剎那心的遷動，所以在時間上本來沒有生滅性，但他是念劫圓融的相，也就是一念跟三世是平等的，因而就在不動的同時，能出現無數時間海的事業相。或者在空間上，他也沒有絲毫妄動，然而在一個微塵裡能轉大法輪，在一塵中能現剎海等等。或者說，沒有時間和空間的相，因此在一個音聲裡能圓演一切音。這是第一個。再者，你說他是多嗎？他是不二的；你說他是一嗎？他散身無數。或者說，根本沒有分別妄動，然而應一切眾生的心會這樣說、那樣示現，而且能夠引導眾生。他是大隨求性，沒有分別、沒有造作，但是，隨著你的祈求就會賜與相應的利樂。就像這樣，要知道全是不可思議的奇特之事。

以上盡十方三世無數刹海、無數群生、無數因緣的舞台，而出現的所有節目，就是法王大解脫聖傳海，稱為“傳海莊嚴”。

（二）發起立傳的心路歷程 分十一：

- 1、傳海難詮；
- 2、百度怯畏；
- 3、如實一滴；
- 4、勤苦尋覓；
- 5、勇悍奮舉；
- 6、欣喜滿足；
- 7、心潮湧發；
- 8、智情啟動；
- 9、傳海興瀾；
- 10、天音欲宣；
- 11、同倫請聞。

1、傳海難詮

**恒河沙數尚可極輕渺，師尊三密事業至何邊，
彼諸大慧菩薩尚無能，凡庸之人如我何須言。**

連恒河裡不可計數的微細沙子的量都成了極可輕渺，至尊上師身語意三密大解脫的事蹟到了哪種邊際的量？連那些具有天眼、慧眼、法眼等的大智慧的勇士們，也對此絲毫測不到量，何況我這樣的凡夫平庸之輩，哪裡說得了呢？

這裡要由兩個方面來認識：一、境界無量；二、慧心難詮，這兩方面又都要透過比較法來發生定解。

一、境界無量

“恒河沙數尚可極輕渺，師尊三密事業至何邊”。

用對比法來認識。就好比兩個法比數量，一個是法王大解脫傳海的數量，一個是地球印度大恒河裡微細沙子的數量，在比較的時候，用擬人的方式表達，前者會說：“你那點算得了什麼，實際比較下來，我是你的無量無數倍，恒河沙數再乘恒河沙數也是沒辦法比的。”

這意思是說，普賢法王上師身語意極其深密的境界，是遍法界量、應無數的機而作無數的流現。這裡面連一色、一音，都是由法界心而現的，他功德的邊際都是測不到的，而他神妙的境界完全超越了思維、語言的行境。因此，這樣盡法界量的事事無礙的大解脫行傳之海，完全不是數量可及的。說到“極輕渺”，就是恒河沙數跟它比都可以忽略不計了。應當說，它是無量無數不可說不可說的恒河沙數也都沒辦法比的，因此說“尚可極輕渺”。

二、慧心難詮

“彼諸大慧菩薩尚無能，凡庸之人如我何須言”。

還是用比較法來認識。衡量者指的是無量無數的大智慧薩埵，這些勇士們在智慧的能力上、宣說的能力上，已經出現了極其深廣的境界。譬如到了初地，出現了十二類百功德，眼界極其寬闊，智慧的詮解能力也是非常大的。然後二地、三地、四地步步增上的時候，他的量又是極大地在擴展，一直到十地之間。然而，這無數有學位的菩薩合集在一起，以極廣闊的天眼、慧眼、法眼等，以不可思議的無礙宣說的辯才，對於普賢法王上師的大解脫傳海，一直到盡無數劫之間，連一分都說不到，可見是怎樣大的量！由此作者謙虛：那我呢，只是一個凡庸之輩，以我的分別心和語言怎麼可能達得到呢？這是講，傳海全體超出語言和思維的行境，由此也是揭示法王深密的大解脫境界。

2、百度怯畏

如細針孔欲納虛空界，依此辛勞幼稚孩童般，
欲說不可思議尊之德，我心進止怯畏百度難。

有個小孩想在很細的針孔裡納入無邊的虛空界，他在那裡不斷地做啊做，依止這樣的辛勞，真是白白辛苦！我就是那個小孩，想宣說超出思量範疇的您的大行傳海，我的心是該進還是該停，總是很怯畏、害怕、退縮，經歷一百次的難。“百度難”，就是心裡非常難決定。要做嗎？小小的針眼裡，怎麼納入無邊的虛空？不做嗎？這麼大的事就這樣放棄嗎？常常都是：“難啊！這到底該進還是該退？”心裡反反覆覆，非常難決定。

對此要由兩分來認識：一、力難勝任；二、百度怯畏。
一、力難勝任 分二：（一）比喻；（二）意義。

這裡要由比喻和意義兩分來認識。比喻，在一個極小的針孔裡，本來裝不下無邊的虛空界，卻依止這樣的辛勞來幹，這完全是幼稚小孩的行為。“幼稚孩童”，譬喻凡夫，“細針孔”，表示凡夫的心量，或者智力所能達到的範疇，“虛空界”，表示法王功德的量。意思是說，我就是那個小孩，想以針眼般小小的心，宣說您虛空界一樣的思維無法衡量的無量功德，真是自不量力啊。

二、百度怯畏

我的心在該進和該停上很是畏懼、害怕，誠惶誠恐，一百次都持著這樣難以決定的狀況，很猶豫，難以斷定。因此，一個“難”字，表達了作者“這上面該怎麼辦”的猶豫的心。

3、如實一滴

然而稀奇如玩水月戲，於一方機如今已現出，
幾許身語意密解脫事，質直之語宣說孰人責？

很顯然這是摸不到邊的一個大行傳海，那到底怎麼來講它呢？這個講得出來嗎？別人信嗎？會遭指責嗎？在種種的

猶豫之下，然而心中一現，沒什麼問題的。因為，這稀奇得就像玩水月遊戲一樣，已經在地球一方所化機前真真實實地現出來了，已經透出了消息，身語意三密的大解脫的事業分，已經那樣一段一段地現出來了。因此，我以質直的話語如實地宣說，又有誰能責備呢？

對於這如實宣說傳海一滴的內容，要從兩個方面來認識：
一、真實顯現；二、直言誰責。

一、真實顯現

又有三個內容：（一）稀奇性；（二）一方機；（三）一分相。

（一）稀奇性

“然而稀奇如玩水月戲”。

指心沒法思、語沒法議，這就稀奇了，比喻是玩水月遊戲。意思是隨眾生心應所知量，眾生有什麼樣的心，就現出他心所知的一種量，東邊有水東邊現，西邊有水西邊行，這叫“玩”。玩者是天上的月亮，到處去是遊，千唱百演是戲，水月是幻現，這並不是分別心能測的，叫“稀奇”。

（二）一方機

“於一方機”。

就是無方而現處處現，何處有機何處顯。在無數方中，特別是指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地球東西方人類為主的所化機，包括傍生、非人等在內。這一方機已經到了善緣成熟之地，以他們的能感因緣自然有所應現。

（三）一分相

“如今已現出，幾許身語意密解脫事”。

應現的就是一分相，是指在我們的心前，已經現出了身語意三密解脫的不可思議的大行傳海相。比如，口無礙地宣說妙法，心無分別地流現，身現種種威儀或者留下手印、腳印等，展開極廣大的弘法利生的事業，諸如此類，叫“一分相”。

二、直言誰責

“質直之語宣說孰人責”。

要領會“質直”兩字的涵義。“質”是質樸，沒有加一點色彩，“直”是正直。也就是，我是如實地宣講，沒有加一點自己的色彩，不是要有很多的華巧、修飾、渲染、誇張，它是本然的事情，叫做“質樸”。再說，沒有偏左偏右、偏自偏他等各種好惡的不正之心，因此是“直”。我是以質直的話來宣說事實，是怎樣的就說成怎樣的，誰能責備呢？這話的言外之義是，無論是誰都不可能責備真實。

4、勤苦尋覓

時光車輪奔馳痕路上，過往歷程彩虹印跡中，
大隨求尊吉祥如意寶，尋其幻化故事依辛勞。

從時光車輪走過的那些有痕蹟的路上，在過往歷程彩虹的印跡當中，為了尋覓能隨欲出生所求的吉祥如意寶的幻化故事，我已經依止了這個辛勞。

這裡分成兩分來解釋：一、幻化舊事；二、勤苦尋覓。

一、幻化舊事

“時光車輪奔馳痕路上，過往歷程彩虹印跡中”。

在哪裡存有的呢？這是指，時輪所經之路的痕跡上，曾經如彩虹般出現的美麗輝煌的往事印跡當中。這是講時過境

遷，曾經一段美麗輝煌的歷程已經沒有了，只留在見聞者的記憶當中，要從這些影像裡來尋找幻化的舊事。

“大隨求尊吉祥如意寶”。

是誰的幻化故事呢？是大隨求尊吉祥如意寶如幻般的利生的故事。“大隨求尊”，是指能夠隨著眾生的所求，如願滿足的吉祥如意寶。這是指有真正的智慧力，智慧能徹見眾生的根性、因緣、希求等；大悲如慈母憫念獨子一樣，從不捨離；大力能夠無礙地入眾生心，應著眾生信心的祈求而施予所欲，因此稱為“吉祥如意寶”。或者從範疇上來說，能如願地賜給一切世出世間如法的所求，故稱“大隨求尊”。是這樣的如意寶，隨著因緣而出現的幻變的事業之相。以眾生的妄識會見到似乎有來去生滅等等的相，實際沒有，故說“如幻”；但並非斷滅，是有這個法界心的妙用，而且真實不虛，因此是真實的事。

二、勤苦尋覓

“尋其幻化故事依辛勞”。

已經斷定要尋找於此方機宜前現的一分稀奇的事業相，而這是真實的，以這樣的大意樂，已經依止了尋求如意寶往事的辛勞，就是指發了這個心，因而不辭勞苦地到處採訪、收集等等。

“辛勞”就是指，為了能編寫出一部真實的、如意寶這一生當中極其偉大的佛行事業的篇章，而這個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但是，自己已經承當起來了，因此說“依止”，這裡面包含那麼多年，那麼多個日日夜夜，那麼多的親自採訪，通過電話、捎信等收集素材，以及親自聽聞錄音等等。所有這些，就是在那個時輪行走的痕路上、往事彩虹的印跡當中，

也就是留在人們心中的那些影像、留在聲音中的那些印像等中來作尋求。

5、勇悍奮舉

**虛無空中任意浮誇筆，繪寫增益彩虹事已棄，
大自性尊自性本來德，欲誠實說歡喜勇悍提。**

以空無虛空中任意浮誇的筆觸，繪寫增益彩虹的妄語之業捨棄之後，對於大自性尊自性本來的功德誠實宣說，我以歡喜勇悍的心奮勇地舉起。

這裡要把握兩點：一、對何事奮勇歡喜；二、如何奮勇歡喜。

一、對何事奮勇歡喜

對此要把握“捨妄”和“存真”兩方面。

“虛無空中任意浮誇筆，繪寫增益彩虹事已棄”。

捨妄，指在虛無的空中，以浮誇的筆觸畫一個增益的彩虹，這樣的妄語之業，由於認識到它是罪業，因而捨棄。

“虛無空中”，指沒有實際內容。“任意浮誇”，指屬於一種狂妄的分別心，任意胡為，或者憑著自以為是的想法，我就是要這樣讚歎等等。“增益彩虹”，無中生有或者捏造叫“增益”，“彩虹”，就是指憑著分別心煞有介事地說得有聲有色，描繪地特別絢爛、美麗等等，實際沒有這種事。那這是欺人不淺，所以對此完全棄捨。

“大自性尊自性本來德”。

存真，是指對於大自性尊自性本來的功德真實地敘述。那麼這裡有兩方面。大自性尊實際就像一幅氣象萬千的圖畫，上面任何一點都是大氣象，無論筆觸、色彩、意境、力量等等，全數都是大的，沒有一點小的。就像阿彌陀佛，他的三

身、智悲力，乃至一相、一毫、一光、一語，全數都是大的。這樣要知道體性大。再者，大自性尊是指小小的分別心已經徹底地消失了，這個時候彰顯出本具的體大、相大、用大的法界本心，因此，這裡面所出現的所有功德、事業全數都是大的。這個大可以說是無數個大，比如體大、相大、用大、智大、悲大、力大、願大、行大、業大等等。像這樣稱為“大自性尊”。

二、如何奮勇歡喜

“欲誠實說歡喜勇悍提”。

在所有世間的事件裡，大自性尊自性本具的功德成為最需要讚頌、最需要彰顯的地方。因為，由此人類為主的有情才知道如何由小而轉為大——由小人變為大人，由小乘轉成大乘，由小德轉成大德。“自性本來”，是指沒有用一點點心去遍計、增益，他原原本本的狀況，就是性本具足這樣的功德，完全是真實的。因此，法王大自性尊性本具足的恒沙功德，無量無數個大，或者以大智大悲大力所攝的所有的大，當然要如實地敘述出來。這是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的事，對此以歡喜勇悍的心奮力地擎起。這就是當時出現了勇悍之心。那麼如何歡喜呢？這樣的無量群生大慈父聖者法王，或者真正養育了自己法身慧命，給予解脫成佛無上利益的聖尊，對於宣說他的功德，那是真實地有歡喜勇悍。因此，就要用自己的雙手把這件事舉起來，把這個大的聖者功德立起來。像這樣發起了奮力擎起的心。

6、欣喜滿足

青春萌芽成熟至如今，言語之舌徒施於無義，
現今截然相反行大業，由得勝得吾心誠滿足。

自從青春的苗芽成熟以後直到如今，言語的舌頭都用在無意義的事情上，現在卻是與彼完全相反的事，以作這樣的大業而得到了殊勝所得的緣故，我的心很滿足。

“青春苗芽”，指年輕時候的我。直到如今，這個說話的舌頭都用在無意義上，沒有做到自利利他，也就是沒怎麼用在大義上。而今天的所用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用自己的言語來敘述法王無上的功德，而且，要完整地立出法王的廣傳，這是真正地實現了大義。自己認為，在獲得方面是得到了最殊勝的所得。以這個緣故，心欣喜滿足。

**故而吾歡吾喜競相增，此之心生百感千心想，
如戀密雲孔雀盡展屏，千姿百態妙舞中轉移。**

以此緣故，我的內心歡和喜像互相競賽一樣地不斷增長，在這樣的心裡面生起百種感觸、千種想法，就像那迷戀密佈雲層的孔雀開屏一樣，心就轉到了內心各種姿態妙舞的描繪上去了。

這裡要認識三點：一、歡喜的狀態；二、從中發生的受想狀態；三、內心轉趣的狀態。

一、歡喜的狀態

第一句是說歡和喜相互比賽增長。本來歡和喜是一種心，但詩歌表達得巧妙，好像吾歡、吾喜是兩個人，他們互相在比賽而增長，表示心非常地歡喜，是一種踴躍的狀況。

二、從中發生的受想狀態

然後，從這個歡喜的心裡，以它緣起的作用，當然會發生好多的感觸和想法，佛法上叫“受”和“想”。

三、內心轉趣的狀態

孔雀看到烏雲密佈就會開屏，因為它對密雲歡喜、愛戀。作者說，我就像這樣的孔雀，心裡歡喜，有很多的感受和想法，特別想把這些表達出來。

傳說中，龍和孔雀是夫妻，當天空中雲層密佈的時候，孔雀知道它所愛的龍就在那裡，因此，完全地展開它美麗的屏。之後左顧右盼，這邊動動，那邊跳跳，就像這樣展開千姿百態的雀屏而舞動。這裡“千姿百態妙舞中轉移”，就是想表達的意思。因為心中最敬重的是法王，碰到這種事情，心裡有各種各樣的感觸、想法，然後就想把心裡所想的，像孔雀開屏一樣寫出來。本來心理活動沒有外在姿勢、神態等的相，然而這裡用有形表無形，就是說對於心裡的這些感觸、想法，像千姿百態的舞一樣，想把它們描繪出來，實際就是講要開始寫作了。

8、智情啟動

**曲妄分別騎諸業氣風，順生逆反輪替諸動變，
萬事皆明慧心無形力，忽動含情淚濕之筆尖。**

彎曲的虛妄分別所騎的業氣的馬，在順行、逆返更替的各種運行的變動當中，騎在它上面什麼都懂的心，其無色無形的強大力量，忽然間就動了淚水沾濕的筆尖。

這裡要把握兩層意思：一、以何種心啟動；二、如何啟動。

一、以何種心啟動

對此，又要認識所騎的氣馬和能騎的心。分別心騎在氣的馬上面，由於虛妄分別契不到真如法性，它是第六識出來的一個分別，當這個心一出來的時候，不是直契真如法性，

所以叫“曲”。它所騎的就是氣的馬。氣在身體的脈道裡有各種運行，比如上行氣、下行氣等等。

二、三兩句是講心氣相依。氣是所依，心是能依，氣是馬，心是騎士，在這個過程中，有脈道裡氣的各種運行。在這上面，騎士的心是很了不得的，雖然看不到它的形狀、顏色，這叫“無形”，但是它有一種“什麼都懂”的強大力量。以這個心的力量，就正式地動筆寫作了。

二、如何啟動

在因緣和合之際，以這個具有大力量、一切都明知的心，忽然間動了飽含情感的筆尖。過去藏人寫字有特定的筆，也是用筆尖沾墨水，“淚濕之筆尖”，就是飽含情感，沾著對法王深情的淚水。

總而言之，一切心靈都攝在理智和情感兩分上面。寫東西要有理有情，這上面什麼都明知的心表示理智或者慧心，沾滿淚水的筆尖表示飽含情感，將以此如實地描繪出聖者的形象。

9、意海興瀾

**爾時隨攜讚事妙寶沙，濾取精要行傳四河源，
文義右旋匯入我心海，將興三信波瀾嗟矣哉！**

此時，隨著攜帶讚頌之事或資料的金銀等之妙寶沙，同時濾取其精要的大解脫行傳的四大河源，以文義右旋的吉祥方式匯入我的心海中，嗟矣哉！將興起清淨信、欲樂信、勝解信三信的波瀾。

這裡要認識比喻和意義兩個方面。

一、比喻

在南瞻部洲一座崇高的山頂上有無熱惱大池，從池的四端流出帶著金沙、銀沙等四種寶沙的四條大河源，這四條大河都以右旋的方式蜿蜒而行最終匯入大海，而激起巨大的波瀾。

二、意義

意義上要一一對應來認識。“爾時”，就是此時此刻。“讚事”，指應該讚歎的法王的善妙事業或者功德，這裡指大傳的材料。它是非常好的，因此形容為金沙、銀沙等的寶沙。在這樣的大傳裡，有非常燦爛光明的功德事業，就像四河源帶著寶沙。其中要經過過濾、萃取、提煉等，是指在傳中有好多主體、支分、細節等等，有些要有些不要，或者有些要存真去偽，有些要抓住它的精要等等，這些就叫“濾取”。“四河源”，指傳記的大支分。“右旋”，指非常吉祥的緣起。在這種因緣會聚的時候，心海中很好地現出了所詮義、能詮文，就像海螺右旋，進入我的心海裡面，這叫“匯入”。由此，我將要去往興起三信波瀾的歷程上去了，這就叫“將興波瀾”。“嗟矣哉”是感嘆詞。“波瀾”，指一個個水滴般的三信的信念，將在時間的排佈上興起很大的心海波瀾。

因為有這麼多如實的讚頌之處、顯示之處，因此對於法王十二大功德之相，當然會出現一個個信心的波瀾，這將匯成一股極大的信情猛力之浪。這也是教誡後人，當我們對於這些如實讚頌素材的寶沙，經過了提煉、萃取而發生的極清淨的傳記，一段一段非常吉祥地在心中現出它的所詮義和能詮文，由此將在我們的心海中興起百千次的信心之瀾。

三信波瀾

“三信”，指勝解信、清淨信和欲樂信。這裡首先要明了《百法明門論》等中所說的信的體相，知道以後，再結合在法王功德、事業的行傳上，就會知道活佛所說的要興起三信波瀾的涵義。

“信”，是對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而為體性。“勝解信”，就是對於諸法的真實事理，深信這是諦實有的，而隨順忍可。也就是，從匯集的非常多的法王功德、事業的材料裡萃取以後，心裡就會相信，在真實的事上面、理上面，這一切都沒有絲毫虛假。會特別地相信，忍可於心，在任何時候心都不會動，就像這樣，對於法王的功德發生勝解信。

接著，“清淨信”，指對於佛法僧三寶真實的清淨功德，起了深信而生了喜樂。配在法王上面，就是對於法王身、語、意、功德、事業五方面不可思議、真實清淨的聖人功德，當一個一個地了解以後，會從心底深處起信心，越了解越歡喜，就像這樣會生起一種清淨的信心。

第三，“欲樂信”，是指對於一切世間出世間的善，深信它是有力量的。以這個善的力量能得到安樂之果，能成就殊勝的聖道，這樣起了一種希望的欲樂之心，這叫“欲樂信”。配在法王的傳記上，通過不斷地了解法王所示現的普賢行願的事業海，就知道如果我按照怙主上師的路去走，他是怎麼發出離心，怎麼發菩提心，怎麼證無二慧等，或者他怎麼出現聞思修、智悲力、講辯著等等的大功德海、大事業海，相信這是殊勝的普賢之善，這樣的善決定有力量能得無上的安樂，能成就無上的聖道，由此而發生隨學的心，有非常大的欲一定要按照這樣去走，這樣就是發生了欲樂信。

以上就三種信的體相，從一些角度作了說明，實際上，發生信心的內涵將會是一陣又陣。這是由於它是真實的傳記，對於具佛性的有情來說，當見到這些的時候，會激發內心的善根，會發生深信不疑的狀況，或者會發生激發起大善根、大欲樂的狀況。就像這樣，會興起道之根源的信心。

10、天音欲宣

**聖者功德天人喉妙音，青春妙音天女諸美韻，
稀有解脫行傳天鼓音，當現善緣耳中吾宣說。**

聖者法王的功德就像天人喉間的妙音，又如青春的妙音天女的諸多美韻，這稀奇的解脫聖傳如天鼓自然發出的音聲般，將顯現在有緣者的耳邊而宣說。

這裡是立誓要宣說法王大解脫聖傳，這要由所說的妙法和能聞的法器兩方面來認識。

一、所說的妙法

這是指聖者稀奇不可思議的解脫行傳，這種功德是甚深微妙的，所謂“此曲只應天上有”。對於這樣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奇特行境，無法直接地來表達，只有以比喻烘托，使你意會弦外之音。

比喻有三個，天人喉妙音、妙音天女美聲和天鼓妙音。首先講到天人喉間的妙音。天人有小時候的聲音、年輕時的聲音，以及老年的聲音，當成熟到青春時代，那種聲音是最美妙的。這裡以天人喉間發出的聲音來形容法王的功德，這是以有聲說無聲，意在言外。意思是太好聽了，但是沒辦法說到，它是無聲無相、微妙的聖者無作妙力事業的流現，只能說天人喉間的妙聲。

再者，說到青春的妙音天女的美聲。妙音天女叫“聲音佛母”，是智慧佛母，從她的喉輪裡會發出無數不可思議的美妙音聲，都是青春之音、智慧之音。這也是藉這個旁敲側擊地來說一下，法王的甚深功德是最妙的。

最後，天鼓妙音。是指在三十三天中央的善法堂天，那裡有一面由天人們的福德力感得的天鼓，它沒有分別、沒有功用，自然就會發出四法印的音聲。這是從一個聲音相似的相，來表達法王身語意三密無分別、無功用任運而行的不可思議大解脫相。這稀奇的解脫聖傳不是分別心的行境。它完全不在分別心所執定的一多、廣狹、延促、器情、自他等有障礙的狀況裡，因而意想不到，超情離見，故說“稀有”；已經達到事事無礙的解脫的行境，稱為“解脫”；這裡面有無量無邊的妙用，稱為“行傳海”。而這些用一分天鼓妙音去推及到所有一切，就成了不可思議的妙音。這是藉有形的音聲去說明整個傳海的境界。以上說明了立誓當說的法。

二、能聞的法器

就聞者而言，假使對此有信心等，也就是曾經得到怙主上師的攝受，或者在怙主上師的法流之下，以及各方面具有因緣的善緣者，我將在你們的耳朵裡宣說。這裡的“善緣”，是指還處在幻夢中的心靈，然而有一種善緣，對於法王的大解脫行傳，有心想看、想聽、想思維、想隨學等。由於有這樣的因緣，又能得到大利，因此就要不失時、不失機地來立誓：在他們的耳邊講這個法王的聖傳。

11、同倫請聞

由動好惡分別軸心起，所流增損不正巧言技，
永不歡喜而說自性語，欲聞同倫諸友請諦聽。

這裡起動的軸心是“好惡分別”，指人心按照自己的好惡去講，我喜歡的就講得多麼多麼好，我不喜歡的就說得多麼多麼壞。一動了這個好惡分別的心，就好像一個大機器的軸心開始啟動，之後一系列的運作就出來了。是怎樣的運作呢？就是誇張和貶低兩大門類所攝的各種歪曲不正的技巧的語言。也就是，這種擅長說話、寫作的人有這樣的本事：要說哪個好，他可以作很多的誇張渲染，用非常多的好話去描述它；要貶低、打倒某一個，他也會大盡誹謗之能事，可以把這個說成漆黑一團，這種就叫做“不正的語言技巧”。由於這是一種罪業，它屬於不正語、非實語、妄語，以此將導致各種惡趣的苦報，因此何時也不歡喜、不贊同。

“說自性語”，就是按照事物本來的體性如實地宣說，也就是誠諦語、真實語、如語、實語，這樣的話語能真實地產生善心。“同倫”就是同道，指志同道合，在無上佛道上有同樣的因緣或者同樣的行願。從總別兩分來說，總的就是都有普賢的行願力，願上想學普賢行，行上想實踐普賢行，這是總的成就無上佛道的因緣；特別地，就是把普賢行願的大榜樣、大典範放在法王上面，想要學法王。也就是，對於法王身、語、意、功德、事業體現出來的各種聖人行傳或者無上道德，自己心裡想：“我要按這樣來學，我要建立學法王的願、出現學法王的行！”這樣就叫“學法王行傳”。如果心上具有這種願行的內涵，那就是道上具有同類因緣者。既然你是這樣的同倫，我這裡說的又是自性語、完全諦實的話，所以就請你來諦聽。

如是，些許讚頌及說明相關情形之頌文終。

開篇引言一

進入正文之時，從大傳的主題、對象和作者三個方面先作論述。也就是要告訴讀者：

一、宣說何法；二、為何人宣說；三、如何宣說。

一、宣說何法

這裡要以“法王”二字貫穿到底。要說的是法王的大傳，法王具有何種聖人的德行而得此名號，要說的是他的大傳中的一滴。

首先，在傳主聖人的德行上要從兩方面來認識：（一）法王之因——內運的大乘行願；（二）法王之行——隨緣流現的大行業相。

（一）法王之因——內運的大乘行願

此中，以盡持一切大乘法的甚深發心力，這是指普賢行願王的心髓。無量的普賢願攝在一個願中，就是持法願，所謂“願持諸佛微妙法，光顯一切菩提行”等。一切法最終都攝入成佛的大乘法要中，這個就成為普賢願海的中心要點，是一攝一切的大要點。因此，這一句是說，法王遠自曠劫以前，實際就發起了持法普賢大願。“甚深”，指深深忍可於心，無法動搖。這是由於明見大乘正法是一切眾生最大利樂的根源，由此發起這樣的總集普賢大願王。

對於這一點，我們要知道，無數普賢願攝在兩大願裡：聖教願和眾生願；而眾生的利樂全在於聖教；聖教的根本在大乘法，因此，這是一句話全攝了普賢行願的要髓。基於高度勝解的力量，對此沒有任何猶豫，而真實地發起持法的心，而且，以此成就甚深之力，成為往後護教、利眾所有普賢行的根源。

時間成熟而披為聖教眾生義利而學如海難行的堅固心力鎧甲的大薩埵，對此再進一步說，就是到了時節因緣成熟，就披上為作聖教、眾生義利而學無量難行之海的堅固心力的鎧甲，這表示大宏誓願。這是更具體地去說。所謂的“時間成熟”，是指諸佛菩薩都是待時待緣而動，假使因緣未到也不會勉強，因緣已至也不會誤過。當因緣已到的時候，就會修學無量弘揚聖教、利益眾生的難行。

所謂的“學”，就是學普賢行，這是由願力所致。

“堅固心力鎧甲”，就是願或者欲的力量。所謂的“鎧甲”，就像到了戰爭前線，需要披上防彈衣來防止槍林彈雨的襲擊，同樣，由於要興教利眾，在這個輪迴大苦海裡，必然會遇到各種非常難行的狀況。比如，外緣上有各種魔力的干擾、出現各種障緣，內心上也可能出現各種怯弱、退縮，面對諸有情無數的粗暴邪行等時也容易退心等等。但是，有了這個大宏誓願的鎧甲，在這當中就可以衝鋒陷陣、殺敵致勝，可以把正義的旗幟插在高高的山峰上。這是表示，在這樣困難的狀況中都難行能行，這種心力無法移動，不會因為任何的障緣困難而退卻，這就叫“披堅固心力鎧甲”或者大宏誓願鎧甲。這樣的菩提大勇士，稱為“大薩埵”。

這是誓願的內因。這種願力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都永遠無盡的，因此，以願必起行、以願必實現。當因緣出現的時候當然就會這樣做，而這個因緣就在法上面，由此就會出現下面遇緣流現的大行業相。

（二）法王之行——隨緣流現的大行業相

由於內在的普賢行願力，在時節因緣成熟時，自然發起普賢大行。對此要從兩方面理解：1、在什麼時期；2、出現什麼大行。

1、在什麼時期

在五濁極增盛的末世之時，時期，指娑婆世界賢劫到了五濁極為熾盛的後末邊際的時代。也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特指二十世紀前期到二十一世紀初。

人類從兩萬歲迦葉佛時期開始進入五濁時代，從此告別了過去清淨的時期。在佛經和古籍裡都講到，過去是先王之世、清淨之世或者上古時期，之後逐漸地發生了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劫濁沒有另外的體性，而是四種濁綜合起來的狀況；“見濁”，指見解上有各種的混亂；“煩惱濁”，指開始起了貪瞋等；“命濁”，指五蘊的報體壽命很短；“眾生濁”，指身心和合的狀況已經不清淨了。像這樣，按照每百年眾生的煩惱、業等變得更加染污而壽命減一歲的狀況，一直遞減到人壽百年的時期，五濁的狀況極為熾盛。

這時，釋迦牟尼如來降生在世間，指引人類趣向解脫和成佛。然而，佛也只不過住世八十餘年就入了涅槃。之後過了兩千五百年以上，佛教日衰，眾生日苦，法輪快要停息，法幢即將傾倒，法鼓無人敲擊，法螺聲音寂廖，法炬快要息滅，法雨極其稀少，已經到了黑暗濃重、法光微弱、正法力量難以興起的時期，叫做“後末之世”或者“後末邊際”，就是指佛法已經到了末梢，稱為“末法時代”。

2、出現什麼大行

在這樣的時節因緣下，因緣又已經成熟，那會發起怎樣的大行呢？那就是振興佛法的普賢大行。

這裡又有三分：（1）以譬喻說；（2）以聖言量說；（3）以差別相說。

1、以譬喻說

一切種轉大法輪、善加舉起大法幢、極為擂擊大法鼓、悉皆吹響大法螺、燃起一切大法燈、殊勝降澍大法雨，在此時期，要為聖教和眾生的義利行無量難行之海，由此將聖教擎起來。對於這六個譬喻，要知道能和所，“所”都放在法上面，“能”都放在極大程度的振興上面。

也就是，對於大的法輪，在一切情形下轉動。從自心流出無量的顯密聖法，轉入眾生的心中，從而在無數人的心裡開始大轉法輪，由此興盛聖教。再者，對於大的正法勝幢，非常善妙地極力地高舉起來，這樣使得正法從非法中得到了勝利。再者，對於大的法鼓，在程度上擊到極度。再者，對於大的法螺，能夠全數地吹起，由此，嘹亮的正法音聲開始在廣闊的區域裡極度地震響。再者，對大的法燈一切都燃起來，也就是讓各大教派的各種法都盛燃起來。從此這個世界有了大的法的光明，在各類有緣眾生的心中，出現了非常清晰的法的道路。再者，對於大的法雨作殊勝的降澍，這樣來滋潤眾生乾枯的心靈。這樣的大法雨一降下，大樹、小草都就得到了滋潤，這種殊勝的降澍能非常大地滋潤心靈，發生各層面的信心、悲心、智慧等等的善根苗芽，由此將成就聖果。

2、以聖言量說

佛以金剛教親讚士夫、他是佛自身以金剛教法親自讚歎的，將在未來時代裡光顯佛教的大明燈。

3、以差別相說

如海深廣部藏持藏者、精勤守戒持戒眾中尊、無偏光顯佛教大日輪、俱胝智者證士之頂巖，這裡包括持藏、持戒、興教、成就四種。

(1) 持藏

這是指如海深廣部藏的持藏者。“深廣”二字括盡了一切法藏的部類，也就是，如海的法藏可以說就是甚深藏和廣大藏。對這兩者又常常說為“法性、法相”，或者“真空、妙有”，或者“理體、事相”，或者“空性、緣起”等等，總而言之，這兩個層面的內容像海一樣無量。實際上，一切顯密法輪所有的法類，無不以深廣二藏攝盡，法王就是對於如海深廣部藏都能住持的大持藏者。

(2) 持戒

正如佛在《遺教經》中所說，我涅槃後，佛弟子應當以毗奈耶為師。法王在這樣的末世之秋能夠精嚴持戒，成為持戒中的上首、眾中之尊，由此從根本上立起清淨的佛法。

(3) 興教

“無偏”，指不偏向某一個教派。“光顯”，指如日輪般如實地顯明無量教法的真實之義。因此，法王是此時節佛法的太陽。

(4) 成就

從智慧和修證兩方面來說，智慧達到了無礙通達如海顯密教法的無上境界；修證上已經到達了生起次第、圓滿次第、大圓滿修證的彼岸，因此，法王成為千萬真實智者和成就者頂上的莊嚴。

難以宣說其名，然而為義利而說，共稱為大寶聖者法王晉美彭措迥尼，或阿旺洛珠聰美吉祥賢的大體性尊者

難以說出他的名號。一方面因為怙主已經不在世間，令人悲痛，再者，由於具有無上的威德，害怕不恭敬而不敢宣說，但是，為了群生的義利而要宣說其名字的話，他就是大寶聖者法王晉美彭措迺尼，或者阿旺洛珠聰美吉祥賢，像這樣為無數大眾所共稱的大體性尊。

名號的重點落在“法王”二字上。安立法王名號的因，就是大轉顯密法輪。也就是，由盡持一切大乘法的普賢行願王的力量作為內因，在時機成熟時，將為了聖教和眾生的義利行持無量的難行，由此在二十世紀前期因緣已至時，那必然以一個極大的力量要興起聖教、利樂眾生，由於這樣地大轉法輪的緣故，是名符其實的法王。或者說，這本是佛付囑後世，授記他將在這個時代大顯佛法的明燈，當然就是法王。或者從功德差別相來說，無論在持藏、持戒、興教，還是達到佛教的高峰——佛法高深修證的成就上來說，當然是於一切法無不自在的無上法王。

他是大自性尊者或者大體性尊者。也就是，無論智悲力還是願行業等，方方面面都是無與倫比的大，一切皆大，無不是從徹證法界的本性所流現的。

之大解脫傳海中，僅以毛端所沾滴水之量，那麼，現在要宣說什麼樣的法呢？就是要宣說具有這樣的普賢大願大行，而成為佛教法王的名符其實的大自性尊，他的大解脫傳海。然而，從這樣的大體性中，無數個大裡出現的是無量無數的妙行之海，他全體的量，十方無數菩薩們千萬劫來也沒法說盡一分，因此，這裡只是以一根毛的端頭所沾到的一滴海水的量來作個宣說。

二、為何人宣說

為諸與我同因緣者及未來之世諸追隨者，宣說的對象有兩類。一類是現前的同倫，也就是跟自己有同等因緣，或者心中都有同樣的願、同樣的行要隨學法王的弟子眾；第二類是未來時代在法脈下的一切隨行者，他們要對於傳承祖師生起真正的信心和恭敬，也必須了解法王的行傳。

三、如何宣說

以清淨之心欲受取撰著之加行後，那麼，以何者能說呢？以清淨的心作為緣起的發起，受取撰寫這部大傳的加行或者許許多多勤勵用心的勞作。以這樣主動承擔起立傳之行的善法欲，由此開始進入傳文的撰寫了。所謂“清淨之心”，就是在等起上沒有任何名利等的染污，相反，如果為了讓自己光彩、自我更加偉大來做這件事，那就是非清淨心。

首先當僅說一議論因種。

在這個時候，首先要講一個發生以下談論的因種，或者要說一個立傳的藍圖或者方案。那就是，究竟要以什麼樣的方式、取什麼樣的內容，來立這位大法王的行傳，以及在哪些方面作省略等等。這樣說明了這個因種，往後整個大傳的建構、整個大工程的實施，就依照這樣的方案藍圖來進行。

最後以一頌來概括以上引言的要義，名字叫《學法王頌》：

**法王因出法王行，法王德立法王號，
法王傳海顯一滴，同倫隨學成法王。**

“法王”，就是轉法輪之王，他的因是普賢行願王。一切如海的普賢行願攝在一句當中，就是“願持諸佛微妙法”，有這樣的因，當然最終就會這樣實現。一切諸佛大乘微妙的法都要在自心上持起來，以這種發心作為緣起的根源，當然

最終實現就要出法王行。“法王行”，就是在時節因緣成熟時，要光揚如來聖教。當然，如果說“二”，那就是為聖教和眾生的義利，如果說“一”，那就是聖教要弘揚起來。在五濁黑暗非常熾盛的時期，要顯揚如來的法輪，就叫“法王之行”，也就是大轉法輪，把一切的法都立起來；以及在自身上，把法都受持起來、修證起來。這是由於有普賢行願，而必然在因緣合到的時候發生普賢大行，這叫“法王之行”。

由於具足這樣盡持一切大乘法的大願大行的法王德相，因而立“法王”的稱號。

那麼，現在是講法王大行傳海裡的一滴。因為普賢行願在盡法界、虛空界的無數刹海裡都是這樣的大願，只不過就當時的因緣而要興盛聖教、普利有情，這樣叫做“法王全體傳海”。這也是一切佛教歸根結底之處，也是拔濟眾生的大根源處、施予利樂的大根源處，它的量是無量無數的，稱為“海”。在此當中，就現前的人類眾生而言，契機的一分，就是在這一方機前所顯現的大海一滴的事業之相。然而，一滴能夠反映全海的面貌，智者從一點上能夠窺見到無數，由此生信以及隨學。

所謂的“同倫”，就是願學法王者。當然，任何眾生都需要發普賢行願，都需要盡持一切諸佛微妙法，都需要普利無邊眾生界，都要做大法王，也就是成佛。一切諸佛都說“我於諸法無不自在”，這就是“法王”的意思。那麼，要學這樣的法王行傳，實際上就是以法王為榜樣，他是怎麼發願的，我們也怎麼發願；他是怎麼起行的，我們也怎麼起行；他是怎麼修證如海的證法、弘揚如海的教法，我們也如此而隨學，實際也就是隨學普賢願王。以這個緣起，所有的人都將成為法王。

以上講明了學法王大傳大的要義。

開篇引言二

以下講到兩個內容：一、聖傳主體；二、省略三處。

由此直接進入大法王此生行傳的主體。

一、聖傳主體

分四：（一）傳的涵義；（二）傳的主要所詮；（三）以此種德相為所詮的生命，將使善緣者獲得兩種大義；（四）以此緣故，唯一將這齣世德相作為傳記的根本和心髓來寫法王行傳。

（一）傳的涵義 分二：1、略說；2、廣說。

1、略說

傳，總的來說，從藏文的“南塔”或者由梵文“布莫喀”的聲了知是說相解或相脫，所謂的“傳”，藏文是“南塔”，梵文是“布莫喀”，意思是相解或者相脫。

2、廣說 分二：（1）就自身相脫立名；（2）以相令他解脫立名。

（1）就自身相脫立名

也就是講從輪迴之海的妄相中解脫，或者從有寂二邊的妄相中解脫的稀有歷程。

傳主自身相脫，又有共同和不共兩分涵義。共同是就共小乘而言，從無邊生死海的妄相中解脫；不共是就大乘而言，從三有、寂靜兩邊的妄相中解脫，講述此種成道的稀有歷程，即是傳的涵義。

舉例而言，共同的傳，如《阿含經》等中所講，佛在世時諸聖者成道的事蹟。這些諸阿羅漢傳，表現了如何從無邊幻夢般的生死妄相中得到解脫。也就是由補特伽羅我執為根

源起惑造業，而現出一段又一段生死中的虛假現相而沈溺其中，之後以修聖道的原因，從中得到了解脫，他的歷程就是傳。

再者，不共的傳，就如同諸佛、諸祖師的傳那樣。在細分上有二種邊，凡夫住在生死邊，也就是由執著三有所起的各種虛妄現相的邊；聖者阿羅漢住在寂靜邊，也就是修無漏道，令第六識不現行而入於滅盡定，沈空滯寂，這是細分的妄相。只有從生死和寂靜兩邊的妄相中完全脫開，得到無住大涅槃無上佛果的歷程，是最殊勝的傳。

（2）以相令他解脫立名

而依靠傳的所詮能詮的相後，在見聞者的相續中，由種姓功能醒覺而安立上了解脫的種子。

從傳的力用而認識，就是以相令脫。所謂的“相”，就是對於成道者成道歷程的表詮，以這樣的所詮能詮傳述的相，使得見聞者在因緣和合之際，就安立上了解脫的種子或正因。所謂的“脫”，就是種下解脫的種子，也就是在因緣的觸發下，能夠達成種姓的功能醒覺，以此脫開虛妄相的繫縛而得到自在。此種解脫的聖果有一個正因，那就是假使聞到了成道者修道的歷程，這個時候，如來藏種姓的功能當即會像醒來一樣發起，那麼以這個因緣，必然導致趣入三乘聖道；之後，以傳主成道歷程的引攝力量，他將會達成解脫。

就像一切繁花碩果都來自種子，種子一旦種下去，之後一定會達成這樣的果，傳就有這個功能，透過描述成道歷程的所詮能詮的相，在經由見聞的時候就會受熏，從而醒發相續中的佛性。因此，它的作用從最起始來看，會安立上解脫的種子，或者真實地會出現達成解脫的正因。而此正因也由於學者自身因緣的程度，有的在現前種了遠因，有的由於自

身的善根、道力非常強，一再地滋潤、觸發的話，可以達成即生成道，諸如此類都是由傳的啟發力而來。

（二）傳的主要所詮 分二：1、略說；2、廣說。

1、略說

具此力用的行傳，主要的所詮義，是說其人與法相應的諸種功德。

傳的主要所詮，就是成道者與法相應的種種功德。

2、廣說 分二：（1）排除；（2）正顯。

（1）排除

也就是說，這並非宣說種姓富強、權勢威赫、受用名聞，這些世間法相連的福祿功名等等，聖者行傳的主題，並非講正法以外的世間功德，如世人所立的各種功成名就的傳記。諸如家族強盛、事業興隆、受用豐厚、名聲遠揚等等，因為這些並非能種下醒覺而解脫的正因種子的緣故。

（2）正顯

而是說智尊賢三類功德，於聖教之軌作聞思而出現其果——修持心要，進而於此轉入的暖相，還有由講辯著三大途徑作佛教事業等，這些出世間法相屬的諸類功德。

傳的主題唯一是出世間法範疇的聖人功德，有九相或十二相。九相是：一、智、尊、賢；二、聞、思、修；三、講、辯、著。十二相，是在九相的基礎上再加智、悲、力。由於這是實現共同解脫聖道，以及不共一切種智無上大道的根本因素，因而成為傳的主題。

“智、尊、賢”，即明了照見萬法實相的智慧，持守法道淨戒的尊嚴，以及著重利他的賢善人品。就聞、思、修而言，它是達成聖道的途徑，即對於諸佛如來的聖法教軌作如

理的聽聞；以及以四種道理作思維而決定行道之義；聞思之果，即是真實的心要義的修持，於此修心之路上起了定解，就開始作攝取心要的實修；而轉入修持的暖相即所謂成就。

“講、辯、著”，指弘揚聖教的事業。最終達成的是智、悲、力無餘地開發，智如文殊，悲如觀音，力如金剛手。這十二相，經由清淨的能詮所詮的傳文將其如實地詮表出來，就成為後學者成道的指南。

（三）以此種德相為所詮的生命，將使善緣者獲得兩種大義分二：1、成為求法者的歡喜法宴；2、成為善學者成道的導師。

如果依此等義理作為所詮的生命，這是說，把聖者所具有的出世法道行功德作為所詮義的生命或者靈魂，它將成為善緣者得大義利的依處，而這個義利有生歡喜和引導成道兩個方面。

1、成為求法者的歡喜法宴 分二：（1）受用者；（2）受用。

將會使得諸多至心勵力求法者心意滿足而歡喜，受用者，指勵力尋求正法的人。

受用，是指如同喜愛自然風光者看到了三山五嶽那樣，這個希求者看到了這樣的成道者的風光、修道的道路景緻，非常能滿足他的欲求而充滿歡喜，因為裡面講的全是聖人的高行道貌，猶如常啼菩薩聽聞法湧菩薩的傳等等。

2、成為善學者成道的導師 分二：（1）受用者；（2）受用。

並且，諸所化機隨從上師善知識的清淨道行修學後，其自身身語意的解脫行傳如何，便依如此而行的途徑，其相續

中存在的諸多現證功德，也將在具勝解者的相續中降臨，從而追步解脫之果位等，就如同所謂“先聖出世之行傳，來學隨行之修持”的比喻所說般，受用者，是具有追隨、勝解、善學這三種德相的人。“追隨”，指有心要追隨上師走這樣的菩提大道，這是特別就具緣弟子而言；“勝解”，是對於傳中所說的出世功德具有無法動搖之解；“善學”，是指上師的身語意出世功德如何，我也按照那樣來學。

受用，就是常隨佛學。上師的傳就像一個標準，而自己一生要學的就是這些。如同世人學儒要達到孔子的道那樣，按照那樣學就會變成那樣，而這裡說的是最大的成佛之事，那麼有了傳，就可以依傳而學。

學的方式是在心上效仿。首先聞思，也就是去了解。然後決定法王的功德、恩德、行為等，這些到底在說什麼，每一種的德相、法相如何，在教導我應該走什麼路等等，這些都要用心去思維。再者，有了這樣的基礎後，真正能發生作用的就是在心上效仿。就像學儒，那一個儒者他如何忠，我也要學到那樣忠，他如何孝，我也要學到那樣孝，這就是學的路子。那麼，上師法王身語意的道行是怎樣的，我就要按那樣來走。

學的果是指，按這樣的路走下去，通過長久地效仿，上師心裡有的那些功德，在學人的心中也會有，它的根本就在高度地勝解。就像一些具相的弟子，上師的一舉一動完全成為他的標準，上師的每一句話就是無上的聖教，就有這樣的信心。上師說的他一輩子不會忘，特別是指導他自己一生怎麼行道的教言，他認為就是這樣的，完全依教奉行。這樣的話，在他心裡上師佛代表了一切，而且由於因緣上最切近的緣故，按照這樣去學，上師的功德在自心中也會降臨，久而

久之就學成那樣了。所以，最終結果是達到與上師無二的果位。

按這樣的路徑學上去，就會趕到上師那個高度，所謂先師的道我也證到了。就像格言所說，“先聖出世之行傳，來學隨行之修持”，就像這樣，以往昔先聖啟發後來學人，以後來學人證同往昔先聖，這樣法燈一代傳一代，叫做“輾轉傳燈，續佛慧命”。所謂的從師而學的道就是如此，所謂的從無量剎海劫海裡成道的傳就是如此。

（四）以此緣故，唯一將這齣世德相作為傳記的根本和心髓來寫法王行傳

有將出現如此成效的必要故，僅僅取此等素材作為根本及心要。而在此種格式的框架的所攝中，將怙主自身從誕生至涅槃之間的身、語、意、功德、事業的五類行傳相關的諸事業處，以自心堪能之量，用易知的語言宣說，是這麼設想的。

由於有這兩種大必要的緣故，作者心想：我唯一應當採取這樣的出世聖行功德來作為傳的根本和心要。以這種方式立起框架的時候，把怙主法王從誕生至涅槃之間，與身、語、意、功德、事業五大類德相相連的諸多事業編排在裡面，按照我自心所能達到的量，以很容易解了的語言來宣說。

二、省略三處 分二：（一）略說傳統的做法；（二）詳說本傳省略的情形。

（一）略說傳統的做法

再者，通常諸大德的傳記開頭，會有稍微詳細撰寫歷代應世的事蹟傳、此生父族母係等的家族史，以及諸多授記所說到的情形等等的傳統。

通常寫大德們的傳記時會有一個前引，講到此人前世的情形如何、此生家族的情況如何，以及很多授記說到的情形如何。由於是大德，當然有個來龍去脈，因此，按過去的做法，對這三大內容為主的各種情況會有稍微詳寫的傳統。

這三大類型：一、本生事蹟。講到歷生以來行道的事業狀況，然後連接到今生。二、這一生所生家族的狀況。按藏地來說，要說到父族母係。由於一個人到這世上來是父親植種、母親持種，因此種族屬於父親的方面，血統屬於母親的方面，這是由身體由來的緣起情形所決定的。三、佛、諸祖師等對於未來的無誤認定，也就是諸多經、續、伏藏等中的授記。那裡會說到這位大德今生生在哪裡，有如何的聖人相貌特徵，將來會出現什麼事業等等。這樣來作為大德出世的前引。

（二）詳說本傳省略的情形 分三：1、省略本生事蹟；2、省略家族歷史；3、省略授記情形。

1、省略本生事蹟

然而，此等中法王自己歷代色身應世的諸本生傳，在阿里拉丹賜與北伏藏主的《歷代祈請文》（五世阿旺羅桑嘉措所撰《北主持明語自在傳》中，引用了佑莫巴丹增諾若《歷代祈請文》中的聖教，此中，從法身普賢到持明語自在以上，歷代三十三生出世的情形一一以帶名字的明顯的方式撰寫。）裡有所撰寫。再者，如同列繞朗巴自身對慈誠榮波活佛所說：“從大鄔金時期成為香·納蘭巴時起，直至持明第四世班瑪逞列之間，我對於宿生之事能善為回憶。”如此在殊勝大伏藏師傳記的開頭有列出。攝集其中的關要，零散的一些，也在我等所寫的《法王略傳》中有羅列故，此處就不再繁述。

法王自身累世出世的情形，在三處已有的緣故，所以這裡省略。哪三處呢？第一處，在阿里拉丹對北伏藏主所賜的《歷代祈請文》裡具體寫到了。在五世怙主寫的《北主持明語自在傳》裡，引用了佑莫巴丹增諾若的《歷代祈請文》裡的教量，那裡很具體地說到了，遠自法身普賢王如來直到持明語自在之間，三十三生次第出世的情形，每一個都寫了名字，而且對於出世的情況說得非常清楚。

第二處，在那三十三生當中，其中最近的幾世，由法王前世——列繞朗巴大師親自對慈誠榮波活佛講到：“我自己善能明記，從蓮師時代做香·納蘭巴開始，一直到持明第四世班瑪逞列之間，宿生的事蹟都能很清楚地回憶起來。”這在大伏藏師傳記的開頭已經列出來了。

第三處，對此歸攝的關要，零散的一些部分在《法王略傳》裡也羅列了，因此，這裡就省略不寫了。

2、省略家族歷史

再者，由於從前藏地對父族母係等尤為注重的原因，大多先德上師們的傳記中，有從色身誕生處的家族之殊勝性等展開，而以廣略或適中方式撰寫歷史的傳統。然而，正如持明晉美朗巴所說：“君民之差別，唯由世間福德盛衰而分判，此外，絲毫無有需以種族為因之處。法的主旨，實際主要在人自身的心相續及所起的作用上。”依此說法，若從法的方面思維，全然不是決定要寫這些，但隨順世間的情面，稍寫一些也無妨。而要了解這些，可從一世敦珠法王傳等中獲悉，並且法王略傳中也適中寫有，故這裡就不重覆寫了。

從前，西藏地方對於父親的種姓、母親的血統等特別注重，以這個緣故，多數前代上師們的傳記裡，對於此生誕生之處的某家種族的殊勝性等等，會以廣、略或適中的方式展

開來寫家族的歷史。但是，持明晉美朗巴尊者說：“所謂君民的差別，也就是貴賤的差別，唯是以世間的盛衰來分判的（也就是在世間的緣起法則裡，當人福德很盛的時候，他就有尊貴的身份，處在君位；當人福德很微薄的時候，當然是處在臣位，這是有高下之分的，像這樣，是由福德的大小來論地位的高下）。此外，僅僅以父母的家族血統作為成立此人身份貴賤的如理處，是少許也沒有的。”而且，尊者又說：“法的主旨，實際主要在於人自己的心和所起的作用。”換句話說，就看你的心好不好，你的心貴不貴，以及你對於這個世間界所作的貢獻，以這個來判定人的高貴程度。假使心非常好、有功德，對於世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那他就是個高貴者；假使心很惡劣，對於世間造成很壞的影響，這就是卑賤的。因此，就法的內涵來說，唯一是以人的心以及所起的作用來定尊卑貴賤等。按照這個講法，從法的方面思維的話，沒有決定寫家族史的必要性，但是，為了隨順世間的人情，少許寫一些也無妨。

那麼，如果你想知道法王的家族狀況，有兩處可以查閱：第一、法王的家族就是敦珠法王的家族，因此，從第一世敦珠法王的傳記等當中可以得到了解；第二、在法王略傳裡也適度寫了一些。這樣可以查閱的緣故，此處就不重覆寫了。

3、省略授記

同樣的，諸多有關經、續、伏藏中以聖教作了授記的情況等，要寫的內容有很多，但除了特別需要用到的個別之處外，總體的那些內容打算將來單獨撰寫。對傳記之前行——廣寫授記類的繁文也放下了，而從想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此生的實際行傳。

當然，在很多顯經、密續、伏藏等中，以聖教量對法王作過了記薊，這上有好多要寫的內容。但是，這裡除了個別需要用到的特殊處之外，總體上作為一個完整的內容有將來單獨寫的打算。所以，這裡作為傳記的前引，廣寫授記類的繁冗文字也放下了。

總之，以上說明了本論的體裁是從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法王此生的傳記。

如此，在傳記撰寫之前預先作個說明。

《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中“讚頌聖者境及立誓撰寫等”第一章終。

第二章 色身妙蓮開此剎 童年遊戲真稀奇

承接前文所說，法王在無量劫中，就是以普賢行願力應著無數剎土聖凡有情的狀況，示現種種色身的遊戲。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人類正處在一個關鍵的點上，也就是在一度聖教衰微、群生苦難的時候，又將出現一種聖教興盛、群生得樂的大因緣。在這個時候，就在無量的色身幻化遊戲裡，應我們善緣眾生的因緣，開始出現了一度的色身蓮花的開敷。

“色身”，指從法身以智慧和悲願的力量，應著眾生的善緣現出化身。“蓮花”是祥瑞的表徵，有非常多的微妙之義，比如花果同時、出淤泥而不染等等的相兆。它的意義是表示蓮花在因緣和合的時候就會盛開，而法王智慧、悲願的力量，在我們眾生善緣成熟之際就會現出殊勝的化身。再者，蓮花出淤泥而不染，在這樣的世間界裡，從出生到圓寂之間作各種幻化的遊戲，心中毫無染著，就是以無著無礙的狀況行持一切利生的事業，也就是《普賢行願品》所說“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再者，所謂的“花果同

時”，這是金剛乘的表徵，也就是在因位修行的時候就已經有果了。或者從聖者示現在此地的狀況來講，實際是法身與色身無別，或者法報化不二，正現在此世界的各種似乎是因地行持的相其實都是從本地而來，這一切本是這樣的佛果示現的各種因行。或者蓮花代表祥瑞，由於它的開放，將出現光明、出現佛身、出現說法等，以這樣一度蓮花的開敷，它的芳香將傳滿世間。

“童年遊戲真稀奇”：在這個色身蓮花一度地開放，或者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須臾間示現的不可思議的遊戲裡，按照本文作者的設計，就是以編年史來撰寫，從出生到圓寂之間，聖者法王如意寶的身、語、意、功德、事業五分的德相呈現在我們面前，首先從童年時說起。“遊戲”，指降誕的第一刻起，整個童年時期都是應著眾生的機緣作各種猶如遊戲般的自在顯現。譬如，剛生下來能念文殊心咒，或者幼年時期在每晚入睡之際呈現法性中有的境相，以及各種開智慧、出力量、引導眾生，無礙的天眼、宿命、工巧明等等的智慧、神通的相，這些都超出常情，並不是語言、思維能徹知他的本地風光，這叫“稀奇”。

法王童年就開始作各種的遊戲，也無非現出身語意各方面事業的相來引導眾生。同時，這個傳記就是所謂的“令解脫”，這裡面從幼時起就一直在說法，說明佛法的成道是需要有深厚的種姓。一方面童年時就具有智慧、大悲、勇悍、方便等等的德相，就根本而言，對於上師三寶有大信心，對於眾生有大悲心，這樣流露出的稀奇事業。

正文 分二十五：

- 一、降誕之處；
- 二、降誕的情形；
- 三、以往的授記；
- 四、前世晚年在洛若寺時的情況；
- 五、最初的授記及取名；

六、幼年的情形；七、騎馬的壯舉；八、誰承認是化身；
九、初顯稀奇；十、不凡的預見；十一、逃學；
十二、修法速得加持而開慧；十三、喇嘛仁波切賜與傳承；
十四、信心與文殊怙主的恩德；十五、前世的回憶；
十六、今生的緣起；十七、攀岩遊戲；
十八、我是新龍上師的化身；十九、放生人參果；
二十、小上師姿態；二十一、紡線大師；
二十二、念力召喚；二十三、變糖；二十四、無盡的道歌；
二十五、父親去世時的艱難和得到安慰。

一、降誕之處

分二：（一）略說；（二）由家族史廣說。

（一）略說

法王如意寶的降生處，乃是聖觀音所化刹土——雪域妙法佛土，多康交界之處，稱為“多科紫媚曲列”的地方，即多竹欽寺寂靜處左側的第一個山谷。如今在降誕處的真實地脈上建有一座佛塔。

法王的誕生處從總到別來作指示。總而言，是聖觀音的化土——雪域佛土。這是由於此土本是觀世音菩薩教化的世界，全民都信仰觀音，一直在觀音的大悲照護之下，從藏人口口稱念“嘛呢”（六字真言）就知道這是觀音化土。再者，這是此世界最高的地方，終年積雪，為“雪域佛土”，自從蓮花生大師為主來到這個佛土，使得從中部到邊隅之間充滿了顯密正法的光明。

特別來說，藏土有西藏、青海、四川等境內的廣闊區域，其中處在安多和康巴的交界之處，安多位於青海，康巴地屬

四川。在這交界處有叫做“多科紫媚曲列”的地方，在那裡處於多竹欽寺寂靜處左邊的第一個山谷。“多”是山谷名，竹欽寺是竹欽仁波切駐錫的地方。這裡說的“阿蘭若”，就是指寺院後面往東的森林裡二世多竹欽仁波切的閉關之處，那個寂靜處。也就是，在過去，藏地的寺院是一個大的區域，除了前面的經堂，還有往裡走一直深進到裡面的寂靜地方，稱為“阿蘭若處”。一般那裡遠離塵囂，加持力大，一到那兒妄念就不會生起，是這樣的地方。整個山谷叫做“多科”，所謂“多竹欽”，這個“多”字就是“多科”的簡稱。那個地方過去屬於多科，現在劃歸為班瑪縣。

現在在法王降誕處的那個真正的地脈上面建了一座佛塔。建塔要在真正的地脈上，這是要講究風水，就是在地脈所在之處的那個地方建。

（二）由家族史廣說

原本法王的祖籍在色達，然而法王自己的誕生處為多科，因此，在此之前牧家是從色達搬遷到了多科。

要知道，本來法王家族的祖籍在色達，但是法王自己的誕生處卻在多科。這就知道，在那個時候有一段歷程，就是牧家從色達遷到了多科地方。

“牧家”就是牧民之家，他們的家當就是帳篷、牛馬、人和一些雜物。游牧的民族要在春夏秋冬四季遷移地方，使得牛馬等有草料吃。在法王出生以前，牧家就從色達遷到了多科，後來法王是在多科降生的。

這個情形下面進一步作講述。

也就是，嘉控格地喇嘛或者倉通登炯多吉尊者住世的時候，其居住地的中心為色達喇榮，因此，那時嘉的氏族在此

地居存。但後來，到了大伏藏師遷化之後，餘留的家屬遷到色達達充。隨後因為長子晉美丹畢尼瑪駐錫竹欽寺等的原因，嘉的氏族中很多人搬遷到了多科。據說如此。

這個原因進一步具體地來說。嘉控格地喇嘛（“嘉控”是他們祖先的姓，“格地喇嘛”就是第一世敦珠法王），他住世的時候，所住地的中心就是現在的喇榮，那個時候，“嘉”的氏族（他們祖祖孫孫都叫做“嘉”）就在這個地方存在。但是後來大伏藏師圓寂了，他走了以後，在喇榮地方這個家族餘下來的人就遷到了色達達充。這以後由於長子住在竹欽寺等的原因，他們家族裡的人好多都遷到了多科。要知道，這裡的多竹欽是指二世多竹欽仁波切，因為第一世駐錫色達雅龍寺，二世駐錫竹欽寺，他是敦珠法王的長子。他去了以後，其他人很多也就搬過去了。

蓮花生大師真實的化身——第一世敦珠法王過去就是住在喇榮，他的住處就是現在門措上師宮殿所在之處。那個時候，要創辦佛學院的時候，可以看到的遺址只剩下了牆壁沒倒塌。法王最先來到這裡時，說：“這個牆壁不能拆掉，這是第一世敦珠法王的住處，這個地方要保護好。”然後用草皮、木板等修房子，之後擴大，後來就在這裡建了大經堂等。

第一世敦珠法王的八個孩子其實就是八大菩薩的化身。比如，有一位是觀音的化身，當還處在母胎中時，母親和別人都能聽到胎兒在念著觀音心咒。二世多竹欽是他的長子，就是那位很著名的幾歲時就能講《入行論》的尊者，他是文殊的化身。因此，長子作為竹欽寺的住持居住在多科的緣故，他們家族裡很多人搬到了多科。

據說法王的父親也是屬於嘉控的氏族，而且有很多親戚都住在竹欽的拉傑村裡，因而由他們作了勸請。再者，希阿

是寺院的監理，因此，依照活佛班瑪多傑的囑咐，去了竹欽寺作監院。不管怎樣，遷徙到多科時，是嘉控的希阿、巴華、謝華、巴德這四兄弟家一同過去的，有口中這麼傳說。

有這樣說，法王的父親也是嘉控的家族，而且很多的親戚都在竹欽拉傑村，他們也來勸請搬到那邊去。竹欽仁波切在竹欽寺當住持，對於當時的家族來說，這是屬於當地世間和出世間最大的領袖，所以大多數人都去了，已經搬過去的那些人也就勸沒搬的人也過去。再者，他們兄弟裡的希阿成了寺院的監理。過去藏地的寺院有三個主要的組織：一是喇嘛，屬於領袖，這是屬於活佛管的；二是堪布，屬於他們的教師；這兩者之間有一個監理，藏文叫“文波”，屬於寺院的監院，要由他們血脈下的人來掌管。那麼他們兄弟中的希阿成了竹欽寺的監理，也就是依照活佛班瑪多傑的囑咐要去竹欽寺做監院。不管怎麼樣，遷徙到多科的時候，當時是嘉控四兄弟家，有希阿家、巴華家、謝華家和巴德家，他們一起過去的，這其中巴德即是法王的父親。

二、降誕的情形

分四：（一）時間；（二）現大光相；（三）念文殊心咒；（四）身體特異之相。

（一）時間

法王誕生的時間是藏曆十六勝生水雞年，1933年神變月上旬的三日晚，約十點左右。

法王出生的時間是藏曆十六勝生週的水雞年，是西元1933年，神變月的上旬三號夜晚，大約十點鐘左右。

這也正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人類已經到了新的時代，苦難愈深，聖教愈衰，往往在苦難的時期裡，諸佛菩薩

也多有來到此世間。按照漢地來說，也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幾年。整個世界苦難的狀況非常深重。

（二）現大光相

當從母胎的蓮花網脫出，而此人間世間界最初成為自己的所見境時，當時的情景法王回憶說：“酥油燈的光照觸眼故，現出了一個大光的現相。”

法王曾經說：“我記得從母胎裡出來，最初來到這人世間看到這個世界的境相時，那時感覺酥油燈的光照著觸到眼上的緣故，現出一個很大光的相。”

（三）念文殊心咒

法王誕生時有兩個稀有相：一、出生的無間就金剛跏趺而坐；二、以嬰兒哭的音調念文殊心咒。

誕生時，母親旁邊幫助接生的是尊澈老阿姨。鐵馬年採訪她時，她說：“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山岩下的此處有牧家。那時，從帳篷的天窗向上看時，連山岩上的一兩個樹幹都能看得到。我從出生到年老都生活在這裡，所以，這齣生地真的不會有錯的。仁波切誕生的那天，父親外出辦事所以不在家，約半夜時誕生的。稀有的一個，孩子生的無間就自己金剛跏趺坐，而且以像是嬰兒哭聲的音調念了六七遍‘噶阿 RA 巴匝那德’，我是親自聽到的。”（念誦不一定是像色身功能和諸根圓滿的人，由吐字清晰和發音標準的途徑來進行，僅僅以嬰兒腔調念的方式，念出“噶阿 RA 巴匝那德”的明咒之聲，就是此義可成立。）如是，老阿姨現出一種讓人感覺純真、正直的態度，認真地說。

誕生時，在母親旁邊幫助接生的是現在的老阿姨尊澈。當我們在鐵馬年裡對她作採訪時，她說：“我很清楚地記得，

在這個山岩下有牧家居住。那時，從帳篷的天窗往上看的時候，連山岩上的一兩個樹幹也都能看得到。我是在這裡出生，然後一直住到老，所以，這個誕生處真的是不可能有什麼錯誤。”這個老阿姨繼續說道：“就在仁波切色身降誕的那一天，他父親是出外辦一個事情，所以不在家裡，大概是在半夜的時候降生的。好稀有的一個，孩子剛生的時候，自己就作金剛跏趺坐，而且以一種嬰兒哭的聲調在念著‘噶阿 RA 巴匝那德’，念了六七遍，我是親自聽到的。”作者說，當時講的時候，老阿姨一臉純真、正直的態度，感覺是這樣。

標註是說明念明咒的狀況。有兩種：一種是身的功能和諸根圓滿，那當然會以吐字清晰、發音標準這樣的方式來念；但不決定是這樣一種，以嬰兒的音調也可以念出明咒的音調，比如“噶—阿———巴—匝—那—德—”，像這樣，沒有牙齒或者發音器官沒有長成等，在這樣的因緣下可以念出像哭泣一般聲調的“噶阿 RA 巴匝那德”。

（四）身體特異之相

身體的特異之相有三個：一、出生時首足未倒；二、雙目睜開；三、臍帶如法衣纏繞。

不僅如此，據說，法王從母胎出生之時，身體首足未倒，而且雙目睜開，臍帶以法衣之式，如修帶纏繞而生。

再者，據說法王從母胎降生的時候，身體的頭和腳沒有顛倒，而且兩眼睜開，那時，身上的臍帶是以法衣的方式像修帶纏繞一樣而降生的，這是聖人出現的相。

一般凡人出世，最終要出胎的時候，業風使頭腳倒過來，先是頭部出來，之後才是腳，而且幾天過後才睜開眼睛。這裡是頭腳沒有倒過來，而且出來的時候兩眼就是睜開的，臍

帶也是像修帶纏繞那樣降生的。就像《白琉璃瓔珞·具智珍寶論》裡引用《秘密極滴》當中所說：“臍帶著為修帶紋”。

三、以往的授記

分三：（一）列繞朗巴法主的授記；（二）列繞朗巴所取伏藏末後的授記；（三）列繞朗巴自作的授記。

（一）列繞朗巴法主的授記

法王自身誕生地紫媚曲列附近，有個名為“得秋”的地方，授記說在那一方將有一位納蘭巴的化身出世。列繞朗巴的法主拉若旺修在授記文中明顯說到這一情形：

**地為得秋彼方洛種姓，
咒士納蘭化身蓮花開。**

這裡說到，列繞朗巴大師的法主拉若旺修曾經明顯地授記過：在一個叫“得秋”的地方，那一方裡種姓是“洛”，來源是咒士納蘭巴，由他所化現的。“蓮花”是譬喻，“咒士”是在家密咒士，“納蘭”是指前世為納蘭巴，也就是金剛降魔。

“得秋的地方”，實際就是在法王誕生地紫媚曲列附近，那邊有座山叫“得秋”。這裡的授記在指示的時候，就是說有個叫“得秋”的地方，在那邊會有納蘭巴的化身出生。也就是在尋找的時候，先要找到有一個地方叫“得秋”，然後在山谷裡會找到紫媚曲列這個地方，就是在那裡受生的。

（二）列繞朗巴所取伏藏末後的授記

不但如此，在列繞朗巴所取伏藏《多香》的後中後部分裡也說道：

“列朗無邊事業力，

此生邊際於夏瓊，
及達充方一一來。”

在列繞朗巴大師取的伏藏法《多香》後面的後面部分當中，有一個對於他的化身的授記，說到化源、化時和化處三個內容。

“列朗”，就是“列繞朗巴”的簡稱。“無邊事業力”，因為列繞朗巴主的是事業，他是普巴金剛法的法主，在身、語、意、功德、事業裡落在事業上，他無邊的事業力是化現的根源。“此生邊際”就是化現的時間。之後說到，在夏瓊和達充這兩個地方會各來一位化身，這是說到化現的處所。

對此授記文的解密如下：

此處所言的兩位化身裡，前一位出生在夏瓊。傳記中言：“大伏藏師自己在世時，曾自許在世的化身誕生於阿瓊南宗，為麥彭上師化身的兄弟。”

授記中說到有兩個化身。化身按照時間的階段可以分為兩種：一、生時的化身；二、寂後的化身。也就是，在這一生當中還沒圓寂之前，就可以同時化出一個來，或者在某個地方受生。又有一種是此生這個色身已經圓寂，在這之後出現一個化身，這種叫“寂後的化身”。

授記裡面講的兩個化身，前者在夏瓊地方誕生的那位，實際就是大伏藏師色身還住世那個時候，就已經承認自己有一個化身，生時的化身已經生出來了，而誕生地就是在阿瓊南宗這個地方。而且，成了麥彭上師化身的一個兄弟的身份。在列繞朗巴大師的傳記裡寫了這樁事情。

而所謂在達充的後有化身是指法王如意寶。也就是說，法王的誕生處——多科紫媚曲列的左右兩邊，有名為“達夏”和“格充”或“果充”的兩個地方，因而，合集二者之名說為“達充”，此甚明顯。猶如第一世多竹欽仁波切的授記文中，也曾出現將色達境內的大護法神阿拉和單堅二者的名字合併而說為“阿單”。

第二個化身，所謂的達充地方的後有化身，就是指法王如意寶。具體來說，就在法王誕生處多科紫媚曲列的左右兩邊有兩個地方，一個地方叫“達夏”，一個地方叫“格充”或者“果充”。授記文裡的“達充”，實際上是達夏這個地方取了個“達”字，格充或者果充這裡面取了一個“充”，兩個字合併為一，說為“達充”，這是很明顯的。

這種授記方式是常常有的。比如，第一世多竹欽仁波切的授記裡面曾經說過“阿單”，實際就是指色達境內大護法神阿拉和單堅兩個名字各取一個字——“阿”和“單”，合在一起來指示那個地方，這裡也是這種方式。這樣去理解的時候，“達充”其實就是多科紫媚曲列兩邊的地方名字的合併，這樣的話，那當然法王就是受生在它們中間的多科紫媚曲列，這樣就是能應驗的。

（三）列繞朗巴自作的授記 分二：1、由不變七相之門徑而授記的內容；2、此文放在洛若寺授記的末尾，有著特殊的必要及密意。

1、由不變七相之門徑而授記的內容 分二：（1）授記文；（2）揭示秘密。

（1）授記文

如是，列繞朗巴自身由不變七相的門徑，明顯地宣說了他自己色身的誕生處、父母之名、屬相，以及身語意的特徵：處不變法之來源中，光不變瓏玉海母裡，種不變蓮花莖端上，多吉登幻化勝妙童，年不變大鵬雞年生，身不變空行壇城掌，語不變海藏為莊嚴，意不變會法身自面。

列繞朗巴大師自己曾作過詳細的授記，那裡明顯地指示了自己來世色身的誕生處、當時有緣父母的姓名、自己生年的屬相，和在這一世裡身、語、意所具有的不共特相，這個就叫“自身由不變七相門而作預言”。在這個授記偈頌裡，主人公是多吉登炯幻化的勝妙靈童，要分別由七個不變的相來認證處、光、種、年、身、語、意。

(2) 揭示秘密 分二：① 解釋；② 說明需要以此認證化身。

① 解釋

此文宣說了誕生地為紫媚曲列，母名為耶措，父名為巴德，生年屬相為雞，不但如此，還包括身的掌心上有法生六角紋（據說年幼之時，手掌心有清晰的交叉形法生紋路），語自在演說如海法藏，意現見法身明體，說到這些不變的標誌。

先說到此化身誕生的處所是不變的，就在那法的來源中，這其實說的是誕生處為紫媚曲列，這個地名就是法的來源之義。

光不變其實是在說母親的名字，“耶措”就是“瓏玉海”，“裡”是講就在這個胎當中要受生的。

父名是巴德，“巴”就是“班瑪”，蓮花之義，種姓屬於父親，蓮花莖的端頭，就是從那兒要開蓮花，也就是將從這個種姓出生這個孩子。要知道，父母起不同的作用，父為植種，母為持種，種姓屬父，就是從這個種開出這個花，也就是色身的花是從父親的種子來的。從蓮花的莖上會開一個花，這個“蓮花”其實就是父親名字的暗示。

“多吉登炯”就是金剛降魔，就像列繞朗巴的祈請文裡面所說那樣，他實際是金剛降魔身的幻變、金剛亥母語的加持、蓮師意的遊戲三合一的化現，這裡就說到，身——金剛降魔化出來的殊勝靈童，在何時出生呢？就是在大鵬雞年出生。

不僅有受生處、母名、父名、生年這些具體的授記，還授記了身、語、意功德方面的不共特相，這就比其他的授記更為具體，當我們知道以後，會發現無比真實。

身上不變的特相，就是掌中有空行壇城，也就是法生六角紋的手紋。幼年的時候，法王的掌心上非常清晰地交叉形地發生紋路，這個就是空行壇城的相，年老的時候就不那麼清楚了。

語的特相是什麼呢？就是對於法藏海得到演說的自在。如同前章所說，具有無礙宣演如海法藏的語自在的功德，這是莊嚴。這個“藏”，前面解釋的是深和廣，法性就是深，以此隨緣現的相就是廣大，或者說平等就是深，差別就是廣大。一味的法性是思維、語言達不到的地方，所以叫“深”；一切都是從這個根源發生的，比如染淨兩重緣起、十法界無數的差別現相、五道十地的地位狀況等等，這些都是從這個裡面出來的，就叫“廣大”。由於法王這一世成為真正弘揚起大乘深廣二藏的大教主，因此這裡就深廣而說。

意不變說到“會法身自面”。“會”就是相會、相遇。法身的自面原本就是在這裡的，只是我們從來沒有看到、沒有觸及到，真正與它會晤了，就像在十字街頭見到了親生父親一樣。親生父親本來在，但是你不認識，會到了它，在這裡解釋就是見到了法身的明性。總而言之，以七種不變之相的門徑，作了來世狀況的預言。

② 說明需要以此認證化身

此授記文是從前世列繞朗巴特意為洛若寺寫的授記文中錄出，指示需要通過這些如固定之釘般不變的標誌，認證自己的後身。

這個授記文出自前世列繞朗巴大師特意為洛若寺所寫的一篇授記文，這個授記文就是需要認證化身的。那麼如何認證呢？就是要由像固定的釘子一樣不變的這些標誌的門徑來作認證，這樣就非常確定了。

所謂“固定之釘”，就是釘子釘得牢牢的，一點移動性都沒有，不會變改，就是這樣子的，所以，這個授記就叫做“由七不變門來作認證”。這的確是由於大師本來就有無誤見知未來的智慧，所以，緣起上的預言是絲毫也沒有變動的，也就是因緣不可思議，是按照這樣來出現的。

2、此文放在洛若寺授記的末尾，有著特殊的必要及密意

此授記的指示文並未置於其他地方，而是放置在洛若寺授記的末尾，對此我認為有著特殊的必要和密意。

作者說，這個指示的授記文並沒有放在別的书裡，而是放在了洛若寺授記篇章的末尾，我認為這是有特殊的必要和密意的。

列繞朗巴大師不是駐錫在洛若寺，然而給了洛若寺一篇授記的文字，自己來世的授記放在它的末尾，這是有特殊必要的，不然為什麼不放在別的书裡，而要放在這裡呢？當然有特別的一種秘密之意，或者有特殊的必要。從法王此世示現的歷程來看的確如此，因為當因緣轉到這一世的時候，已經落在了洛若寺，將在這裡成為活佛，在這裡駐錫，將會在這裡建立大道場等等，因此，這個授記文就放在洛若寺授記篇章的末尾。也就是說，那是一篇大的授記文，本來是講洛若寺的事情，最後怎麼把自己來世的授記放在這裡呢？當然不是隨便放的。它的秘密意，作者說，我想是要說來世就是在這裡的，就是要指出來世的方向、情況，必要是讓人們認識，前前後後有確定的一種因緣的狀況。

四、前世晚年在洛若寺時的情況

分二：（一）灌頂時的付囑和插曲；（二）由此形成的傳統。

（一）灌頂時的付囑和插曲

不僅如此，過去大伏藏師列繞朗巴晚年時來到洛若寺，對洛若寺的活佛等作《蓮師猛修火風旋》的灌頂時，說：

“過幾年我會來此寺畢竟常住，對經、幻、心等的法作講修而弘揚講修聖教，因此，達西喇嘛頓多，你在那時要作輔導，還要起一間我住的房子。為了此等不出違緣，要相續不斷地修此極密忿怒普巴九日修法，這很重要。”如是而作諭令。

列繞朗巴大師不但作了自己來世的授記，還有重要的交待。大伏藏師晚年的時候到了洛若寺，對洛若寺的活佛為主的大眾，作《蓮師猛修火風旋》這個法的灌頂時，曾經說：

“過幾年我就會來本寺畢竟常住，那個時候我要講修經、幻、

心三類等的法要，而弘揚講修的聖法，所以，達西的頓多喇嘛，那個時候你要給大家作輔導，還要給我起一間住的房子。為了這些事不出違緣，這個忿怒極密普巴的九日修法需要每年不斷地舉行，這非常重要。”這樣作了教令。

“經、幻、心”三類代表前譯寧瑪派的不共法門。

“經”指阿努約嘎，“幻”指瑪哈約嘎，“心”指阿底約嘎。講和修是興起聖教的兩大門徑，要宣講，開顯它的意義；要實修，證到它的境界。所以，現在只是暫時來一來，再過幾年我會徹底地來（意思是畢竟要到這裡來常住，那個時候是要大作佛事的）。到那個時候，頓多喇嘛你要作輔導（這說得非常清楚），然後，還要給我起一間房子。再說，這種大的佛法上的事情常常要出違緣，非常困難，所以要修一個極密的忿怒普巴，年年都要修九天，不能斷。作了這樣的諭令。

聽老輩們傳說，曾在灌頂時，大師對洛若寺的兩位供師問道：“你們的名字叫什麼？”其中一位稟答說：“叫嘉羅”，另一位說：“我叫若羅”。那時，列繞朗巴笑著說：“啊！稀奇！你們倆的名字怎麼這麼像兩頭公牛的名字？”有此等趣事。

這裡還有一樁趣事流傳在老輩們的口中。那次灌頂的時候，大伏藏師問洛若寺的兩位供師（他們供一些香燈等）：“你們倆叫什麼名字？”那兩個人或許比較老實吧，一個稟報說：“我叫嘉羅。”另一個稟報說：“我叫若羅。”這個時候列繞朗巴大師笑著說：“哈！太稀奇了！你們兩個的名字怎麼這麼像兩頭公牛的名字？”如是等有很多趣談。

（二）由此形成的傳統

列繞朗巴在洛若寺建立的此九日普巴修法，後來有持續不斷念修的芳規。而且，每三年都由一位上師或者活佛，對新龍上師的普巴灌頂及念修，有念一次的規矩。

那個時候，列繞朗巴大師在洛若寺建立了普巴九日修法，延續到未來的時代，對此都有年年持續念的規矩。而且，每三年中由一位上師或者活佛主持，來作新龍上師的普巴灌頂和傳承。

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法運是有一種緣起的。

五、最初的授記及取名

分二：（一）大活佛的看法、交待及取名；（二）大家未如此稱呼的原因。

（一）大活佛的看法、交待及取名

稍許旁述，我們再回到與法王誕生情形象關的正式話題上來。不久，內部人就法王色身誕生時那些稀奇的瑞相，向巴多活佛匯報時，活佛說：“此子像是一位對聖教和眾生有所義利的聖者大士的轉世，但這個情況暫時不要告訴別人。”如此作了需要作嚴格保密的諭令。同時說：“從降生時，相好時辰也好，所以就取名為‘嘎讓希繞南傑’。”

那時，法王的父母、親友等的內部人，看到孩子誕生不凡，就向巴多大活佛匯報這個孩子誕生時的一些很稀奇的瑞相。大活佛說：“這個孩子像是一位將會對聖教和眾生作利益的聖者的轉世，但這個情況暫時不要跟別人講。”這樣作了嚴格保密的交待。然後就取名字說：“看起來從母胎誕生時有這麼好的相，日子也好，所以就取名為‘嘎讓希繞南傑（妙緣尊勝諸方）’。”

（二）大家未如此稱呼的原因

這裡我想起，法王曾經說：“我自己特別窮，這個名稱威力太大，所以誰也沒叫過‘嘎讓南傑’。而且，所謂‘嘎讓南傑’也由簡易方便而簡稱為‘嘎立’了。這樣變後一段時間，大家都稱呼‘嘎立’。”

作者說，這裡我想起來，法王曾經說過：“我家特別窮，這個名稱的威力太大，所以誰也沒有按這樣叫過‘嘎讓南傑’。不但這樣，這個‘嘎讓南傑’為了容易方便說，就簡稱叫做‘嘎立’。這樣名字轉了以後，大家就都說‘嘎立’了。”

也就是，當時法王家裡很窮，這麼一個窮孩子怎麼叫“妙緣尊勝諸方”呢？所以，大家也不想這麼叫，也沒有人這麼叫，就叫個“嘎立”了。

六、幼年的情形

分四：（一）搖籃裡的所見；（二）爬行時行走及說話的願望；（三）幼年現出法性中有的狀況；（四）不久遷至色達。

（一）搖籃裡的所見

法王曾說：“記得在搖籃中時，我透過帳篷頂的天窗，看到山羊和綿羊正往下趕著，那是一個能看到山岩和松柏樹的地方，那不是色達的一個地方，是多科的一個地方。”

法王說：“我能夠回憶，還在搖籃裡的時候，那時家住在帳篷裡，從帳篷頂的天窗能見到正往下趕著山羊和綿羊的情景。而且能想起，那個地方是能見得到山岩和松柏樹的那麼一個地方，那不是色達的一個地方，所以是多科的一個地方。”

（二）爬行時行走及說話的願望

“再者，接下來我會匍匐之時，心裡總是強烈地渴望著‘何時才能站起來行走’。同樣，別人說話的時候，我也非常想開口言語，但只能‘咿咿呀呀’，發不出清楚的聲音。”

法王繼續說道：“接下來在能爬行的期間，那個時候我就想：‘我什麼時候自己能站起來走啊？’有一個很強的願望。還有能想起來，別人在講話的時候，我特別想開口說話，但是除了只是‘咿咿呀呀’的聲音外，舌頭吐不出一個乾淨的聲音。”說了諸如此類的情況。

對於小的時候有那麼清晰的記憶，這就是聖者的特點。我們對四歲以前的事情，幾乎完全成了空白。而法王不但知道會爬的時候，自己是什麼樣的心態、願望和說話的狀況，而且知道在搖籃裡的時候，當時從帳篷頂的天窗看到羊群怎麼下來的情景，還能知道那個山上有岩石和松柏樹等，那當然不是色達這種草原的地方。而且，在剛降生的時候，自己就知道酥油燈的光觸到了眼上，出現了大光的相。這些都不是凡人的情況，我們比較一下就知道。那為什麼會有這麼清明的記憶呢？就是因為沒有被無明煩惱障住。

（三）幼年現出法性中有的狀況

法王還說：“幼年的時候，每晚臨到入睡時，都會出現法性中有的聲、光、明等的諸多顯現，我感覺十分畏懼。”據說：“特別是母親先睡著的話，尤其畏懼，所以經常對母親說：‘我們一起入睡好嗎？’如此說時，母親也說：‘好啊！媽媽的寶貝！那我們同時進入睡眠哦！’之後就設法哄我入睡，成了慣例。”

法王上師說：“記得幼年的時候，每天的晚上到了要入睡的那個時間點上，總是現出法性中有的聲、光、明三類等的各種現相，那個時候就會生起一個大的害怕的心。”據說

說到：“特別是母親先要睡著的話，那是尤其害怕，所以經常就會央求說：‘媽媽！我們一起入睡好嗎？’（母親可能也是不明就裡，）聽到孩子老是說要一起睡，母親也說：

‘好啊！媽媽的寶貝！那我們就同時入睡哦！’這樣說後，那個時候就成了一個慣例，總是需要阿媽以一些善巧的話，作一些能夠入睡的方便。”但是，母親也不知道孩子是怎麼就害怕起來的。

要知道，中有分死位中有、法性中有和輪迴中有三種。在死位中有時能認取光明的話，就可以證法身；之後就是現前法性中有的情況，這時就有寂靜、忿怒各尊的相出來等，認取了也能成道；如果過去了，那就到了輪迴中有。睡眠的情況跟死亡的過程非常相似，在臨入睡的那個當刻，普通人沒有什麼感覺，但修行好的人會有明顯的感受，會現出那些相。幼年的法王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每一天到了要入睡的那個當刻，就要出法性中有各種的現相，可見他的心是極清淨的，這也是成就者再來的相。

（四）不久遷至色達

不久，牧家遷到了色達，那時法王還只能被抱在懷裡。

不久，牧家就遷到了色達。那個時候，法王還是父母懷中抱著的一個幼兒，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情況。

七、騎馬的壯舉

據說約三四歲時，家裡育有一匹野馬，一天，法王騎著它不知跑哪去了。過了一陣子，人們見到後，覺得這麼小的孩子，騎在一匹野馬上，跑到別的地方，太危險了，就急忙把馬牽了過來，再帶到了家門口。那時，父親巴德氣得狠狠地教訓的同時往前跑準備打。然而，當看到法王騎在馬上，

開心的笑臉洋溢著甜甜的笑容，父親的氣就消了，再也打不出手。

到了大概三四歲的時候，法王家裡養了一匹野馬，那一天不曉得怎麼，法王騎到野馬上，之後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過了一陣子，有人在外邊看到了，他們心想：“這麼小的孩子，騎在這樣的野馬上，還跑到另外的一個地方，這太危險了！”這樣想了後，心一驚，趕緊把這匹馬牽過來，然後逐漸地就牽到了他的家門口。這個時候父親巴德知道以後，他因為愛孩子，所以非常地氣憤，然後一邊狠狠地教訓，一邊往前跑，手都舉起來準備打。這個時候法王自己就騎在馬上，臉上笑嘻嘻地，很開心，就像這樣過來了。見到這個情形以後，父親的脾氣馬上就歇掉了，也就沒有打，確實是下不了手。

這裡要看到，這是一匹野馬，一般成人都要訓練好多天，不然駕馭不住。馬沒有馴服的時候，人在上面根本坐不穩，連大人都怕。要想，才三四歲的小孩，怎麼騎到這樣的野馬上，這麼瀟灑，不知道跑哪兒去了，而且從前到後一點事兒也沒有，玩得特別開心。像我們這樣的人，左害怕右擔心，別說是騎一匹野馬，就連開個車都有困難，而法王小時候，騎上野馬竟然這麼瀟灑。就好像鳩摩羅什大師小的時候，能夠舉起很大的一個鼎，在無分別的時候直接舉起，之後他心裡動了一念：“這怎麼能舉得起呢？”結果就舉不起了。所以第一念很重要，加上第二念想七想八的，實際上也就做不到了。像這樣，就可以看到法王幼年時聖人的德相。

聽法王的哥哥才讓敦珠說，後來，法王的一個表親戚——叫做“阿依”的老人常常說：“我們這孩子，小小年紀三四歲就能騎野馬奔走，所以，一定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後來，法王有一個表親戚，那個叫做“阿依”的老奶奶，她知道了這事以後，常常會很欣喜地說：“我們的這個孩子，小小年紀三四歲就能騎在野馬上，能這樣瀟灑地奔行，所以，肯定是跟別人不一樣的。”她是常這樣說的。

這個老人非常清楚，這個孩子當然是不同凡響，他這麼小的時候就這麼英勇、這麼瀟灑，當然不是凡人的狀況。

八、誰承認是化身

分二：（一）達西喇嘛的認定；（二）眾人不信。

（一）達西喇嘛的認定

大概在那段時間，因為腳腫得嚴重，父親巴德便帶法王到達西頓多喇嘛面前請求加持。當時達西喇嘛吩咐：“這是一個妙種姓，所以不要沾上穢氣。”

大概在那個階段裡，有一次法王的腳腫起來了，病得很重，父親巴德心裡很著急，就把他帶到達西的頓多上師那裡去求加持。那個時候，達西上師看了後說：“這是一個好種姓，所以不要讓他染上穢氣。（意思就是聖人的種姓，與凡夫業力而來不同，這就叫做“妙種姓”或“好種姓”，在藏人的口裡，一般就是指化身再來。）你要格外地關心他、照顧他，不乾淨的東西不能吃，不乾淨的衣服不能碰，要防止各種內外的染污。”這就可以看到，因為法王的身份不一樣，所以要好好地照顧，不要到不乾淨的場合，或者觸到不乾淨的飲食等等。像這樣，這位上師很殷重地在囑託。

（二）眾人不信

但法王小時候調皮氣重，所以，似乎周邊的人們也對他稍有厭煩。有一次，一個當地人到耶澈的母親這裡，聊天暢談時講到“達西喇嘛說巴德的孩子是個好種姓”，這時她表

露出不信的態度說：“哼！不知道是什麼好種姓，要不是世上的一個破敗鬼，我就不算人！”

但是，小時候法王的調皮氣很重，所以旁邊的人好像也稍微生起一些厭煩。因為童心無忌，可能到這邊耍耍、到那邊玩玩，他是很活潑的，老是這麼搞搞、那麼弄弄，所以旁邊的人好像也生起一些厭煩。

這個情況怎麼講呢？當時，耶澈的老母親所在的那個地方來了一個當地人，她們在一起天上地下無所不談。這樣敞開來暢談的時候，那個人就講：“這個巴德的孩子嘎立，達西喇嘛有說他是一個好種姓。”沒想到耶澈的老母親表示不信地說：“哼！是什麼一個好種姓我不知道，他不是世上的一個破敗鬼，我就不算人！”就像這樣，她是看不慣這麼一個調皮搗蛋，整天這兒弄弄、那兒弄弄的，非常不高興地說他不是一個天下的破敗鬼，那我就不算是人了。

後來，耶澈的母親詢問父親巴德，說：“聽說達西喇嘛說你的孩子嘎立是個好種姓，對嗎？”父親回答：“是有說這樣的話，但我家沒這個福德，所以應該不是吧。”據說當時巴德家很貧窮，所以大家一貫都對他家稍許小看。

後來，耶澈的老母親就到巴德這裡說：“你的這個孩子嘎立，有聽到說，達西喇嘛說他是個好種姓，是真的嗎？”這樣質問的時候，父親就說：“是有說這樣一個話，但是我們家沒那個福德，所以應該不是的。”那個時候因為巴德家很窮，大家大多都是勢利眼，所以，有稍微小看一些的慣例，也就是形成了一個固定的看法。

世上的人都是這樣，有錢的就巴結，沒錢的就小看，因為他們家實在沒有什麼財富，所以，一般大眾性的評價都是比較小看的。

九、初顯稀奇

有說法王四五歲時，洛若村一戶人家的山羊把犄角卡在了岩石縫裡。當時大家使盡了所有的方法，但還是沒辦法拔出來。

法王四五歲的時候，洛若村一戶人家的一隻山羊的角被卡在岩石縫裡，卡得很緊沒法出來。當地的人知道以後，好多人都出來幫忙，使出各種各樣的方法、力量，但是，都做完了也沒辦法整個拔出來。這個時候大家就很急，覺得束手無策。

嘎瑪阿姨說：“喊一下嘎立，這孩子有種稀奇，所以，或許他有個方法。”這樣就按她所說叫來法王。看了後，法王念了個咒，吹了後手稍微一碰，老山羊的犄角就從岩縫裡輕輕鬆鬆地拔出來了。

那個時候，有一個嘎瑪阿姨說：“喊一下嘎立，這孩子有些神奇，從某個方面來說，他可能會有個方法。”就按照她所說，那個人就去叫了法王，然後讓他看了一下。法王念了個咒子一吹，然後手稍微一碰，老山羊的角就從岩石的縫裡輕而易舉地出來了。

從那以後，嘎瑪阿姨會對別人說：“你們覺得嘎立不算什麼，但他現量示現了特別的成就相，大家有目共睹，這下不能說他沒什麼了不起了。”

那以後，嘎瑪阿姨就會對別人講：“你們說這個嘎立不算什麼，那麼他現在已經現量示現了成就相，這是與眾不同的，你們都親眼看到了，這一下不能說嘎立沒什麼了不起吧？”

這樣就可以看到，外在有明顯的差距。那些人拿著工具或者用手等，想出各種的辦法，但山羊的角怎麼也沒辦法拔出來，夾得非常緊，那麼多人、動那麼多腦筋、用那麼多力氣都沒辦法；但是法王來了以後，就是念了一下咒，吹一下，然後一碰就出來了，當然這是現量示現的成就相，在法王這裡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十、不凡的預見

據說，有段時間洛若寺裡發生痢疾後，兩位僧人去世等，遇到了一個發生很多不順的階段。一天夜裡，群狗奔吠，像是朝對面陰山的方面在包圍一個什麼。正當眾狗“嗷嗷”猛叫的時候，年幼的法王依在香卓阿姨的身邊，忽然間朝狗群吠叫聲的地方毫無遲疑地奔去，稍微耽擱一會兒，回來親口說：“我看到那邊有兩個無頭人，正左右拉扯著黑白兩條繩子走著，繩子快要斷了，所以若不當心，洛若寺還會不斷出現死人等的違緣。”

據說，就在這段時間裡，洛若寺發生了痢疾，很多人都便血，已經有兩個僧人死了。就像這樣，遇到了一個發生很多不順的階段。

那一天晚上，好多的狗奔著吠叫，好像朝著對面陰山的方面包圍一個什麼東西。正當群狗在“嗷嗷”猛叫的這個時候，那時法王很小，小的孩子還沒獨立，都要依著一個大人，所以這裡說正依在香卓阿姨的身邊，忽然間朝著狗猛叫的地方一點遲疑都沒有就奔過去了。稍微耽擱了一點時間以後，也不曉得是不是念了什麼經，然後回來親口說：“我在那邊見到兩個沒頭的人，一個在左一個在右，正左右拉扯著黑白

兩條細繩然後走著。那個細繩快要斷了，不當心的話，洛若寺還會不斷地出現死人等的惡緣。”

第二天，巴諾活佛聽到此事後，向法王詢問了所見的情形，以及需要作什麼法事等等。當時，法王帶著孩子氣，非常害羞而沒有詳細說，只是口裡說了：“念斯德和嘛呢會好的。”所以，巴諾活佛立即讓寺院的常住僧眾修持了這兩種佛事，隨後患者們次第痊癒了。

這個消息第二天傳到了巴諾活佛那裡。他就向法王詢問：“你見到出現了什麼樣的情況？現在該作什麼法事好？”等等。那個時候，法王以孩子的性格，很害羞的一個態度，也沒有詳細說什麼，只是從口裡說了一個：“念斯德和嘛呢兩個會好。”巴諾活佛立即安排寺院的常住僧眾修持蓮師和觀音這兩個法，修了以後立竿見影，患者們一個一個都次第地痊癒了。

洛若寺的災情事出有因。當時，幼小的法王有無礙的天眼和法眼，能看到人類視線外的非人等的情況，再者，以法眼能洞察緣起，這樣當時就指示了要念蓮師心咒和觀音心咒。藏人習慣簡稱，在兩個咒子裡選兩字，說成“斯德”和“嘛呢”。這個效用是立竿見影的，也就是念了以後，洛若寺的病人們都痊癒了，從此各方面都順了。當然，這是不凡的預見。

十一、逃學

分四：（一）舅舅活佛嚴格督學；（二）舅舅聞法前的交待；（三）兄弟倆的反應、對話和決定逃學；（四）舅舅回家後下令追趕，無法追及。

（一）舅舅活佛嚴格督學

法王大概六七歲時，跟增卓喇嘛開始學習基本的字母。不久，舅舅晉奧活佛負責教其讀誦，哥哥才讓敦珠也一同被安排在舅舅身邊學習文字。舅舅心很強悍，所以，似乎多少也有教訓或責打。

到了大概六七歲的時候，法王開始跟增卓喇嘛學基本的藏文字母。沒過多久，舅舅晉奧活佛就開始負責教他學讀誦，而且，哥哥才讓敦珠也一起被安排在舅舅的身邊來學文字。舅舅性格非常地強悍，管教得非常嚴厲，好像也多多少少常常作些教訓，或者責打。

（二）舅舅聞法前的交待

一天，他即將去聞法時，對年幼的兄弟倆說：“我走了後，看你們能不能不玩耍散亂，認真把書讀熟。如果不聽話，回來時不實行一個痛打的懲罰就不算數！”這樣告誡後便走了。

有一天，舅舅要去聽個法，可能哪個地方傳一個法他要去聽，然後就對小兄弟倆說：“我走了，你們不能夠玩耍散亂，看看能不能認真把書讀熟。如果不聽話的話，回來不實行一個痛打的懲罰就不算數！”這樣作了嚴格的教令後就走了。

（三）兄弟倆的反應、對話和決定逃學

但法王對此置若罔聞，一直玩耍。哥哥才讓敦珠提醒：“你別這樣，看看能不能把書稍微讀熟一點，不然舅舅回來時會痛打的。”可法王滿不在乎地說：“我沒法學好文字，認真學也是遭受痛打，所以我就不從他那裡學文字了。”哥哥才讓敦珠又勸道：“你別這樣，我們倆學文字沒學到一個功德的話，家裡經濟微薄，所以我們母子們除了饑餓而死外，

別無出路。不但這樣，這些話若是舅舅知道了，肯定會親手責打的，所以，你沒個害怕的，我是不敢這樣說。”法王答覆說：“沒什麼不敢的，餓死和橫死毫無差別，所以我是已經決定了，放棄學文字，我要回家了！”說後就扛著一個毛氈做的書夾，無法阻擋而離去了。

舅舅說了這樣一番話後，一般的孩子就害怕不敢動了。但是法王對此置若罔聞，好像沒聽到一樣，一直在那兒玩啊玩，若無其事地就這樣待著。哥哥心裡就懸得很，提醒說：“你別這樣，看能不能把書稍微讀熟一點，不然舅舅回來的時候會痛打一頓的。”這樣來提醒。

法王卻滿不在乎地說：“我是學不好文字的，就算認真學也還是要遭痛打的，所以，我不從他這裡學文字了。”

哥哥一聽就急了：“你別這樣說，我們倆學文字沒有學到一個功德的話，家裡經濟微薄，我們母子們除了饑餓而死外別無出路。不但這樣，你的這些話，舅舅知道的話肯定要親手打一頓，你是沒個害怕的，我不敢這樣說。”

哥哥這樣勸導的時候，法王答覆說：“有什麼不敢的，餓死和橫死沒有絲毫差別，所以我是已經決定了，要放棄這個學文字，我要回家。”這樣就拿著一個毛氈做的書夾子，無法阻擋地離開了。

反正就是學不好，這是很麻煩的，學來學去，沒達到舅舅的標準就一樣要挨打，法王便不想學了。哥哥是有一點軟，說：“你還是好好讀，家裡還有經濟問題。（像漢人也是安排孩子要讀書，將來有出息。藏人一般女子沒有讀書，就安排兩個男孩子來學。在牧區就只有兩條路，要麼在家放牛，要麼出家念經。這樣的話，假使學了能夠有點本事，將來就可以在寺院裡念經，或者給世俗的人家，為這些活的人、死

的人念經，有些收入。）假使沒學到這個，我們家的條件這麼差，除了饑餓而死之外，沒有第二種結局的。”但是法王說：“不學是餓死，學是會被打死（“橫死”這裡指被打死），反正沒差別都會死，因此，我就不學這個文字了！”如此便拿著一個毛氈做的書夾離開了。那個時候，條件好的人家書夾是用竹子做的，包著皮，還有綢子鑲嵌著銀子，但是窮人家做不起，毛線做完了衣服剩下來的一點就做一個書夾，也沒那麼講究，只要四個角用線縫一縫，縫好了以後書放在裡面。這是講當時家庭的確是很窮，但是法王的性格就是這樣，沒人能夠擋得住。

（四）舅舅回家後下令追趕，無法追及

後來聞法結束，舅舅活佛回到了家，問道：“怎麼沒見到嘉貢？（稱為“嘉貢”，是因法王的臉色和衣服均為灰白色，而且肩膀略微佝僂，因而如此稱呼。）他到哪兒去了？”這樣提問時，才讓敦珠把事情的原委坦白地匯報。他當即憤怒起來：“啊！他這樣子，哪有這麼簡單就放掉他的？走了時間還不長，沒有追不到的，所以你們快去把他帶回來！”幾個孩子馬上按舅舅活佛的命令快速地奔跑，在法王後面追。

後來，舅舅活佛終於聞法結束了，回到了家。一進來就問：“怎麼沒看到嘉貢？他到哪兒去了？”當時叫“嘉貢”，是因為法王的臉色和衣服都是灰白色，而且肩膀稍微有一點駝，所以就稱“嘉貢”。

這樣提問的時候，才讓敦珠害怕，他就把原委、情況坦白地匯報，講到從前到後是怎麼回事。哥哥也老實，可能把法王的那些話也都說出來了。

這個時候，舅舅馬上氣不打一處來，說：“啊？他這個樣子？哪裡有這麼簡單放掉他的事情！走了也沒多久，沒有

後面追不到的地方，所以你們快去把他給追回來！”這些孩子們聽到舅舅活佛一聲令下，像打雷一樣，他們就快地跑，在後面追。

法王正在寺院上方山坡的這邊走，他們見後預計是很容易追上的。但當他們到達寺院的山坡上再看時，法王已經到了遙遠的深處——色沃下面多讓草地的盡頭，所以不可能追得上，了知後無奈返回。

那個時候，孩子們還能看得到，法王正在寺院上方的山坡這邊走著。他們看了以後心裡預計：還是很容易追得上的。但是，等這些小孩子們跑到了寺院的山坡上，再往那邊看的時候，有很遠的距離，法王已經到了色沃下面多讓草地盡頭那個地方。他們想，這下是不可能追得上了，沒辦法，已經走得太遠了，也不知道法王到底是怎麼走過去的。然後，他們也只能耷拉著個腦袋無奈地返回，不知道回來時舅舅是不是又教訓了一頓。

十二、修法速得加持而開慧

分三：（一）得知修法紙捲的情形；（二）聞後發生信心、欲樂，精修而得加持；（三）效果——無須用功，僅略作表示便能輕易通達。

就這樣，讀書學習便放置下來返回了家中。相當的一段時間裡，在家中無憂無慮地享受著童年的歡樂。一天，到了某個叫做“喀修嘎果”或“喀阿”的地方（據說，是指過去洛若鄉對面牧區下面的土坎）玩耍之時，從瑪尼堆的牆縫中得了一個紙捲。讓人觀看，說是喬美仁波切的《文殊語獅子修法》。結尾利益頌裡說：“印度境內一老人，高齡已至九十九，文字尚且亦無識，僅一日修見文殊。”聽聞此，上師

心裡認為“這麼一個老人，也是修一日就出現了能見文殊的話，以我這樣，無需艱難就能迅速成就吧！”之後，以猛利的欲樂和精進修了數日，便獲得加持的好相。從那以後，出現了學習不必用功，僅僅指示就輕而易舉地通達了讀誦等。

這樣法王也就不再學讀誦、寫字，然後就回到了家。回到家以後，那麼長一段時間裡沒有人管，就盡情地享受著童年的時光，無憂無慮，沒有惦記的、執著的，也沒有什麼牽掛，整天玩耍。

有一天，法王到了一個叫“喀修嘎果”的地方，就是我們現在的喇榮山門下去一公里左右，靠著河邊，這是過去的洛若鄉，然後就過河到對岸，那邊有個牧場，在下面土坎的那個地方有瑪尼堆，就是刻有六字大明咒的石塊所累成的高堆，或者雖沒有刻也是念經加持而堆起來的。這樣的話，在那個瑪尼堆的石牆的縫裡找到了一個紙捲。因為不識字，就叫別人看。說這個是喬美仁波切的《文殊語獅子修法》。然後再看到末尾，有一個說利益的偈頌，裡面講，有個印度的老人，到了九十九歲高齡，連一個文字都不認得，在這種情況下，修一天都能見文殊。

就像過去的老太太不識字，但是能念《心經》、大悲咒等，她是聽別人給自己念，然後記得，由於有信心，也一樣有感應。那麼這裡的印度老人也是不識字，或許是別人給他念了後背熟的，但是他有信心，結果修一天就能見文殊，可見加持力非常地大，法力不可思議。

當聽到這個情況的時候，法王心裡想：這麼一個老人修一天就能夠見到文殊，像我這樣的話，迅速成就肯定是沒有問題的。意思是，比較來看，我才這麼小的一個孩子，他那麼老了，他修一天都能見文殊的話，那我當然沒什麼困難就

能迅速成就。法王當時非常有信心，這個信心是根本。由於他立即對文殊修法產生了大信心，那個時候就發生了猛利的想修的欲樂，之後就發起猛利的精進。這樣修了幾天，就得了很好的加持的相，當然自己心上也是有感應的。之後效果非常明顯。也就是從那以後，不需要一種帶功用的學習，不需要怎麼特別用勁，只是稍微作一點表示、指點，就輕而易舉地通達讀誦等了。

十三、喇嘛仁波切賜與傳承

後來一次法王傳法時提到：“又有一天，在對面瓊夏的山邊放牧時，遇見一位從未謀面的喇嘛，猛利地生起信心和勝解的力量後，祈求《文殊語獅子修法》的傳承，因而他在歡喜心中賜給了，末後不知所蹤。那時是孩子的性格，沒有去觀察這喇嘛是誰，但後來觀察時，確知這是喇嘛仁波切麥彭自己。”

又有一天，法王去了對面瓊夏山邊放牛（法王經常去那邊放牛，這是日常的一個活動），那一次就遇到一個素未謀面的出家喇嘛，之後就自發地生起了非常強的信心和勝解的力量，當時就向這位喇嘛求一個《文殊語獅子修法》的傳承。以這個緣故，那個喇嘛顯得非常歡喜，在歡喜心當中賜給了傳承，然而最後不知到哪兒去了。當時孩子的性格不會去思考什麼，不像大人還會去問一下這個喇嘛到底是誰，他為什麼這麼歡喜，為什麼又不見了等等，對於這個喇嘛是誰不作觀察，孩子嘛，玩過就是了。但是，後來自己觀察的時候就知道，原來他就是喇嘛麥彭仁波切本人。活佛說，我是聽到後來一次法王在講課的時候順帶賜與的旁述。

文殊菩薩正如《願海心髓》裡所說，其實就是法王生生世世形影不離的本尊，實際時時都在攝持，如同前面讚頌裡所說。這裡也並非偶然，當時一見到文殊法的時候，立即就生起非常大的信心，這也是由宿世的信心等流而來，所以一看到就深信，而且有非常猛利的欲樂、精進，修幾天就出了驗相。

前面說了，在舅舅那兒學習也是有一些苦，稍微沒有讀準或者沒有讀好就要挨打等。以法王的性格，就說天天這樣也不舒服。哥哥倒是有一點軟，說：“你別這樣，舅舅會打的。再說，我們不去好好學文字長一點本事的話，將來的生活怎麼辦？家裡這麼窮，我們除了餓死別無出路。”當然，世上的人難以免俗，人生在世就要活命。對於牧場的藏人來說，那就只有兩條路，要麼放牛，要麼讀書將來做喇嘛，好的能考上一些學位做堪布等等，差一點的將來念經有一些收入。就像這樣，他是這種想法。但是法王不管這一套，因為再怎麼樣學的話也很難達到舅舅的標準，總是要挨打挨罵的，所以就不想學了。實際上，學還真的不光是現在世間教育這樣，按照課程使勁地學，還有一個三寶的加持。那麼，法王是靠文殊菩薩的加持，他跟文殊菩薩是不離開的，因此也顯現忽然間就見了文殊的修法，一見當下就生信心，修了以後迅速成就，之後根本就不必費勁，稍微指點一下馬上就會了。這就可以看到，我們要一心祈禱上師三寶，得到加被以後就會容易。尤其要開智慧的話，小的時候就要修文殊法，這樣開了以後就非常容易了，有一種智慧的力量在心上。

那麼，後面放牛的時候也是，為什麼會遇到素未謀面的喇嘛呢？其實不是偶然的，這個就是宿緣所繫。喇嘛麥彭仁波切遍一切處，時時都在攝持，所以，這個時候他就會出來。

出來以後，為什麼自發地生起那麼強的信心、勝解呢？也不是無因，這些都是宿緣。然後就去求，求了以後，那位上師就顯得非常歡喜，這就是得加持的因，所謂“所有益我善知識，為我顯示普賢行，常願與我同集會，於我常生歡喜心”。按照真實的修證來說，的確關鍵是讓上師生歡喜，一生歡喜就能賜與加持。所以，得加持的因就是讓上師生歡喜，而讓上師生歡喜的因就是以信心和恭敬作承事等。這樣的話就很明白，這裡揭示了這樣一個甚深的道路。

十四、信心與文殊怙主的恩德

分二：（一）信心的狀況；（二）由信心所得的加被。

（一）信心的狀況

總的於文殊怙主喇嘛麥彭，從年幼時就有與生俱來的無量信心。

法王總的對於文殊怙主麥彭上師，從很小的時候就具有發自內心的無量信心，而且，這不是後天怎麼通過因緣集聚而發生，是與生俱來就有的。

對此，下面按法王自身的話來認識：

上師講法時曾賜與的一個言教中說道：“於喇嘛仁波切麥彭尊者非造作的信心，從小的孩童時期，就是僅僅能思維、能說話的階段時就有了。

法王上師一貫稱呼的“喇嘛仁波切”，就是指麥彭尊者。法王說：“對喇嘛仁波切的信心，在很小的時候，剛剛能思維、能講話的那個階段就已經有了，是一種自然就發生的信心，而不是一種造作性的。”

如此的信心是依什麼因生起的，我也斷定不了。是從友力，或從因力，或從根力，或從聞力，或者從習善力，觀察的話，說不上是哪個。

法王又說：“這樣的信心，到底是依什麼因緣生起的呢？我也斷定不了。所謂發起的因，就如同《大乘莊嚴經論》講的：‘友力及因力，根力亦聞力，四力總二發’。也就是，發起菩提心有這四種力，生信心也是相類似的情況。由善友、阿闍黎等的勸發，之後自己會對於文殊怙主發起一個信心。或者從自身種姓的力量來的，也就是有大乘的種姓，而且對於文殊智慧尊有那麼一種種姓，由此很容易起信心。或者過去世曾經發起菩提心，修了大乘法，積過智慧資糧等；特別是有關文殊聖尊方面，如果有相應的發心、修行、積資，那麼從過去已經積的善根的力量一遇緣就會發起。或者從聽聞的力量，當聽到文殊怙主各方面的功德時，或在前世有過聞熏而發起信心，或在今生初步發起等等。要麼從自身串習善行的力量。這樣由因的力量或者其餘各種的途徑都會發起的。但是，到底屬於哪一種呢？觀察的話，說不上是哪一種。”

無論如何，說是三歲時，稍許早了一些，說是到五歲時，肯定不是妄語。說大概從三歲時起也沒有不可以，因為那時我自己還抱在父親懷中。

“發生這樣的信心的時間，現在想假使說三歲時就有的話稍微早了一點，到五歲時那是絕對不成妄語的。但是，大概說從三歲時起也沒什麼不可以，因為我記得那時我自己還抱在父親的懷裡。”可見，大致也就是三歲左右的樣子，因為還被抱在懷裡。

從那以後，文殊麥彭如是喇嘛仁波切與怙主文殊，不但是本體，而且從相門也從未執過別別，而整個心專注在上面祈請而禱念。

“從三歲左右以後，自己對於喇嘛仁波切的信心，就是認為這是文殊，不但是體上，而且從相的門徑上，也從沒有執過還有兩個。由於這樣一種信達到極點的緣故，祈請的時候是全心進入，一心專注地祈禱。”那就完全相應了。

以此發生的效果如何呢？

（二）由信心所得的加被

從那以後，感覺菩提心也是以非造作的一個在相續中生起了。因此，我的相續中，包括有的一個信心和一個悲心在內，直接或者間接唯一是由喇嘛仁波切的恩德而獲得”。

“那麼，相應了以後，自己感覺的確菩提心自然地就起來了，是不經由造作的。”一般菩提心不容易起來，需要想一想，然後通過各個方面才能把它給提起來一點；而這種是任運地、自然地出來的。所以法王說：“在我相續裡，最重要的道之根本的信心和悲心在內，直接或者間接都唯一是由喇嘛仁波切的恩德而獲得的。”

成道捷徑

這裡指出信心的狀況。上師和文殊體上沒有兩個，相上也沒有兩個，就是這樣地相信。不是說現的相還不夠，需要再變一下相，那個才是文殊；這個就是文殊，不管現什麼相，高低、美醜、善惡、有煩惱沒煩惱、有裝飾沒裝飾、在此處在彼處，一切都不管，這個就是。一般的人相信不過，認為這個相還不夠殊勝，這個不是文殊，要轉一下才是文殊。沒有這些想法的，根本就沒想成是兩個。這樣信心到了徹底的

地步，再也不必離開這個，到另外的剎土去找，或者這個還不滿足，還需要另一種才叫文殊，或者要現一個特殊的文殊本尊的相。就像這樣，信心已經達到了徹底的地步，此時現的就是文殊，根本沒有兩個，無論如何他就是文殊，哪怕現豬、現狗也是文殊，信到了徹底。就像這樣，那當然全心地投注來祈禱。由此相應之後，文殊的加持就傳下來了。

這與教門一般的次第修行方式有所不同。也就是，並非一直都是要通過能生所生的方式，修了這個因緣，然後才產生一個新的，逐步逐步地來進行。實際上，修這樣的金剛乘，與文殊上師的心相合了之後，一傳下來的時候，自己的心開了以後，那以信心和悲心所攝的道的功德自然就會顯出。這是由於妙明本心裡本來具足信心與悲心，或者說智悲所攝的功德，一旦得了加被，心一開的時候自然能顯出。因此，自然地就出現了不由造作的菩提之心，或者出現了信心、悲心，自然就出現各種地道的功德。

這是說，佛力加被入心了以後就打開了，而這個的關鍵就是要信上師。信到的極處就是信上師是真佛，而這個上面，心已經徹底的時候，不光體上是佛，無論現什麼都是那個佛，沒有兩個；這樣一心地來祈請；之後加持入心的時候，自己的殼就開了，之後本來的性德自然會流出來。要知道，法王給了我們極大的教示。同時也要知道，本法脈極其重要的緣起特點，由於遍知父子心心相印，有熱乎乎的近傳的加持，這都來自文殊怙主的恩德，也因此，這個法脈將在七代之間越來越具加持。

十五、前世的回憶

分四：（一）從幼年時起就能隨念前世在蓮師等的善知識前得法的情形；（二）後來時而也有現起自己是金剛降魔的感覺；（三）數數出現憶念受生成為善財童子和列繞朗巴的情況；（四）尤其能清晰地憶起受生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

（一）從幼年時起就能隨念前世在蓮師等的善知識前得法的情形

如是，從年幼時起隨念宿命的情形。記得上師曾賜與聖言：“時而中，我模糊地記得，曾在吉祥蓮師、至尊夏喀巴，以及認為是工珠的一位上師等一些善知識面前，得過灌頂、法教和口訣的情形。”

相類似的，法王在很小的時候就出現宿命通，能夠隨念往世的情況。比如法王自己講：“那時候，時而模模糊糊地能憶起，從前在蓮師、夏喀巴以及我認為是工珠的一位上師等的善知識面前，得過灌頂、傳法和教授的情況。”記憶是有些模糊，但是自己明白，當年在蓮師面前怎麼樣得灌頂、得法，或者在至尊夏喀巴（《大圓滿大鵬展翅》法的祖師）、工珠（現在一般會譯為“蔣貢康楚”）面前，各種得法的情況模模糊糊能現起記憶。

（二）後來時而也有現起自己是金剛降魔的感覺

又說：“後來，時而也會現起是多吉登炯的這種感覺，但得到少許加持相的特點，也會如此出現，所以也沒有個確定的。”

又說過：“後來，時而會現起自己是金剛降魔的感覺，但也沒法確定，因為得了少許加持的相狀也會認為我是他，

但其實不是，它是得加持的相，所以自己也沒法確認，不能確定自己就是他的轉世或者化身。”

（三）數數出現憶念受生成為善財童子和列繞朗巴的情況

又曾在傳法的旁述中數數地出現說：“能隨念曾受生為善財童子和伏藏大師列繞朗巴那一世的環境、裝束等的情形。”

再者，常常在講課旁述裡會出現，法王說：“能回憶起自己曾經受生過善財童子，那個時候在什麼地方、穿什麼衣服等等。或者曾經受生為伏藏大師列繞朗巴，當時待在哪裡、是什麼服飾等等。”總而言之，宿命通現起的時候，就能記得起當時生活的情景等。

受生有業力受生和願力受生。這裡實際是法身相應眾生的因緣會現一個身，能方便地作佛法和眾生的利益，這個就叫“受生”。譬如，天上的月亮好比法身，它的光好比報身，哪個地方水清淨就會在那裡現個影子好比化身，那個有因緣的地方好比有淨水就能出影子，這個就像受生。這還不是轉世的概念，轉世的話是前世轉到後一世，再轉到下一世；這是法身應著緣會現色身，就在人類為主的世間界裡，比如在《華嚴經》裡現為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或者上一世現為伏藏大師列繞朗巴。曾經有過這些經歷，那麼在此生很小的時候這些就常會現出來，自己能憶念起來，這就是常知宿命。

（四）尤其能清晰地憶起受生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

尤其曾多次聽到賜與聖言，說：“能憶念受生為丹哲耶吾布美的情形，與其他不同，就像幾年前的事一樣，歷歷在目”。

在這個當中，法王很多次都說過：“尤其是曾受生為丹哲耶吾布美那一世的情況，跟其他都不一樣，非常清楚地就在眼前一樣，好像才幾年前發生的事，這個記憶是非常清晰的。”

十六、今生的緣起

分二（一）由取伏藏的餘業能隨意取伏藏；（二）從得本師佛像及鉢的緣起，預見今生將現出家身。

（一）由取伏藏的餘業能隨意取伏藏

從那時候起就甦醒了開取伏藏的餘業，出現了隨意能取很多伏藏品的情況。

法王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取伏藏的餘業醒覺，好多的伏藏品隨意就能取，有這個情況。

前世和今生是有關聯的，像世間的天才兒童，很小的時候就能作曲、作畫、作詩，或者有非常強的運算能力等。這些就是前世曾經做音樂家、畫家、詩人、數學家等，到這一生延續下來的業的勢力，一遇緣就出現各種超凡的能力。這裡說的是法王歷世都做伏藏師，比如班瑪成列或者前世做列繞朗巴等。那麼這樣一生一生延續到今生，就有一個延續的業，不是指前世有百分之九十五，今生才剩下百分之五，好像殘餘一點，不是這樣講的，是指相續下來的力量。這種業習遇到一種緣已經醒來了，醒來了之後就是天生的能力，想取什麼伏藏隨意地就取出來了。

（二）從得本師佛像及鉢的緣起，預見今生將現出家身

大概到了七八歲的時候，不知從哪兒取出來一尊小的本師釋迦佛像和一個石鉢，到了法王手中，哥哥才讓敦珠詳知這一情形。那個階段，據說法王自己親口說：“我總的是一

個伏藏師的轉世，但從這次得到釋迦佛像和鉢兩者的情形觀察緣起的話，像是這一生會成一個出家的身份”。

法王大概到了七八歲的時候，哥哥才讓敦珠很詳細地知道，有一天，不曉得法王手中從哪裡取到了一個小的釋迦佛像和一個石鉢。那個階段裡法王親口說：“總的我就是個伏藏師的轉世，但是這次得到了釋迦佛像和石鉢，從這個情況看它的緣起的話，這一生好像會現個出家身。”

這裡要明白，釋迦佛像現的是出家相，因為披奉三法衣，鉢是乞討的相，這兩個都是出家的相。什麼事都有前相，比如烏雲出來就要下雨，花出來就會結果，當然法王總的就是伏藏師的轉世，特別來看，得到這樣的相——穿三法衣，托鉢行乞，由此觀察的話，雖然上一世是在家，但這一生像是要出家。從後面的情況來看，的確是一點不差，就是現的出家相，而且，成為僧眾當中的日輪，現出家相要領導的是非常大的僧團，然後要作非常大的佛法的事業，這個的確是有前相，在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十七、攀岩遊戲

法王回憶說：“大概在這期間，同夥伴們一起去一座名叫‘扎里切嘉’的石崖上玩，準備從石面往上爬的時候，水流的衝擊力很大，大夥都無法攀爬。我說：‘我在前面走，能夠過去。’說完就從崖石的側面，腳邊滑著邊一步步地爬了上去。隨後夥伴們也手拉手，一個連一個往上去，最後所有的人都到了崖石上。大家都生起了喜悅而唱歌，做很多的玩耍，盡情玩過”。

法王曾經回憶說：“大概從那個時候起，有一次跟一些夥伴小孩子們一起，到一個叫做‘扎里切嘉’的石崖邊上，

準備從石崖的面上攀爬上去，但是，水從上面傾瀉下來的力量太大了，要過去非常難，大家都沒辦法，爬不上去了。這個時候我就說：‘我在前面走，一定能過得去。’之後就觀察這座大石崖，找到了側面，往上走的時候腳一邊滑著，手一邊攀著，這樣一級一級地爬上去了。然後，那些玩伴的孩子們也都開始一個牽一個，手拉手一個連一個地往上爬，最後全部都到了上面。”法王說：“那個時候，我們這些小孩子們特別喜悅，然後就唱著歌，盡情地做好多的玩耍。”

這也可以看到，法王童年的時候就有無畏的精神，這都是有智有勇的表現。也就是看得到他的力量，不畏艱險，雖然水流下來的衝擊力很大，一般的人就畏懼，難行而不能行，但法王從小就是難行能行。由於不畏懼，往旁邊一看也能夠看得出方法來，就是從它的側面往上爬。雖然看起來稍微有一點難，腳有一點滑，但是手、腳、身配合的時候，一級一級就能爬上去。這樣子做出表率以後，就幫大家渡過難關，最後大家都能登到山上。法王後來的確就是如此，在非常艱難的時候，尤其佛教受到大的摧殘，還是能渡過難關。在整個雪域藏地出現很多問題的時候，能夠領導大家在佛法上走到一個高峰，這些都是法王本身的聖人德性。

十八、我是新龍上師的化身

一位較法王年長五歲的老阿姨說：“有一次，我們十來個孩子爬到一個岩石上玩的時候，嘎立（所謂“嘎立”者，“嘎讓南傑”的簡稱或暱名，小時候法王的名字如是稱呼。）說：‘我是新龍上師的化身，所以可以給你們講一個法。’在準備講時，孩子們推推搡搡，用肘碰他，不讓他好好講”。

再說，有一個老阿姨，比法王大五歲，她曾經這樣講：“有一次，我們十幾個孩子往一個石崖上爬，爬上去以後就在上面玩耍。嘎立這樣說：‘我是新龍上師的化身，所以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法。’當時法王做孩子的時候就準備要講法了。這時候，其他的孩子們就推推搡搡，然後用肘去碰碰法王等等，做一些小動作，不讓法王好好地講”。

這樣遊戲中所說不是偶然，心的狀況就是等流而來的，凡有凡等流，聖有聖等流。凡夫的習性，有可能是做一些無意義的遊戲，或者打架等等，但是法王小時候就說：“我是新龍上師的化身（他本來就是如此），所以我來給你們講個法。”這也是普賢大士的願力，的確在任何時處都要轉法輪，護法的願是無量菩薩願的根本，常常要轉法輪。我們通過《願海心髓》也就知道，法王引導我們發的根本願，所謂的聖教願和眾生願，這兩者攝盡了一切普賢行願。這裡同樣能夠看得出來，法王很小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比如攝受眾生、引導眾生，關鍵就是要給眾生說法。做小孩的時候給小孩們說法，長大了就給大人們說法，再就是給無量眾生說法。總而言之，實際就是聖人的等流，這個等流就是普賢行願的等流。

十九、放生人參果

“記得還有大家一起去挖人參果時，約定好了大的人參果不吃，留著用來作放生，小的可以隨便燒了吃。到了約傍晚時候，大夥肚子餓了，忍不住把大的人參果也燒著吃了，所以，那時互相起綽號為‘屠夫’，還彼此揭發罪過等等”。

“能夠想得起來，有一次我們就去挖人參果，大家作了約定，挖到的那些大的人參果不吃，要作放生，也就是把它

們放在一邊不能吃，如果挖到小的，大家可以隨意地用火燒了吃。那個時候已經快到傍晚，天快黑了，大家肚子也餓了，光吃小的不飽，就忍不住把那些大的人參果燒煮後吃掉了，有這樣的情況。那個時候，孩子的天性就這樣說：‘你是個屠殺者、你是個劊子手、你是個殺放生者’等等，這樣給各自來取名。然後還要檢舉揭發，說：‘你犯了這個罪，我當閻羅王，你要判到地獄裡去！’等等。”

實際上，在雪域這片土地上，佛法深植人心，這些都是俱生善習氣的反映。為什麼會說到這些不說到別的呢？就是心裡所留印像都是一些佛法方面的。大家就說，大的人參果要放生，不能夠去吃它，就好比說“這個犛牛是很可憐的，要放生，不能吃的”，這個小的吃吃。但是違背了，餓的時候大家忍不住吃了。然後就說：“你是個屠殺生靈者，你這是殺生，很殘酷，犯罪很大，我閻羅王一定要把你給判下去，獄卒上來！”等等，就好像這樣子說的。但實際上都是兒童天性，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遊戲，其實是因果觀念深植人心的反映，那麼也是這麼想、這麼說。這也是教導我們，任何處都要說佛法上的話語，要起佛法上的觀念，要作佛法上的標準的評判。

二十、小上師姿態

據說，平時玩過家家，或者模仿作法事，如修誦護佑的法事等，做種種遊戲時，法王儼然就是新龍索甲上師的姿態。

藏人在很小的時候，常常也能夠看得到家族中舉辦一些護親的佛事。也就是為了家庭平安、家人健康等，人們常常請僧眾作一些佛事作為護佑祈福，小孩就能看得到是怎麼樣在主持，大喇嘛是誰，下面是怎麼念、怎麼敲法器等等。就

像這樣，孩子們就仿照大人來做。那麼做種種玩耍的時候，法王自己儼然就是新龍上師索甲的再現。也就是，過家家模仿成人過日子，法王就是坐在第一個位置上，然後吩咐：

“你去生火，你做飯，你燒茶”等等。在主持法會上，當然也是扮演上師了：“你唱誦，你做糝粑朵瑪，你來倒茶”等等，這樣安排。

從孩童的行為能看到將來，的確他是聖人的姿態。實際上是願力要攝持一切眾生，並不是像修羅一樣我要稱王稱霸，特別想當老大，能指揮別人，不是這樣的。而是因為發了菩提心，有那個願力，所以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有可能，都會把擔子挑起來，要充當一個大商主，把無量的眾生度到解脫的彼岸。那麼，當他在小的時候，儼然就是上師的姿態，這就是他的菩提心在幼小的時候處處都要扮演角色，而不是我執在扮演。這就是做群生怙主的相。

二十一、紡線大師

這個階段當中，一次，年幼的法王扮著牧童相背著經夾，去了洛若村的牧女們搓線的地方，說：“你們搓線做羊毛繩的方式不怎麼好，有做羊毛線更快更好的方法。”牧女們不信地說：“別說大話，我們不信。”法王說：“那比賽看看誰快。”而後，從身上穿的春羊毛衣上拔下一些羊毛，放在手裡搓了搓就成了線。牧女們非常驚訝地說：“我們一輩子以搓線度過，還從沒見過這種搓線的方式”。

在這個階段裡，有一次，小法王非常天真活潑，他背著一個經夾，然後扮演一個牧童的身份，演得惟妙惟肖。牧童出去的話，牛羊放在一邊，也有手上拿的、身上穿的行頭，

眼神、姿態非常像。他就混到了一個洛若村牧女們搓羊毛線的地方去了，那些牧女們當然也不知道，真以為是個牧童。

然後法王就說：“你們搓毛線的方法不怎麼好，還有一個又快又好的做羊毛繩的方法。”

那些牧女們當然不信，就說：“別說大話，我們才不相信呢。”

法王說：“那我們就比比看誰更快。”說了以後，法王就從身上穿的一件春羊毛衣上拔了一些毛。羊毛有兩種——春羊毛和夏羊毛，窮人家的孩子只能穿春羊毛衣。因為過了冬以後，羊沒草吃，身體沒有多少營養，所以春天的羊毛是差勁的。夏天的草料好，羊的身體長得好，那個羊毛就好。窮人便穿春羊毛衣，他家就是這樣。那麼，法王從春羊毛衣上拔了一些毛，然後放在手上一搓一搓，馬上就看到成了線。

那個時候，牧女們非常地驚訝：“我們一輩子以紡線度過，還從來沒見過這樣紡線的方法！”

這的確是天成的智慧，具有工巧明的一種靈通。一看到她們搓羊毛線就知道哪個地方不行，然後毛一拔下來就會了，超過了終身搓線的牧女們，這也可以看到上師所具的智慧。

二十二、念力召喚

據說那些階段裡，孩子們去放牧，那時，常有山羊和綿羊從那處的草場跑開。法王說：“不想在它們後面追，所以念念待著的話會更好。”說完用衣服蒙頭後，默念著什麼。稀奇的是，那些跑開很遠的羊兒都返回了，是以自性力返回的。這些是按一位年老的老阿姨口述而如實記載。

在這個階段裡，好多時間都是要孩子們去放牧，大孩子放牛，小孩就放羊，因為羊小一些。牧家附近有個地方，夏

天在山的陰面，冬天在山的陽面，羊就放在很好的區域裡吃草，孩子們就在旁邊看著。有的時候羊也沒紀律，要吃草的時候就會離開那個區域跑到遠的地方，比如從陰面跑到陽面，或者往上面下面去跑，那孩子們就要趕來趕去。當時這情況出現，法王說：“我是不想在它們後面走，所以自己念個什麼，在這兒待著的話更好。”講了以後，其他孩子們都是趕來趕去的，法王卻不動，而是用衣服蒙住了頭，默念了個什麼（也不知道念了什麼經、什麼咒）。很稀奇的是，那些山羊、綿羊已經跑到老遠的地方去了，但是都會自然返回，這個就叫“自性力”。

這裡要看到，同樣是去趕羊，其他的小孩就是肉體做事，跑到東邊用鞭子或者用石頭去驅趕東邊一隻羊，跑到西邊又是用吆喝或者用石頭去打西邊一隻羊，這是肉身做事，但實際也是作增上緣，是加持了羊的心讓它回來；但是法王是聖人，他不必這樣做，在真心當中是沒有距離的。不要以為跑到東邊、跑到西邊那麼多羊，怎麼能夠召得回來？也不是肉體去做事，真心與眾生心之間是沒距離的。再者，怎麼所有的羊都回來了呢？它又不是肉體，一個心能夠加持無數個心，就像觀音菩薩能加持無數個心一樣。這樣一加持它們的心，它們的心就變了，就直接被攝住了，因此自然它們的心就會想到要回來。

我們不要以為只能用肉身來辦事，肉身是人類很有限的一點能力。如果能超出常識來理解的話，就知道法王是聖人的境界。就像觀世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同時有一萬個心祈求，同時對這一萬個心都可以加持、都可以攝持，那麼同樣道理，有因緣的話，在一個心裡可以影響無數個心，可以攝持無數個心。又好比假使上師傳法灌頂，他也就是一個心，

但這不是妄心，其他弟子有無數個心，他能同時到無數個心上作佛事。

二十三、變糖

相類似的一個，在孩子們的樂園裡，與同齡的孩子們一起玩的時候，法王在大黃桿莖的一些乾筒子裡，放進去土、沙、小石子等後，孩子們說：“我們想吃糖。”法王搖了搖，再往外倒，居然見到真的變成了糖。據說，這是當年的玩伴——名叫“鐵匠巴洛”的老頭，以非常稀奇的口吻說到的。丹增諾吾堪布說：“根本沒聽過這個老人說過空話或者妄語的情況，所以我認為，他說的話決定是可信的”。

類似的一個，當年在兒童樂園裡，（藏地的小孩子們，每天過著很淳樸、很愉快的生活，沒有成人過多的分別、負擔、競爭，也沒有各種聲色的染污，他們都是很天真地在玩耍，廣大的草原就是他們的樂園。）孩子們在一起玩的時候，有一次，找到了一個大黃桿的莖，裡面有一節一節乾的筒子，法王就在這裡面放了土、沙、小石子。這麼放了以後，那些孩子們都說：“我們想吃糖。”然後，法王就拿著大黃桿的莖搖一搖、搖一搖，再往外一倒的時候，那些孩子們眼睛都瞪大了，真的出了糖！這事情是那個時候的玩伴——叫做“鐵匠巴洛”的老人，以一種感覺非常稀有、奇特的神情這樣說的：“真的是啊！”丹增諾若堪布說：“從來沒聽過這個老人說過什麼空話、妄語，所以他說的話決定可信。”

心有拘累，隨物而轉，就被煩惱所縛，著有著空，落在情執當中，這些就是心隨物轉，所以於一切萬物不得自在。但是，成就者深達法性，當相離相，不隨物轉，所以無所繫縛，進而物隨心轉，因而能隨意自在，也就是於一切萬物能

隨緣變化。因此，筒子裡的沙石本是眾生識所現的影像，然而，它沒有什麼體，成就者一作加持，在眾生心前就現出了糖。

這裡再說的詳細一點。《起信論》裡講：“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三界就像空花一樣，是由妄識所變現，因此，離開這個識就沒有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境界，並不是心外有什麼實法。具體地就要知道如同夢一樣，一切的法都是心起了妄念而起的，所以一切法就像鏡中的影像，沒有體可得。就像我們捏了眼睛或者患了癆病，就看到虛空中好像有花在動一樣，其實並沒有心外實體的色法。

比如同樣一條河，餓鬼見膿血，人見清水，天人見甘露等等，可見心外無河，都是自己的識所變。又像過去的孝子孟宗，母親病了，需要吃筍，但當時是冬天，冬天哪來筍？孟宗就急得抱著竹子大哭。當時隨著他這一念誠心，筍就從地裡長出來了。這些都是由識而變的，是孟宗的孝心和平等心所感。佛經裡面也常常講，比如說沙子能變黃金，黃金能變沙子。有福德的人，沙子在他手中會變黃金（那個是遠古時期，人類業的狀況跟現在不一樣，現在妄想堅固，所以不容易變）；而在有罪業的人手裡，黃金也會變成沙子。就像這樣，沒有什麼不變的實體的東西。

又好比說，我們這個世界到處是丘陵坑坎、荊棘沙礫，當年在《維摩詰經》上就有人問：“別的佛住持的都是清淨國土，釋迦如來您的國土怎麼這麼穢惡？”當時，佛足趾按地的時候，就加持了在场所有人的心識，使得大眾都見到這個世界是淨土。這是由於沒有什麼心外實體的法，但是可以加持，加持到了眾生的心上，眾生的心前會現出淨土來。又譬如《無量壽經》，那是兩萬人的會場，一作加持的時候，

此土就現淨土。又比如說，觀世音菩薩加持了你的心，結果一條河沒了，本來要淹死的，結果就像走平地一樣，安然無恙。或者在荒郊野外，你就感覺很害怕，但是你跟觀世音菩薩有緣，菩薩加持你的心就出了一個廟，裡面還有很好的景像等等，在那裡過得很舒服。就像這樣，當然這是兩個因緣合起來的，不是說單方面的，因緣和合的時候可以加持有緣者的心，讓他的心前現出一個東西來，那是由於他的業識已經變了，所以就會變出一個新的境相來，其實心外是無法的。

二十四、無盡的道歌

分三：（一）無盡；（二）舉例；（三）深意。

（一）無盡

我們去採訪年近九十的老阿姨耶澈時，她說：“小時候我們這些孩子很喜歡對歌，比賽看誰唱得多，這時嘎立的歌根本就唱不盡。”

那一次，我們對快九十歲的老阿姨耶澈作採訪的時候，她是這樣講的：“那個時候我們年齡很小的時候，孩子們會一起對歌，比賽誰唱的歌多。”草原民族常常喜歡對歌，就是男的站一邊，女的站一邊，然後這邊唱，那邊就回過來，這邊又回過去，看誰唱得多。雲南等地也都有這種情況。小孩子們也是比賽對歌，看誰唱得多。

老阿姨說：“那個時候，嘎立的歌是根本唱不盡的，無論要唱多少，他都不會有窮盡的時候。”實際也是無礙的辯才，智慧沒有阻礙的時候順口就來，而且唱得深有意義。這個一看就知道，的確是少年天才，其實就是前面讚頌偈所說的天成智慧，在卵殼裡已經圓滿了，並不是生下來以後憑著

很用功學習來出現的。這個就是非常明顯的相，根本不是其他孩子可比的。

（二）舉例 分三：1、平時與臨時；2、因緣；3、無比。

法王那時候唱的有些歌，她至今仍記憶猶新，比如：

1、平時與臨時

“法衣淨瓶小喇嘛，昆盧法本日日習，
日日習來一日需，那日僧眾行列時。
褐色小伙銀耳飾，精湛馬術日日習，
日日習來一日需，那日賽馬競技時。
阿媽心間寵愛女，家務之事天天習，
天天習來一天需，那日成家獨立時。”

法王當時唱的那些歌，現在在老阿姨的心裡還記得一些，舉幾個例子來說的話，比如，有一組是這樣講的：穿著法衣、佩戴淨瓶的小喇嘛，對於昆盧遮那的法本天天都要練習，天天練的話有一天是需要的，那一天在一片片穿著黃衣的僧眾的行列當中就需要了。皮膚黑裡透紅、戴著銀耳飾的壯士，精湛的馬術是要天天練的，天天練的話有一天是需要的，那一天在駿馬技能比賽的時候就需要了。阿媽愛惜的女兒，家務事天天要跟著練的，天天練的話有一天是需要的，在成家要持家的時候需要用到。”

這一組歌揭示了求果需要練因。也就是，想要有一個好的結果出來，需要日日練習，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以僧、男、女代表一切情況。那一個小喇嘛穿著法衣，在下身佩戴著淨瓶，表示他的身份，他是一個一心出家，以法道為業的人。那麼他是需要有本事的，他的本領需要對於昆盧遮那的法本天天去練習。這樣天天練習的話，有一天就需要

了，那一天在僧眾的行列裡需要能夠念得出來。這也很明顯，假使平常不天天練習，這些方面沒有達到純熟的地步，到了那一天真實出場需要念的時候，那個是要出醜的，想憑僥倖也是過不了關的。

接著就要看到，那一個赭色的壯士戴著銀耳飾，它是男子的表徵，男子需要有勇力，不然在男子的競技場上也是一敗塗地。那麼，男子表現在要有賽馬的力量、技能，因此天天要去練習騎馬，人和馬的配合需要達到純熟。也就是人在上面騎的時候需要非常地嫻熟，駕馭得特別好，人和馬要配合得相當好。這樣的話在賽馬的時候就拿得出來，那一天大家都看著，真實具有技能的人他是很棒的，無論哪個方面都展示得出來。

再說，女子是媽媽愛惜的女兒，當還沒有出嫁的時候，跟父母在一起需要練習學著做家務，也就是如何做飯菜、養犛牛、擠奶，裡裡外外的收拾、應酬等等。這些事情天天都要去練，到了那一天真實出嫁成家的時候，自己就要做主婦，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家庭的事情。那麼過去來看，男子主外，女子主內，人家就會看這一家的媳婦家務幹得怎麼樣。假使平常沒有這樣練習的話，那一天就出醜了，什麼也做不來。飯菜做不好，東西收拾不好，犛牛也不會餵、不會擠奶等等，那就丟醜了。

這也揭示了修的道理。萬物都由成熟來，不是由空想僥倖來，一切都是要漸積而出功效。因上不能虛假，如果因上一次次都是假的、空的，那果上絕對不可能有堅實。在生時不踏實修行，死時極難過關，或者平時不注重修心，臨時就要出問題。

比如，以淨土和前行為例。假使生前不注重信願行的修習，只是想“到臨終，一個禮拜我念一念就能往生。”或者“到時候只要你們來助念一下，阿彌陀佛也慈悲，我馬上就能生淨土。”不要這樣僥倖，如果沒有平時天天練習，使得心純熟，信願行的勢力增上的話，到了那一天就手忙腳亂，大出敗相。再說，前行的修心上面，像暇滿、無常等，這些法沒有修好的話，現世心也絕對退不掉。然後，對於業果、苦諦沒有發生透徹地認識，之後使得心退下來，往解脫上走的話，那一碰上世間這些榮華富貴、功名利祿就戀著不休，那是比什麼都有勁頭，比什麼都想追求的。或者，無我上沒有修習好的話，那到時候就只有一個我執，我如何如何，一碰到的時候就只會出現一個集諦，任何地方全是隨著顛倒心而轉。因此要知道，這裡沒有僥倖可得。這個道歌深刻地揭示了僧、男、女代表的一切人類，平時不練習，臨時用不上；平時天天練，臨時才有效應。生時不修習，死時就吃敗仗；生時日日練，死時就很吉祥。

2、因緣

另有：

“夜空群星千千萬，千萬有且千萬現，
東方昴宿唯不見，我請星王算一算，
說是初冬能映顯。大地草木千千萬，
千萬有且千萬現，色欽花兒唯不見，
我請地王算一算，說是入夏呈目前。
紅塵世人千千萬，千萬有且千萬現，
大恩阿媽唯不見，我請上師算一算，
說是來世再相見。”

往上看，碧藍的天空裡，千千萬萬的群星都到齊了，然而東方的昴宿沒有來（“東方昴宿”指兩排各三顆的六個星星的系列），現在東方的昴宿沒出現，我請天文學家算一算，說是在入冬的這個時候會來到。冬天剛剛開頭的時候，在藏曆九月十六到十月十五，望在昴宿，那個時候在月亮的旁邊會清晰地呈現。往下看，大地上各種各樣的草木都來了，然而色欽花兒沒出現，我請地理專家算一算，說是初夏的時期會見到它。也就是，當夏天剛開始的時候，色欽花兒就鮮豔地開放了。中間的人境，黑頭髮的人千千萬，都聚集在這裡，然而大恩的阿媽沒有來，我請大上師算一算，說是來世再相見。

這裡以天、地、人代表一切萬法，就是在揭示緣起的道理。一切的法都是因緣所生，絕對沒有無因、邪因而起的情況，它精確到一點都不會錯。看那天上的星星，為什麼我們現在仰望的時候，沒見到東方的昴宿呢？因為時辰沒到，所以，再怎麼憑假想也不會出現，或者利用其他非法的手段也不可能來，只有到了入冬的那個時候，它非常明顯地準時出場。天文學家也明白，這件事的確是緣具方有，緣不具則沒有。

再者，當我們經過了冬天以後，再看這大地上，好多的草、樹都已經出來了，千千萬萬，為什麼色欽花兒沒見到呢？因為種子、水土、季節等的因緣沒聚，這時在整個大地上去尋找，連一丁點都不會有的。然而，到了夏天剛出頭的時候，卻發現到處都有了色欽花兒。可見因緣集聚的時候才有，沒集聚的話也不會有一點的。因此要知道，這個世上發生的萬物，並不是隨著我們第六意識想怎樣出現就出現的，本來就是有它法爾的規則，它叫“緣起律”。也不是有某種造物主，

憑著他自身的意願想出來就出來，不想出來就不出來。假使有這樣的上帝、真主或者自在天的話，那應當現在一剎那間大地上充滿了色欽花兒，為什麼他一朵也造不出呢？因此要知道都是緣起，沒有獨立而有的，也沒有僥倖而來的，也沒有錯因而來的，這樣要深刻地定解，原來一切都是因緣。

再者，在中間的人境上，可以看到男女老少、高低美醜，各種各樣的人都在此時聚集在地球上，那麼為什麼這裡沒有我大恩的阿媽呢？因為那只是暫時的因緣一現。阿媽與我的因緣是由於前世，所以在今生也走過了一段歷程，那也不過是一種業力放出來的影片，當它的勢力因緣已經沒有了的時候，阿媽消失了，再也不可能出現同樣的阿媽。我請大上師算了一下，說：你們還有緣，來世在某地、某處、某種關係上又會相見的。上師也不是自己憑想像說的，他觀緣起的時候，知道那個時候會有緣起；假使沒有緣起，來世也不一定見，一切都是緣起。

3、無比

又有：

衛藏拉薩金殿上	出家僧侶排排聚
戴金帽者甚好看	身披法衣最莊嚴
具修德者無倫比	
衛藏拉薩金殿中	青年才俊排排聚
精明聰慧甚妙善	能言善辯最稀奇
實為勇敢無倫比	
衛藏拉薩金殿下	年輕姑娘排排聚
松耳珊瑚甚奪目	華麗毛氈最絢麗
實為俱生無倫比	

在那藏地中央，稱為“衛藏中心”的拉薩有三層金殿。金殿的上層，大群小群的僧人們的行列中，戴金帽的喇嘛想“我是很好看的”，又有身上披著法衣的人想“我很莊嚴”，然而，只有那內在具有修德的人是沒有可比的。在那衛藏拉薩金殿的中層殿裡，有大群小群的男子們的行列，那些心識聰明的人想“我是很好的”，又有口裡具有如簧般口才的人想“我很優秀的”，然而，那個具有無比勇健的男子，他是無可比的。在那衛藏拉薩金殿的下層殿裡，有大群小群的姑娘們的行列，有的頭戴著昂貴的松耳石、珊瑚等首飾，她想“我是女子中最好看的”，又有身穿著高級毛料的氍毹氍毹衣者，她想“我是最出眾的”，然而，只有那色身上具足各種妙相的女子才是無可比的。

這裡僧人、男子、女人表示一切人類。所謂的高下不在外而在內，這是教導我們要重本質不要重外表。我們如果明白的話，它的確揭示了深刻的意義。衛藏是藏地的中心，拉薩是中心的中心，金殿表示最輝煌的場所，其實這表示世界的中心，人們最推崇、最效仿的地方。“人群集聚”表示一類一類的人就在這裡展現。人們各有自己評判的標準，“好”和“優”表示自我或者時代風氣所推出的標準。然而它並非真的優秀，這就是眾人的迷惑處，只是看外表，尤其末世，更是在外面講一些形象、場面、各種包裝；而“無比”是真實處。

就三類的人來說，出家者為上，因此在上層金殿裡。所謂重外相，就是戴著很好的金帽，看起來自己也感覺非常地莊嚴，或者披著法衣覺得我是很優秀的，衣衫襤褸的人不被人重視，實際上有道才尊貴。所謂“身貧道不貧”，那個內

在具有修的功德的僧人才是無可比的，因為要比的就是內在的修德。

其次，就男子而言，以勇力為相。男子要有力量，像藏人所說的“九個頭、十八個嘴”，這並不是優秀。有些人認為“我有九個頭，有各種各樣的心機巧計、聰明智謀”等等。他認為這個是很好的，別人都沒有他反應快，或者沒有他狡滑、有心計，其實這個不算是好。有些人能言善辯，好像有十八個舌頭，左說右說都沒有障礙的，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意思，所謂巧言令色不是優，口很會說不代表男子的相。如果男子具有勇力、氣魄，這個才是最好的，無比的勇就是無比的男子。

再者，就女人來說，世人的眼光也很顛倒。假使自己有很好的飾品或者華麗的服裝，她就認為自己最好看了，但是她不知道那個包裝裡面的是什麼。其實，真實地具有相好才是最好的，要看身材、五官、協調的比例、俱生的皮膚等等，這個才是最好的。

以上教導了要重的是內涵。

（三）深意 分二：1、總的指示道歌的作用；2、舉例說明
1、總的指示道歌的作用

以此等作了例舉，聊天時她說：“現在好多都忘了，想不起來了。”

當時老阿姨說：“這是一些例子，大多數都忘了。那個時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兩天就對歌，唱得太多了，實際上大多數現在都記不起來了。”

像這樣，的確法王無礙的辯才脫口就出，而且唱的都是有很深涵義的道歌。這也是智慧無礙，一切萬物都在說法，

他看到什麼都是法，看到什麼都是在說緣起、說法性，說各種各樣的法。所以，所謂的“法”不局限在書本的文字上，水鳥樹林皆宣妙法，男女老少都在說法，僧俗男女都是在我們面前展示的各種各樣的法，因此是唱不完的。

像這樣，與玩伴女孩們對歌的情形，從某方面認為是有個特殊的必要和原因。在許多聖者的傳記裡記載，他們年幼的時候跟小孩子一起對歌或者唱歌，聽後很好地了達了諸法的實相，這類情形的故事很多。

這裡活佛說，像這樣，跟玩伴的女孩們對歌的情況，從某個方面來講，認為這是有特殊的必要和原因。而且，很多聖者的傳記裡都記載有，他們很小的時候跟小孩子們一起來對歌，或者獨自地唱歌，利根者聽了以後，就會有對於諸法實相很好了達的情況，這種事蹟非常得多。

這裡總的來說，有一種特殊的緣起上的必要和原因。所謂的我們去讀這個世界，去領會諸法的實相，時時刻刻都在面門上顯露的，各層面的法都是有的，而生命的靈性在觸及到這些的時候都有感發。對歌、唱歌的時候，這個心就是處在一種靈動的狀態。比如，一人唱一人聽的時候，一聽就很容易明白。往往在聽到某種歌的時候，就會產生跟平常不一樣的效果。在那種沒有什麼預計的，隨機地這麼來的時候，一下子就會了達很多事情，這個方式很重要。以漢地來說，也有禪和子久參不悟，忽然聞到歌妓唱歌或者聽到情歌等的時候，當下契悟的也有不少，或者聽到送葬唱的哀歌的時候也有開悟的。就像這樣要明白，其實各種的歌它都有各層面的涵義。在宣說一個事情的時候，比如說當說到輪迴苦的時候，也會對苦有所覺悟；或者講到無常的時候，忽然之間也

會覺得這些都是無常的等等。這在緣起上是一種容易發生覺悟的方式。

2、舉例說明 分二：（1）無常；（2）唯心

（1）無常

比如，以前達隆唐巴欽波法脈下有個學子，叫做“阿果吉波”，他小時候遇見五個唱歌的女子，那時一個女子這樣唱道：

微生猶如日光許 有陰影魔緊隨後
薄命如花一度開 有秋霜魔從後襲

聽聞這些歌的當下，他便了達歌詞喻示壽命不定，故需放下此生的俗務，一心不散地修行。

譬如，以前達隆唐巴欽波法脈裡有一個叫“阿果吉波”的學子，那個時候他很小，有一天奇遇五個唱歌的女子。那時候，有一個女子就這樣唱道：“壽命就像日光一般存在，對此，有像陰影一樣的魔從後面襲來；壽命就像鮮花一般存在，對此，有像秋霜一樣的魔從後面襲來。”諸如此類，他在聽到的無間，馬上就明白了這首歌所表示的涵義：壽命是這麼不定，所以要放下此生世間的俗務，無散亂地修道。他就明白這一點。

這歌詞的涵義是，壽命就是乍現的一度輝煌的日光，然而只有這麼一點點，死魔的陰影緊隨在後，馬上就要吞噬掉這壽命。這個壽命看起來就像鮮花一樣，可是也沒有幾日紅，對此像秋霜一樣的死魔從後面襲來，瞬間就會使它凋零敗落。他就感覺這個壽命不定，特別無常，只有一點點壽數。雖然得到一個暇滿的人身，就像太陽出來了，很光輝，又像花兒開了一樣，很是美麗，這個就是我們此世的年華，但是從決

定死和死期不定兩個方面，就會一層比一層更深刻地感覺到無常的緊迫。

從死決定來說，生在這樣的末世，人壽不滿百年，所以沒有多少年的光景。從惡趣裡爬出來，經過了中陰，這個時候好像迎來一個燦爛的白天一樣。我們到了這人世間，當六根開張的時候，就看到了一個這樣的世界。然後，歲月一天一天在流逝好像太陽逐漸地在升，八九點鐘像我們的青少年時期；到了中午日在中天的時候，好比我們到了青壯年；再過後就往西邊斜而日落西山。這麼一看，好像是一個暇滿的燦爛光景，實際上很快就有黑暗到來，緊隨在後的就是衰殘的老年，很快又就被吞噬了，最後死一到的時候整個就沒有了。因此，只不過就像這樣的一點時間可供我們利用。

再說，這生命像花一樣地開了，這其實是講，由於過去世很多的福德、善願，今生得一個暇滿身，的確像花一樣開了。雖然開的時候很鮮豔，但它是無常法，到了秋霜一來的時候，瞬間就凋零了。因此，它也只是一段很短暫的美好時光，這是不定的，不可能很常很堅的。因此，他馬上就明白，應該放下這一生的世間俗務，無散亂地一心專注於修道來求得解脫。因為此生的意義就是，這樣的好年華是要一心地用來修道，無常法畢竟都是要滅的。

再者，從死期不定這個方面來說，我們僅有的一點壽量，就像日落西山剩的一點餘暉，而如陰影般的死一步比一步接近了，因此壽命瞬間就可能沒有了。再者，我們此時感覺好像生命的年華是很好的，其實也就像嬌嫩的花朵一樣，只是暫時開一開，秋天已經來了，秋霜一現的時候馬上就打落了。這個時候就知道，這個壽命非常地脆弱，是不常的、不堅的，死緣一現就會滅掉，因此趁著這有限的光陰，應當心不散亂

在虛假的現世法裡，而是一心修道。他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就知道我的人生應該這麼做。

(2) 唯心

另一個女子唱道：

山羊無毒口中唐綽甜 雛鳥無糙足下荊棘軟
游魚無衣處中河水暖 飛鳥無墜道上虛空安

聽聞這些歌時，隨即出現如是了悟：眾有情隨作何業皆是各自之受用，故觀待各自而言為真實，因是其自現故悉為真實，於究竟地皆為大樂之法性。聖者們的傳記中，其他諸如此類的事蹟還有很多。

又有一個女子這樣唱：“對於山羊無毒的口來說，毒果唐綽是很甘甜的；對於雛鳥細軟的腳丫不存在什麼粗糙的墊來說，荊棘是柔軟的；對於無衣的游魚的住處來說，河水是很溫暖的；對於翱翔空中無有墜落的鳥兒來說，虛空是很安適的”。

當他聽到這些歌詞的時候，馬上就發生了各層面的了悟。這裡說的是兩層：一、名言；二、勝義。

名言上它的意思就是，有情不管做什麼，都是它各自受用的緣故，相對於各自的所現來說都是真實無欺的，因為就是它自心所現，因此，一切就是按照那樣現出來的。所謂的甜、軟、暖、安，雖然針對人類而言現的是毒、硬、冷、險，但是從山羊到飛鳥，它們的所現的確就是那樣。這是第一層涵義。實際這說的就是，一切都是自心所現。名言中的真實性就全是唯識了，對於這些眾生來說，的確真實就是這麼現的。那麼這樣我們就知道，原來在名言中也沒有什麼心外的法，並不是心外獨立存在一種固定自性的東西。所謂名言的

道理是什麼呢？就是在識中熏習了什麼樣的習氣，就按照那種習性現出那種境相、那種受用，而這一切都是絲毫無欺的，這是緣起律的真實性。

不僅如此，還有更深層的究竟真實的了悟，就會知道，所有這一切的顯現都是大樂的法的自性。所謂“一切法的自性”，就是這個妙明的本心；所謂“大樂”，是本來就沒有遷變的，這一切都是這個不變的心在隨緣起用。因此，真正知道的話，相即是性，事即是理，湧現出的一切的波就是水。就像金子隨緣打造出各種的器，器器皆金，真心隨緣所現的一切相其實全是性，不知者就著在那些相上，知者知道它就是本性。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就是這個道理。為什麼說相即是性呢？因為並不是像我們妄識前所看到的那種虛妄的相，其實它正在現生滅的時候本來就沒有生滅，正在有這樣那樣的時候本來就沒有這些妄相，既然沒有妄相，那當下就是實相。因此就要知道，所有的這些都是大樂的本性，法的本性無非就是這個妙明的本心，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別的了。所謂一真一切真，法法皆是真如。

二十五、父親去世時的艱難和得到安慰

分三：（一）父親去世的預見與證實；（二）父親去世後的困境；（三）一次念經受到欺侮，祈禱文殊而得安慰

（一）父親去世的預見與證實 分三：1、玩耍時的預感；2、孩子的性格；3、活佛來告

1、玩耍時的預感

法王八歲時，父親巴德去給妹妹送嫁時，因前些天被瘋狗虐咬毒性發作而過世了。那時，法王和哥哥才讓敦珠一起

在色達河邊上玩耍，突然間法王說：“哦！不好了！像是我們的父親過世了！”說後便哭了。才讓敦珠沒有特別相信，但他也稍微做了一些哭的樣子。

法王自己到了八歲的時候，那個時候，父親巴德的妹妹（也就是法王的姑姑）出嫁，按藏人的風俗，巴德要去送嫁。草原的地方兩家離得還是較遠的，一般到那邊去的時候都要有些日子。在這之前的幾天，父親巴德被瘋狗咬了後，中了狂犬病毒，很不幸到那邊的時候毒性發作去世了。

那一天，法王跟哥哥一起到家附近的色達河邊玩耍，這時忽然間法王就說：“哦！不好了！像是我們的父親去世了！”這樣說完就哭了起來。才讓敦珠也沒有特別相信，但他也稍微做了一點哭的樣子。因為哥哥聽到法王說像是父親去世了，但也覺得不一定，他也不是假裝，但又並非真正那麼相信，所以只是稍微哭了哭。

2、孩子的性格

由於是孩子的性格，沒過一會兒他們說：“父親過世就過世了吧，聽說那邊水裡有水獺，我們用小石頭打水獺去。”於是就從地上撿了很多小石頭，扔向水裡有“咕嘟嘟”冒泡的地方，玩得不亦樂乎。

但由於是孩子的性格，好玩，所以馬上就忘了。沒過一會兒就說：“雖然像是父親去世了，但是據說那邊水裡有水獺，我們用小石頭去打水獺。”這樣講了以後，就往水裡面“咕嘟嘟”冒泡的地方扔很多小石頭。那個地方冒泡，估計就是有水獺，它們呼吸的時候就會冒泡。就像這樣，那一天就在散漫的玩耍中度過了。

3、活佛來告

接著他們回了家。過了兩天，巴諾活佛來到法王母親的身邊，詳細告知父親巴德不幸過世的情況，並安慰了他們母子，這時才證明了法王說的是事實。

然後他們就回到了家。過了兩天，巴諾活佛來到了法王母親身邊，詳細講到了很不幸，巴德壽命沒能保住，已經去世了，然後對母子們作了安慰。哥哥這才知道，原來當時弟弟說的這事情完全是真實的。當然世間也有所謂父子連心、母子連心，去世的時候會有感覺，但是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法王是知道的，他很明白，但哥哥卻不清楚，可見法王具有這種明照的能力。

（二）父親去世後的困境

像這樣似乎是由非時惡緣的力量，父親巴德突然離世，以此，他們兄弟姐妹成了遺孤，一家孤兒寡母，所以到了生活條件和能力較前越來越弱的時候，家中的財富又漸次耗盡，因而貧窮困苦，又被別人輕視，所以需要面對很多難以想像的艱辛和苦楚。

像這樣，父親像是一種橫死，屬於一種非時惡緣，沒到壽數的時候突然業力發動就走了。那麼沒了父親，兄弟姐妹成了孤兒，這一家孤兒寡母的生活很艱難，經濟狀況、家庭的能力越來越差。而僅有的一點財富，比如有點銀子、首飾等等，賣了換成錢，買些生活用品等，然後慢慢用，這樣逐漸地就用光了，所以家裡特別地貧苦。再說，世人都是勢利眼，假使有錢，人都來巴結，沒錢的時候大家都小看，所以，不僅是家庭經濟狀況差，而且成了別人歧視的對象。因此，那個時候的確需要面對好多好多沒法想像的艱難和困苦。

（三）一次念經受到欺侮，祈禱文殊而得安慰 分三：

1、為養家而參加念經；2、期間被欺辱；3、悲傷和祈禱得安慰

1、為養家而參加念經

這類情形，想起法王曾說：“我八歲時，好父親去世了。第二年，宗德根讓涅瑪家為了護佑家宅舉辦一個大修，聚會上我們父親嘉貢家族的人都要去的規矩，照此，我和妹妹兩人也帶了少許物品前去。那時他們家人說：‘你們孤兒寡母的，生活條件也很糟，在這兒參加法會的話能得點銀子，稍許會有所利益。’我想也確實如此，便讓妹妹先行回去，自己留下來參加法會。

這裡面的一個情況，法王曾經這樣賜與聖言，說：“我八歲的時候，好父親走了。第二年，宗德根讓涅瑪家為了護佑（有錢的家庭等為了一家吉祥、財富增長、不出事情等等，作一些護家的佛事），當時就舉辦一個大修（比如連續修八天九天的）。在這個家庭的法會上，按照藏人的規矩，相關的一些家族都要去。（藏人過去民風純樸，大家都是要互相幫忙的。比如造房子的時候，旁邊的人都要來，不來是不好的，每一家都要出一些人來。）那麼按照這樣的規矩，我們父親的嘉貢家族全部都要去，我家就是我和妹妹兩個人帶了一點物品去了。

那個時候他們家說：‘你們孤兒寡母的生活很困難，所以，這次如果能住在會眾中的話，會稍許得一點銀子，這樣也會對家裡有一點幫助。’（也就是在法會上念經，每天都要供養一些銀子，這對於困難之家來說，有這些銀子的話家計就好維持。比如，這一次的念經當中得到一些銀子的話，那家裡一年當中還能過得去。）就像這樣，我聽了以後自己

想‘還真的就是這樣’，因此，就叫妹妹先回去，我在念經的行列當中住下來。”

2、期間被欺辱

當時，父親離世的憂傷尚未消散，衣衫襤褸，臉色暗淡，因此被所有人欺侮和輕視。一些像是在護持往昔六群比丘傳記的小喇嘛們來作損惱及找麻煩，白天一整天作諸不樂。不但如此，甚至夜晚也不讓側臥安然而睡，用肘作搗磨等是令心煩。依此，迫不得已之下，從家中出來到了帳篷外一角繩下的地方，需要獨自冷淒淒地睡覺。

這個時候法王說：“當時自己的父親走了，一直處在很低落的憂愁心境當中沒有脫出來，再說，穿的衣服很破舊，臉色因為營養不良很黯淡，所以就成了那裡所有人欺侮和輕視的對象。那些小喇嘛們好像在護持往昔六群比丘的傳記一樣，專門過來惱亂、找麻煩，白天一整天搞得你心情不樂，這麼弄弄，那麼弄弄。不但這樣，晚上念完了經都要在一個帳篷裡一起睡，這樣的話，也不讓你好好地側臥安然而睡。小喇嘛們前後左右圍繞著，然後用胳膊肘搗來搗去等等，還做些其他的，搞得很煩，這樣強迫不讓人好好睡覺。實在是沒辦法了，迫不得已就從那家的帳篷裡出來，（帳篷是由至少四根繩子牽住的）在其中一角繩下的地方，就只有自己冷淒淒地睡覺。”

3、悲傷和祈禱得安慰

心裡萬分悲淒，心想：‘我是造了什麼惡業啊？在這個世上，真的沒有比我更苦的人了，這是什麼業受的惡報啊！’一整夜邊祈禱上師麥彭仁波切邊哭泣而住。黎明時分，迷亂的顯現中感覺到喇嘛仁波切來了，安慰我說：‘你的心別這麼難過，今後一定不會有這樣的苦，而將安樂，也

會成辦聖教和眾生的利益，壽量也最少住到我那麼長。’從那以後，就從憂悲的狀況中脫出來了，出現了無論遇到什麼緣心都不離歡喜。”法王還說過：“‘阿旺洛珠聰美’這個名字也是那時文殊怙主上師給我取的”。

“當時心裡非常地悲傷，出現了一種無可衡量的悲厭之心。就想：‘我是造了什麼樣的惡業啊？真的，這個大地上比我苦的人再也沒有了，這是以什麼樣的惡業所遭的報應啊！’這麼想了以後，一整夜當中一邊祈禱喇嘛仁波切麥彭尊者，一邊哭著這麼待著，一直到了黎明時分。在迷亂的顯現中，感覺是喇嘛仁波切來了，然後安慰說：‘你的心別這麼難過，今後這樣的苦一定不會再有，而安樂將降臨，你也會成辦聖教和眾生的義利，壽數也最少能達到我的壽量這麼多（66歲）。’那天以後，我就從憂愁的狀況中脫出來了（自父親死了以後，有好多個月心情一直不好，很低落，這個時候就脫出來了）。以後無論碰到什麼緣，心都不離歡喜，無論好的、壞的，什麼樣的情況，心都從來沒離開過歡喜。”活佛說，我回憶起法王曾經賜與這樣的聖言。而且法王說過：“‘阿旺洛珠聰美（無等智語自在）’的名號就是在這個時候，文殊怙主上師給我取的”。

常寂光中常攝受

這裡顯示了文殊怙主父子的關係，由於累劫的深緣，形影不離。文殊怙主即是常寂光，就是這個光明。“常”是無生無滅，“寂”是沒有動搖，“光”是靈明智慧。由於這個光是遍一切處的，這是指智慧遍照法界，光明就是智慧，悲願隨緣的變化就是幻身，所以，文殊怙主就是這樣的光明遍一切處，沒有一剎那、一微塵的間隔，稱為“周遍”。雖然似乎相隔萬里，其實跟對面沒有差別，當有信心祈請的時

候，就在光中作加持，而加被了具緣者的識現出幻身、說說法語。這要知道常常護念不離，正如前面偈頌所說，無量生當中在世間界裡作各種利生遊戲的時候，都是父子心心相印從不離開，法王得到了文殊怙主的加被，因此在聖教和眾生的事業方面無礙地開展。

童年時的淨土大願

法王曾經這樣說過：

我從小時候四五歲起，就起了“凡是跟我結緣的有情，能不能都引到極樂淨土”的心願。

（這是在《廣傳》的後面部分第二十四章中說到的一句。）

從四五歲就看得出法王是乘願再來的佛菩薩，引導眾生去極樂世界。這是上師的一個大願，也是最大的一個願，導引結緣的諸眾生去極樂世界，因為那邊太殊勝了，又是這個時代特別容易往生的。就像第一世竹欽仁波切授記的那樣，法王是蓮師的化現，他在這個時代要把結緣的眾生帶到極樂世界，而蓮師也就是阿彌陀佛的化現。

像這樣，一般世間父母對孩子很好，但他只是一生一世管現世的事，希望孩子得名利、得好處，而沒有特別地要把孩子帶到極樂世界的想法。哪怕是轉輪王，能自在地統御四大部洲，也只是把人類安置在十善業道裡。通過對比來看，凡夫都是愛執自己，四五歲的小孩什麼也想不到，但是法王在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起這個心，自自然然起這個要引導諸眾生去極樂世界成佛的菩提之心。如此便能看出來法王有大的智慧、大的願，也可以說是彌陀事業在此段時期裡的一個表現，這將對無量的眾生給予最大的利益。

再者，當年上萬數的人到五台山去發願，一個根本性的目的也是以普賢行願攝持導歸極樂世界。法王從四五歲的時候就發願：以後所有的傳法、修法都要以普賢行願攝持，心中作願來求生極樂世界，而且說到，自己在圓寂的時候如果有自在的話，無間地要去極樂世界，這些都是在引導眾生往那個剎土走。再者，開大型的極樂法會，也是讓眾生跟阿彌陀佛要結上深的緣，要心往那邊去，而且要跟佛的願海直接地相連。所以，的確就是從四五歲起一直到圓寂之間，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路線上走，也就是由引導我們往生極樂世界這樣的大願王展開而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悲心事業。那麼這的確也是告訴我們，一生最重要的歸宿在極樂世界。

學法王

法王在《願海心髓》裡講到：“祈願恆為一父智慧藏，文殊勇士歡喜恆攝持，依於普賢行願品所說，無量菩提行海究竟成。”這裡要學的就是法王的大願，一切生當中都得到文殊聖尊的攝持而成滿一切普賢行願海。

法王這一生剛出世就念文殊心咒，就是不離本尊、不離智慧，之後，在學文字等上面都一直不離文殊，這樣子開智慧，作廣大的弘法利生事業，都是以文殊智作為根本。然後，願時時都在出現。比如，普賢行願的“一切趣中成宿命”，這就很明顯了，這一世來到這個地球上的時候，從小就能憶宿命，知道過去在蓮師等善知識前聞法的情形，從前曾經做過善財童子、列繞朗巴等的情形，這就是記得宿命。然後，不忘聖教和眾生，從小就有大的智慧、氣魄引導眾生，這一切都是由願而來。再者，所有與我結緣者，都在此生的命終面見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得授記、成滿智慧力的大用，這樣的大願也是從小就開始起的，這就是普賢行願，所謂

“普願沈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刹”。再者，從小就甦醒了取伏藏的習氣、說法度眾的習氣等等，這一切就是普賢行願在幼時的表現。既然是善財童子再來，此生就是行持普賢行願；既然普賢行願海的心髓就攝在《願海心髓》裡，因此，從小的時候就有這種表現。這是我們應該體會、隨學的地方。

學習《法王廣傳》，關鍵就是在《願海心髓》上。法王一生的示現都是願輪轉動，剛誕生的時候就念文殊心咒，表示不離一切生世的唯一父親——智慧藏文殊勇士，心咒就是文殊的智慧。之後，示現的任何處根本都是文殊。比如，不按照一般讀書的路線，他就是與文殊相親，得文殊歡喜攝持，自然就出現了輕易通達的智慧。再者，也是由於文殊攝持，心一下子從悲哀當中脫出來，將來出現非常光明的前景，能夠真正地行持普賢行願。

再者，信心、悲心這兩大善心所攝的功德，由於得文殊怙主的加持自然就流出來。那麼有了信心和悲心，以此為能見之眼、能行之足，無量的普賢行願海就都能度越。再者，法王八七年的時候去五台山，假使對文殊沒有那麼大的信心，沒有普賢行願那麼勇猛的心力，一般人是達不到這種狀況的；而法王就算再遙遠、再辛苦，都率領上萬的出家在家的大眾，一往直前地要到文殊怙主的聖地去。這就是善財童子的行願，要親自見文殊、開智慧，親自在光明中流出對此期眾生極有利益的大法。再者，也是萬眾一心同修《普賢行願品》，這就是為了攝持無量的眾生往生極樂世界，以及總體上要成辦佛教和眾生的利益，這些都是《願海心髓》實際在此世的表現。那麼，我們對傳記要從頭看到尾，要知道貫穿在其中的主線，就是這個文殊普賢的大願。

再詳細來講的話，這個傳記是非常精彩的，我們一般性地都能夠看到，這的確是佛菩薩再來，因為他跟一般的小孩根本不一樣。出世的時候就能念文殊心咒，每晚入睡之際現前法性中有所有的境相。讀書也不是常規路線，他都是遊戲，常常不離文殊，與文殊怙主一相連，加持一下來智慧就開了，自然地就通達了萬法的真相，流出無盡的道歌，這些行為都是不假造作，非常天然。而且，自然地成為孩童們的領袖，有無等的智慧力，出現自然的工巧明的智慧、說法的智慧，有無礙的天眼、法眼等等，這些方面給我們看起來的確不同凡響。那麼這是外層的一些看法。

內層就要知道，實際這就是由普賢行願而來的。法王在這一世一降生的時候就開始念文殊心咒。我們要學的就是：“原來這個就是法王的大願，這也要成為我的願！如果我這樣修道，將來也是在一切生中都能識得宿命，知道過去曾經是這樣的菩提願，不會忘失，一直依止文殊怙主，不會忘失。”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的《願海心髓》的發願。然後，法王在四、五歲的時候，自然就運轉起攝眾往生的淨土大願。常常就會想：這個世界的眾生很可憐，要以一個非常簡易的方便，即生就能夠生到那麼殊勝的國土，那只有彌陀願海法門。然後就開始起這樣的願：“能不能把所有跟我結緣的眾生帶到極樂世界去？”這些就是普賢行願的表現，我們就應該這樣來學。這是活生生的彌陀願海的使者，是活生生的普賢行願的行者，這就告訴我們，就應該這樣走，這種願從一生下來的第一剎那就要開始。因此，我們懂了這些德相以後，就要猛利地在自心上按照《普賢行願品》和《願海心髓》來發願。

那麼，按照《願海心髓》所說，普賢行願怎麼來成就？就是一個文殊、一個普賢。再者，怎麼來作弘法利生的大事業呢？就是一個聖教、一個眾生。再者，怎麼在這個時期裡對於普遍的眾生達成殊勝利益呢？就是一個攝眾往生的淨土願。這三個要點都是我們要學的。

《真實光顯聖教者聖者法王如意寶廣傳——善法堂天鼓妙音》中“色身妙蓮開此刹·童年遊戲真稀奇”第二章終。